



世界在前进

〔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著 舒荪乐 译



国际布克奖得主、“当代匈牙利末日启示录大师”、《撒旦探戈》作者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挑战语言极限之作

二〇一八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入围作品



MEGY A VILÁG

Krasznahorkai László

本书是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沉淀近三十年后出版的写作生涯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他截至目前最新、最重要的短篇创作，其中包括一篇正文全部留白的文本。在这部有意打破所有传统、挑战语言极限的实验性短篇集里，尼采、9·11、加加林的幽灵——闪现，横跨整个世界版图的当代生活图景次第展开，读者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斥着千禧后人类精神症候的文字迷阵。这个世界在前进吗？是的，但不是以你我所料想的方式。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世界在前进

【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10月 2025）

标签: TG关注@kaipanshare

本书是2025年诺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沉淀近三十年后出版的写作生涯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他截至目前最新、最重要的短篇创作，其中包括一篇正文全部留白的文本。

在这部有意打破所有传统、挑战语言极限的实验性短篇集里，尼采、9·11、加加林的幽灵一一闪现，横跨整个世界版图的当代生活图景次第展开，读者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斥着千禧后人类精神症候的文字迷阵。这个世界在前进吗？是的，但不是以你所料想的方式。



世界在前进

【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著 舒荪乐 译



国际布克奖得主、“当代匈牙利末日启示录大师”、《撒旦探戈》作者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挑战语言极限之作

二〇一八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入围作品



MEGY A VILÁG

Krasznahorkai László

本书是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沉淀近三十年后出版的写作生涯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他截至目前最新、最重要的短篇创作，其中包括一篇正文全部留白的文本。在这部有意打破所有传统、挑战语言极限的实验性短篇集里，尼采、9·11、加加林的幽灵一一闪现，横跨整个世界版图的当代生活图景次第展开，读者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斥着千禧后人类精神症候的文字迷阵。这个世界在前进吗？是的，但不是以你我所料想的方式。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世界在前进（短经典精选）

作者：【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译者：舒荪乐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ISBN：9787020195336

字数：144千字

I

他说

站着流浪

我该离开，因为这不是谁都能待的地方，又或是值得停留之处，因为此地——它令人无法忍受，它寒冷、悲伤、荒凉，又死寂——我必须逃离，提着我的箱子，箱子是最重要的，两个箱子便足够了，可以把一切装入两个箱子中，扣上锁就可以奔去鞋匠那儿换个鞋底——我让他换啊，换啊，我需要的是靴子，一双好靴子——不管怎样，一双好靴子和两只箱子就够了，可以带着它们出发，只要能够准确地知道——这才是首要任务——我们身在何处，这需要一种能力，需要实用的知识让我们确定自己究竟身在何处——这不仅仅是一种方向感，或是某种深埋于内心的神秘感受——让我们与这种知识保持联结，才能选择正确的方向；我们需要一种感觉，那就像紧握在手中的某种特殊导航设备，它能帮我们辨认：此时此刻，我们身处令人无法忍受的寒冷、悲伤、荒凉、死寂的十字路口，必须离开，这不是人类能够生存、延续的地方，人类在如此阴冷潮湿、可怖黑暗的空间中除了呐喊着离开、不要回头之外别无他法，现在就离开，没有犹豫，立刻离开，沿着早已设定好的路线，目光凝聚前方，一个人的目光当然要注意着正确的方向，而选择这个方向似乎并不那么令人痛苦和困难，除非发现这种实用的知识，这种特殊的感应仿佛成功设定了空间中从悲伤向死亡延伸的坐标，突然，“照常理来看”，我们会说从这里出发应该向这个或者那个方向前进，就是说，或者与这个，或者与那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才是正确的目标；只不过，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所谓的“非一般情况”，当这种感觉、这种实用的知识能够被证明具有极高的价值时，便能宣告我们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它告诉我们：前进吧，没问题，就是这个方向，好吧——但这同样的感觉也告诉我们相反的方向一样是正确的，好吧，所以这就是站着流浪，这就是那个手里提着两只沉重的箱子还穿着一双钉了鞋掌的好靴子的人，他可以向右转，不会犯错，也可以向左转，当然也不会犯错，所以我们体内实用的感觉评判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都是正确的，这也有足够的原因解释，因为这种实用的知识，表明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现在在一个由欲望决定的框架内运作，也就是说“向左走”和“向右走”一样正确，因为这两个方向，就我们的欲望而言，都指向最远处，离这儿最远的地方；于是，任何在确定方向上等待抵达的点，再也不由实用的知识、感觉或是能力来决定，而是由欲望，仅仅由欲望

来决定，一个人的渴望不仅仅从他现时所在的位置被传送到了最远的地方，也被传送到了应许之地，在那里他或许会得到宁静，当然这才是重点，安宁，此人在渴望的距离中所寻找的正是宁静，无法言说的压抑、痛苦、疯狂的不安困住了他，每当他在某一刻想到自己的现状或自己的起点，也就是他现在所处的那片无限陌生的土地时，就会感到不安，他必须离开，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让他忍无可忍，一片寒冷、悲伤、荒凉、死寂，但最初，当他意识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在震惊中移动身体，他真的惊呆了，他意识到实际上他被困住了，因为他精确无误的实用感觉同时告诉他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告诉他：离开吧，这才是正确的方向，可谁又能一次朝两个相反的方向走，这就是问题所在，且一直存在，他就像一艘抛了锚的破船般停下来，弓着背拖着两只沉重的行李箱，他站着不动，就那样一直站着，一动不动地向着混沌的世界出发，可以是任何方向，他寸步未动却已出走很远，开始在这混沌的世界流浪，因为在现实中他一动不动，弓背弯腰的姿势虽有如一尊雕像让人不忍离开，事实上他却出现在每一条路上：无论白天、黑夜，美洲、亚洲尽人皆知，欧洲、非洲无人不晓，他翻越高山，跨过河谷，不停地走，从不停止流浪，只不时地小憩片刻，睡觉时像只动物，像个士兵，从不发问，从不看人，人们问他，你在干什么？你这个疯子，你这眼神疯狂的家伙要去哪儿？坐下，谢谢，闭上眼睛，在这儿过上一夜，但他并不坐下，也不休息，他不闭眼，也不过夜，因为他从不逗留，他说——如果他真的会说——一定要出发，显然问他要到哪里是在浪费时间，他永远不会背叛任何人，因为他根本不清楚自己以前都知道些什么，他拎着两只沉重的箱子站在原地，向这混沌的世界进发；他出发了，可事实上，这并非真正的旅程，甚至这一路都不可能成为一趟旅行，他就像个无趣的孤魂，没人害怕他，没人用他来吓唬小孩，他的名字不会在教堂中被提及，他因而得以避开城市，出现在各地，而人们只是将他擦去：哦，又是他，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美洲和亚洲，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欧洲和非洲，他的形象开始形成，他真的四处流浪，就像一根时针环游世界，假如一开始他的无处不在还值得关注，像另一个可怜的孤魂那样，那么当他第二次，或是第三次、第四次出现时，人们便挥挥手轰走了他，因为真的没人在意，于是，试着向他提问或让他歇脚的人越来越少，给他提供食物的人也越来越少，时光流逝，没人真的愿意在家里接待他，因为谁知道——人们互相提醒——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尽管很明显，他们厌恶他，他们终将厌恶他，因为恰恰相反，他根本就不是一根时针，无法指示任何东西，毫无意义，而他真正困扰世界的，如果他真

的困扰过世界，那么就是第一次或是最后一次，这个人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向前走着，在这世界上他没有任何价值，于是当他在这世界游走时，这个时刻来临了，真真切切地没人注意他，他消失了，从物质层面看他蒸发了，对这个世界来说，他成了虚无；也就是说，没人记得他，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开始离开现实世界，因为当他不知疲倦地游走在美洲和亚洲之间时，他依然存在着，只是他和世界的联结断裂了，在这层意义上，他被遗忘了，隐形了，于是他终将遗世独立，从此，他发现在他流浪的每一个站点，都有与他完全一样的复制品：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像照镜子一般看着自己的复制品；起先他感到吃惊，迅速地离开那个城市或地区，不久后，当他开始忘记这些陌生的复制品的眼神时，便开始审视他们，寻找自己与他们的面容区别，时光荏苒，命运让他越来越接近这些复制品，他也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手提箱完全一样，拱起的后背一样，一切的一切，就连他们如何在重压下支撑身体，如何拖着身躯沿着这条或那条路蹒跚的样子都一样，这并不是相似，而是完全相同。靴子一样，有着同样制作精良的鞋底，他进入一座宽敞的场馆喝水时，注意到他们的靴底都很精美，那一瞬间他浑身的血液快要凝结，他看见整座场馆塞满了与他长相一样的人，他迅速喝完水，匆忙离开那座城市和那片土地，从那时起他便不再踏足此类他预感可能会与这样的流浪者相遇的地方；从那一刻起，他开始回避他们，于是他只能孤独地流浪，也抛弃了他流浪时钟爱的随机性，但他依然不知疲倦地向前走着，一个全新的流浪时代到来了，因为他相信只有决定将自己限制在迷宫中，才有可能避免见到任何复制品，此刻他才开始做梦，要知道，他可是会随时随地睡着的，睡眠短暂而浅淡，就是在这些不太频繁的短暂而浅淡的睡眠中，他做起了从未出现过的梦：他做着完全相同的梦，连细节都分毫不差，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梦见他结束了流浪，看见面前立着一口巨大的钟，或是轮子，或是旋转的车间，醒来后他无法肯定他曾见过这些东西或是这些东西组成的物件，他走进大钟，走进轮子，走进车间，身处其中，在无言的疲累中走完一生，就像中弹一般伏倒在地，高耸的后背就像一座倾倒在他身侧的高塔，他俯卧在地上，让自己像一头耗尽气力走向死亡的野兽般沉沉睡去，这梦境如常重复，无论在哪个角落低垂着脑袋，或者躺在哪张床上，他都能看见这个毫厘不差的梦，一遍又一遍，尽管如果他把视线抬高些应该能看见完全不同的情节，哪怕在他流浪的百年时光中抬起一次他那永远下垂的脑袋，或许便能看见自己仍然站在原地提着两个箱子，脚上穿着钉了精巧鞋掌的靴子，他扎根在那片脚掌般大小的土地上，便失去了任何可能从那

里离开的希望，因为他必须站在那里，直到时间的尽头，他的手脚被同时困在两个正确的方向上，他必须站在那儿，直到时间的尽头，因为那里就是他的家，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有朝一日他离世的地方，那将是他的家，冰冷而哀伤。

关于速度

我想要离开地球，于是我迅疾地穿过桥边的草地，我追寻着鹿群走出黑森林，从莫诺维茨的服装店和鞋店的转角处拐上公路，我想要比地球快些，无论我的思绪飘向何处，都将来到这里，抛弃一切，抛下地球，我出发了，本能地向前冲，因为我去往的不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或是从此处出发的任何方向，而是径直向着所有方向，我想，如果一个人想离开地球，最正确的做法就是真正地转身离开，我真的转身离开，开始奔跑，乍看之下，我艰难地将疯狂的情绪转化成完成任务的做法确实没错，建筑、早晨的厨房、摆着茶杯的桌子，杯中的茶水在翠绿中升腾，茶香袅袅地向上飘散，草地因露珠而显得晶莹，黑森林中空空荡荡的鹿食槽，从本质上看，这一切真的都在与我对峙，于我而言，我想比地球更快，钻出角落、草地和黑森林，我应该准确地向着与地球自转相反的方向奔跑，无所谓去往哪里，这个完整的造物世界，这个大得惊人的世界之十亿分之一，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从一处旋转到另一处，这就是万事皆与我背离，于我而言，我想变得更快，我往反方向将速度调至超出生理承受的极限，这种自发的选择可理解为一种自由，而凡是对地球旋转感兴趣的人，都应该与它反向而行，是的，背离这个可怕的世界，留存于角落、草地和黑森林中的一切，或者，不，我的内心突然撕裂，为什么要背离，哦，老天，我本能地在角落、草地和黑森林中转向了错误的方向，并不是往哪儿走都一样，不能就这样走反了方向，如果一个人真的要反向而行，那么他便需要认真考虑，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哦，选择他的一切，片刻间我便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本能地在脑海中产生了“无论往哪儿走都行”的想法，那么它的速度和我的速度，两者相遇，礼让恭谦，在这和睦的气氛中叠加成地球的速度，自西向东转，也是我的速度，将这个起点的绝对不动性假设为一个绝对值，那么在宏大的整体中，与之截然反向运动的微小物，与这个宏大整体对立的微小反向，二者间完全独立且仅存在一种关系，那就是宏大整体运动允许微小反向运动在其内部运行，我断言其损伤必定是一次短路，这已经发生了，但我为什么仍然在本能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一旦开始谈论一种专属的关系，那么这种专属关系只能是一方占领另一方，一方容纳另一方，一方吞没另一方，后者臣服于、听命于前者，成为弟弟、妹妹，追随着包含其自身的宏大整体。地球，当然只能自西向东

地转，我，这个想要比地球更快的人身在其中，我的运动与它的运动，显然在最严密的逻辑层面存在这层联系，也就是说，地球的速度包含了我的奔跑速度，无论我如何奔跑，它都将我包含其中，或许从某种宏观视角来看，我的反向奔跑根本不会降低它的速度，反之当我与它同向奔跑时，它的速度也不会增加，但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这于我是天大的事，因为我，是的，希望的正是比地球还快，希望能够提高速度，不是以巨大的、自由的宏大整体和其中渺小独立的微小个体存在，而是在巨大的物理整体中奔跑，如今倒是对了，随着地球自西向东地跑，就是这样，就是以这种方式，当然，如果我想比地球更快，那么就该与地球一起跑，自西向东，从西边跑向东边，我已经变快了，就像被闪电击中般，这个认知让我不消一动便获得了地球的速度，哦，还有，我先在地表向东奔跑，我的呼吸肉眼可见地更加畅快了，外面的新鲜空气，悠闲的夜晚或清闲的清晨，或是两者之间，我被封锁其中，反而更觉宁静，心中思量：如今我已向着正确的方向奔跑，比地球更快，因为地球就是思想，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让我想变得更快，放下它，这曾是我无意中的目标，我追随它，当我在莫诺维茨的服装店和鞋店的转角处时，当我出现在小溪边闪着莹莹珠光的草地上时，当我从黑森林中来到空荡荡的鹿食槽边，我便在起点处本能地犯了第一次错误，但我调整了自己，眨眼间我找准方向，自西向东，以一个宏大整体中微小部分的状态，把我的速度与它的速度叠加，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竭力地奔跑，抬起脚，在穹庐下从黑夜跑进白昼，放空思绪，只想着就这样吧，只要把它的与我的相加，把它的速度与我的速度相加，但突然我又被灵光狠狠击中，好吧，我究竟比地球快多少呢，这有意义吗？我要比它快多少？不，没有意义，我一边对自己说着，一边规律地迈脚步，因为只有当我们超越了思想，也就是当我们比地球还快时，一切才有了意义，然而我脑海中的弟弟开始盘算起来，现在有了地球的速度，它每分每秒都在优雅地旋转着，永恒不息，而我的速度正在为我制造机会，我突然发现，要想比地球快，任何速度都能够让我超越地球，我也不再需要奋力奔跑，我觉得，即使我降低些速度，总速度并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于是我立刻放慢了奔跑的速度，刹那间，我发现自己超越地球的无限机会，只要我继续自西向东奔跑就足够了，只要我一直奔跑就足够了，因为在不考虑纬度会欺骗性地成倍提高速度的情况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速度大小，于是我的奔跑速度变成了无数个数值，甚至，我还想持续降低奔跑的速度，事实上，只要我的双脚还在前后摆动，只要足够我从西往东地前进，只要足够我保持行走，只要我不停下，就会存在

成千上万个速度，而我一直是自由的，完全自由，我记得本能地逐渐放慢脚步，充分自由地选择前进的速度，只要比地球快，也就比思想更快，地球就是思想，我的头脑如此运转，出发前不久，我从桥上穿过溪流来到草地，从黑森林中来到鹿食槽边，来到莫诺维茨的服装店和鞋店的转角。我对自己说，没有弄错的话，如果我坚持这个方向埋头往前走，即便在空气清新的清晨散步，我也能达成目的，比地球更快——只是黑森林将逐渐远去，只有那片草地、那个街角，只有那翡翠色水汽的味道，将永远消失在时间里，在无限的、难忘的时间里。

但愿遗忘

我们正处于玩世不恭的自我反省之中；作为不太出色的时代中不太出色的孩子，只有当每个人都挣扎其中，方觉自己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在人类历史中最幽深的阴霾中受尽煎熬，才能最终达成悲伤而短暂的、清晰的目的：遗忘。想要遗忘自己与一切的勾连，不能责怪别人，谴责陌生人的权力、命运、遥远的恶意干扰，只能没有信仰，也没有思想。但愿遗忘，因为无法优雅地承受痛苦的失败，因为炼狱的浓雾和酒精吞噬了他的性格，事实确实如此，浓雾和廉价酒精留存在清晨的精神旅行者向着天使之国发出的哀叹中——那是从欲望中喷发的脏雾，是从令人痴迷的饮品中飘散出的刺鼻的酒精味。

历史没有终结，什么都没有结局，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将在我们这里完结。我们只能坚持一些东西、保存一些东西，让一些东西持续、一些东西留存。

我们依然在创造着艺术作品，但再也不谈论如何创造，不再活跃。我们负责任地以从古至今一切人类命运为基础，事实上，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遵循着最严苛的原则，就像被困于精神掉线状态的囚徒，我们再次陷入了这个可表征的、人类存在的泥潭中。我们不要犯下鲁莽者的错误，不能说我们的判断就是最终的判决，就像不能宣称这就是终点。不能说因为什么都不再有意义，所以艺术作品之于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历史；也不能说事物中的理性究竟是什么，所以除了我们自己，任何人都无法确定；但事实上我们认为，这已经向我们证明了：我们徒劳地试图在挫折中摆脱自我，向着更崇高的目标、更强大的力量进发，我们的尝试总是宣告失败。谈论自然的愿望是徒劳的，自然并不希望如此；我们想谈论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是徒劳，因为我们只能谈论历史，谈论人类的境遇，谈论那个永远不会改变的自我，但本质上这只是瘙痒难耐的自我，否则，从这个“神圣的否则”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本质，这就是自始至终的本质：一切都不重要。

美丽如斯

如果能够以一系列讲座来结束这个正在与我们告别的世界，那该多好啊。那么我们会给它安上一个副标题：“风景理论系列讲座”，它将接连不断地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就像马戏团里的舞台一样，一位物理学家，接着是一位艺术史家、一位诗人、一位地理学家、一位生物学家、一位音乐家、一位建筑师、一位哲学家、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一位数学家、一位天文学家，等等，等等，都开始谈论风景理论；这位物理学家、这位艺术史家、这位诗人、这位地理学家、这位生物学家、这位音乐家、这位建筑师、这位哲学家、这位无政府主义者、这位数学家、这位天文学家，一直谈论着他们脑海中对于风景的理解。然而，演讲的主标题将会是“无风景”，这展现了标题与物质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样，艺术家或科学家就会从诗歌、音乐、数学、建筑、工艺品、地理、生物、诗学和物理学、哲学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各自相关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以及启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风景”——而在总结性声明中发生的所有这一切，都否认了这种物质，即“风景”的存在。然而矛盾却是显而易见的：该系列讲座的标题苦涩地揭示了“一切皆是风景”，而它事实上的主标题是“无风景”。因为演讲者将阐述从他们和我们、从一个存在者的视角出发观察宇宙时，“风景”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人类视角毋庸置疑的局限性是否会引领我们向那因无法证实而更显严肃的主张，即除了人类的视角，我们也可以采取另一种视角。如果不存在风景，如果无论看向何处对我们来说都如同置身废墟和完整之中，那么一切皆是风景，风景无处不在。如果到了此种境地，即当人类认知被禁锢于其神奇的狭小空间中，沿着痛苦的精神之路跋涉向某个偶然的终点，那么最终必将抵达这样的境地——除了这奇幻的狭小空间，事实上我们不再依恋任何事物、任何存在，甚至不再依恋存在本身，而是依恋这样的承诺：我们终有一天会在最美丽、宁静的风景中瞥见某种东西，某种与我们相关的东西。

.....

最晚在都灵

一百多年前，那是一八八九年一个与今天相似的日子，弗里德里希·尼采走出卡洛·阿尔贝托大街六号的大门，也许他要去散步，也许是去邮局取信。不远处，也可能是在很远的地方，出租马车夫——可以这么说！——正在和他倔强的马匹纠缠。他学了几声马嘶，马儿依然纹丝不动，车夫——叫朱塞佩？卡洛？还是埃托里？——失去了耐心，开始用鞭子抽打这牲口。尼采来到好奇围观的人群中时，马车夫怒不可遏的场面已经结束。在围观人群无法掩饰的笑声中，这个身形魁梧、满面浓须的绅士猛然跳上马车，伏在马背上啜泣起来。房东把他领了回去，他木然、沉静地在沙发上躺了两天，不得不说出最后一句话——“妈妈，我是个傻瓜”。之后，在温柔的母亲和姐姐的照料下，他又活了十年。我们不知道那匹马的结局。

这个真实性存疑的故事成了理性戏剧的典范，人们天然地相信它的真实性，它尤其生动地照亮了我们精神的终极目标。他是生动哲学的恶魔之星，所谓“人类普遍真理”的耀眼的反对者，对同情、宽容、善意和同理心坚决说“不”的无可替代的胜利者——抱着一匹被鞭挞的馬的脖子？用一句俗不可耐的话来说：为什么他没有抱紧马车夫的脖子？

就像莫比乌斯医生说的，这只是一例由梅毒引起的进行性瘫痪。但我们这些晚辈正在目睹一桩悲剧性错误被识别出的瞬间：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斗争后，尼采的存在对他魔鬼般的思维方式的后果说了

“不”字。托马斯·曼写道：“这种错误就在于，这个脆弱的、卑劣的生活的预言家探讨了生活与道德之间的交换价值。”他补充道：

“事实上，两者相辅相成。道德规范是生活的支柱，有道德的人才是生活真正的公民。”曼的言论——这一崇高宣言的绝对性——如此美妙，这种无条件的高尚宣言甚至让我们想花些时间领略一番，但我们没有，现在，由都灵的尼采掌舵。这不仅意味着需要不同的水域，也需要不同的神经，甚至更恰当地说，是钢索般的神经。我们会需要它们，因为令我们震惊的是，我们终将抵达托马斯·曼引领我们前往的那个港口。我们将会需要钢索般的神经，因为即使是相同的港口，我们在那里的感觉也将与曼所许诺的相差甚远。

尼采在都灵的这出戏表明，遵循道德法则的精神生活并不意味着一种等级，因为我无法选择其他方式。我可以选择与它背道而驰，但我

无法摆脱将我与道德法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秘而难以名状的力量。如果我这么做了，并且不顾一切地活着，那么我定能在由人类组织的、无疑不存在任何痛苦的社会中找到出路。尼采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活着和不公正是一回事”，但我无法在化解不了的冲突中找到出路，这时常会将我置于对自己存在之意义的探求中。正如我依然是这个群体世界的一部分那样，我同样也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出于某种未可知的原因，我一直称之为更大的整体。套用无法回避的康德的说法，这个更大的整体在我的身体内植入了这样或那样的法则，以及自由打破法则的可悲的权利。

....

我们游弋在港口的浮标之间，熟睡的灯塔值班员却无法为我们导航，这让我们变得盲目。我们在迷雾朦胧中抛下锚，迷雾让我们陷入了这样的疑问：此刻，这个更大的整体是否能反映这一法则的更高意义？于是，我们停在原处，无从知晓什么，只能看着同行者从四面八方慢慢向我们靠近，没有任何交流，只是看着他们，满怀怜悯地沉默着。我们认为内心的这种怜悯是对的，靠近者的内心也该怀有这种怜悯，如果不是，那么就期待明天……或者十年……或者三十年之后。

最晚在都灵。

世界在前进

它本来被绑得非常结实，但后来不知何故被解开了。我们都知道，解开它的东西就是之前绑住它的东西，仅此而已，至少，把它形象化、为它断然命名都是一种极大的愚蠢，这种力量的松解就是无法估量的不透明的系统，这种真正的无法估量、真正的不透明系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不可避免的偶然性运作，我们在其中寻找并发现了规则，但在过去的英雄时代中，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规则，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日子中也无法了解，因为，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能知道这种无法避免的、偶然性的结果，在那些可怕的时刻，鞭子抽打在我们的背上，不知何故，鞭子也抽打在这个被称为“世界”的偶然宇宙上，被绑住的东西解开了，也就是说就像现在这样，它重新获得了自由，我们人类不断重复地称之为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回到了世界中。或许那并不是崭新的，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东西，它只是无法被指称，因为自天地创始之初它就一直在那儿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与我们同时抵达，甚至更精确地说：追溯往昔，一直以来，只有我们能识别它的到来，无论过去和现在。现在，当我们意识到时，它已身在此地，它重新来到此地，永远出其不意地现身，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它来了，知道它的束缚只是短暂的；我们应该听到绑缚的锁链滑落的声音，应该听到紧缚的绳结嘶嘶作响的松动的声音，内心的敏感应该让我们知道，它会逃脱，这也是这一次它该有的样子，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它会有样子，它会到来，但我们只能醒悟，假如我们对它的存在、对它的问题有所醒悟，我们就会知道自己束手无策，我们只想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无能为力，也毫无防备。在袭击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中，我们不情愿地处理着发生的一切，研究这是如何发生的，研究这是谁、为什么，我们应该着手研究两座高塔和五角大楼坍塌的事件，研究它们是如何倒塌的，研究他们是谁，又是如何击倒了高塔和五角大楼。而我们最应该关注的，现在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最终意识到：业已发生的这一切是无法被理解的，也并非什么伟大的奇迹，因为就像一个被捆绑结实又不知怎的解了绑的人的到来，总是无一例外地预示着我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大时代一样，它预示着旧世界已经结束，新时代业已开始，我们从未被任何人问及，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是何时发生的，我们甚至无法谈论“转折点”或“伟大时代的更迭”，一个转折点和时代更迭所具有的那种关键时刻

本质显得很可笑，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突然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进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崭新时代，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因为一切都没有改变，包括我们想要理解过程本质的神经反应都沿袭着旧习惯，陈旧的观念让我们认为“一切”终将带领我们从那里到这里，我们诉诸经验和常识的旧习惯，我们艰难地寻找确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原因和证据。但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无法找到已经进入全新时代的原因和证据。总之，如今我们立身于此，所有旧时代的人，一个接一个，只会用陈旧的方式睥睨四周，周身散发的攻击性出卖了他旧时的不安，但当他仍未切实地感受到害怕时，他还在撒谎，说不，这个世界不可能天翻地覆，这个世界不可能结束了一个时代、走进了另一个时代，只是一群旧人，而我也许是他们中最陈旧之人，很久没有与他人相处了，非常老派，事实上可能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看是无语：因为九月十一日那天我的脑海里突然灵光一现，就像一种物理疼痛，上帝呀，我的舌头多么陈旧，现在我竟无法用它说话，天知道它有多苍老，我扭转、拉伸、扭曲着舌头，将一个比一个陈旧的词汇吐出，多么无用，多么无力，多么粗糙的语言，这是我的语言，它曾经是多么美妙，多么耀眼，多么灵活，多么恰当，多么打动人心，但如今完全丢失了它的意义、它的力量、它的广度和精度，我沉思数日，思索我是否能够、是否有能力快速学会一门其他语言，因为我知道，若非如此，我将彻底绝望；我抬头仰望燃烧着的、摇摇欲坠的高塔，又反复在脑海中回想着它们，意识到若是不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我将无法理解这个突然与别人一起进入的崭新时代；几天来，我思考着、撕扯着、折磨着自己，直到我不得不承认，不，我没办法眨眼间便学会一门新的语言，我和别人一样，都是旧世界的囚徒，于是我想，除了放弃想要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的希望，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万分悲伤地坐着，看着窗外，双子塔再一次缓缓、缓缓、缓缓地倒下去，我坐着，看着窗外，想要用旧式的词汇写下我和别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我要写下我对自己困惑的感受，旧的太阳在旧的世界缓缓落下，旧式的黄昏在旧房间的窗前铺展开来，某种可怕的恐惧慢慢向我袭来，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只觉得它在不停地增长，一种恐惧，片刻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只知道它变得越来越强，我只是无能为力地坐着，专注地感受内心恐惧的增长，等待着。我会猜想这恐惧是什么，但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在恐惧不断变强的过程中，它并没有透露关于自己的信息，完全没有表达它的内涵，可以理解，这让我开始感到焦虑，现在我该怎么办，我无法一直坐在这种意味深长的恐惧中，但我只能麻木地坐在窗边，窗外的双子塔缓缓、缓缓、

缓缓地倒下，突然传来了刺耳的喧闹声，仿佛远方粗重的链条哗啦作响，微弱的摩擦声传入我的耳中，仿佛捆绑结实的绳结正在慢慢地松开——我能听见的就是这刺耳的哗啦声和恐怖的摩擦声，我再一次想到了我以前的语言，想起我坐在窗口向外张望时所陷入的彻底的寂静，当黑暗铺满房间时，我只能确定一件事：它已经解绑，正在靠近，已经在这里了。

忒修斯（Theseus），传说中的雅典国王。他曾解开米诺斯的迷宫，并战胜了米诺陶诺斯，后因试图劫持冥王普鲁托的妻子珀耳塞福涅而被扣留在冥界，后被赫拉克勒斯救出。

普遍的忒修斯 注

终于：致萨缪尔·贝克特

1：150

第一场讲座

I

我不知道诸位是谁。

我不理解贵组织的名字。

说实话，我必须承认我并不完全清楚诸位要我做什么样的演讲。

要知道，我并不是个演讲者。

我想过，我绞尽脑汁地试图寻找答案，就像我现在在诸位面前正在做的，但我还是要告诉诸位，我做不到，我没办法；我不知道你们在期待着什么，而我有种模糊的、不祥的预感：也许你们自己也并不完全了然。

我意识到，你们也许认错人了。你们想要邀请某个人过来，却没有成功，所以才选择了我，因为我能让你们想起那个人。

你们没说。

我也不在乎。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先生们，我想谈谈悲伤。

话题将从遥远的过去开始。

II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在一个十一月下旬的严寒之夜，一辆由拖拉机牵引的幽灵车沿着匈牙利东南大平原上的某个小镇荒芜的主干道驶向当地市场。目测它身長三十米，高度……相对于长度和宽度来说，它似乎太高了，而它惊人的尺寸自然承起了巨大的重量，仅仅依靠身下两侧的八对双轮承重。车子周身由蓝色瓦楞铁皮打造而成，其上用黄色颜料扭曲地涂着一些隐晦的数字，尽管这台晃晃悠悠的奇妙装置最接近货运火车的车厢，但两者并不相像。这不仅仅是因为它

奇怪的尺寸、重量或车轮，也不是因为车厢上的那些涂鸦和令人震惊的不可描述性让这辆车立刻失去了与货运列车的可比性，而是因为它没有门，甚至连类似于门的装置也没有，就像一家地下作坊根据原始设计图，打造了一辆蓝色瓦楞铁皮交通工具，它的两侧装着八组双轮却没有门，不，没有车门，甚至后面也没有，对，不要门，一个都不要，谢谢，因为如果你们接手了这个任务，先生，它将是诸位作为铁匠打造的杰作，这就像是一份委托，它将成为诸位的杰作，诸位建造的这辆运输工具并不是为了让别人开关门的，它是为满足我开关门的愿望，只要我想，从里面，一个动作，就可以实现。

好像它真的是这样，至少看到它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任何关于地下作坊、神秘铁皮匠和一个身份成谜的顾客的猜测都是不无道理的。此外，再想象一下，巨大的引力牵着颤颤巍巍的铁皮车厢在冰冷的寒风中挣扎的样子，这台非同寻常的黑夜装置最终停在市场广场前需要痛苦地走完漫漫长路。

我不想再考验诸位的耐心，也不想再谈论更多细节，因为从各方面来看，这就是一个幽灵般的幻影，令人毛骨悚然，它在狂风中艰难前行，抵达广场时它放慢了速度，发出一声巨大的叹息。不消我说，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首先应归结于它装载的东西，归结于它的设计和制造，来自那些与它一起从东方穿越喀尔巴阡平原来到此地的可怕的乘客、员工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来自从周边的村庄和农场被这辆恶魔般的交通工具和车上的人们吸引过来的三百多人，就像梦游者被月亮吸引了一般。黎明时分，他们乘着火车抵达，在海报的指引下已经沿着小镇的主要街道转了一圈，天亮时分，这三百多人站在这台装置周围，仿佛着了魔一般。

当然，当地居民不仅知道海报上的内容，在大队人马到来之前他们也听到了传言。于是，当他们在清晨亲眼看到这辆奇特的车子停在集市广场上时，所有人都说，啊，这竟然是真的，这不是空穴来风，这确实就是整个马戏团带着鲸鱼和工作人员们抵达了，毋庸置疑。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先生们，他们，当地人根本不需要从海报上了解情况，在闲谈时就对这支队伍了如指掌了，他们知道这台停在集市广场中央的巨大马戏团卡车中装着世界上最大的鲸鱼。他们知道，胖经理会举起手中永远冒烟的雪茄以示警告，也知道那个不慌不忙的多面手，有小道消息称，他是两人团队中更热衷摔跤运动的那个。这二人，加上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鲸鱼，早已在抵达前引起了当地的骚动。

因此，当地人所知不少，如果我说他们因此而感到担忧，备受折磨，应该没人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和其他镇子的民众一样，生活在一个普遍认为人类会因为对自身的恐惧而在不断升腾的仇恨之中自我毁灭的世界里。于是，他们了解了许多事情，许多细节和重点，比如，那堵瓦楞铁皮墙后藏着什么（他们一致认为那后面藏着一头巨大得惊人的鲸鱼），但鲸鱼本身掩藏着什么，事实上这头鲸鱼本身也许就是什么东西的替代品，换句话说，这座巨型躯体同时也是传达信息的工具和信息本身……那么……镇上的人就无从知晓了。

痛苦而漫长的等待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这座密闭的巨型容器终于在冻僵的观众面前打开。人群开始缓慢地朝着巨型集装箱内部蹒跚移动，穿过被多面手从里面升起的车尾铁皮墙的入口进入车厢。这个过程很快便结束了，因为在内部环绕一周后，意犹未尽的观众在一个小时内又重新聚集在广场上。然而，没人离开，没有一个人沿着主街返回火车站，他们只是等待着，呆望着鲸鱼入口的方向，只为了能再看它一眼：一旦那三百多名迁徙者看到了搁置在低矮木台上的鲸鱼躯体，就缓慢地走出来，理所当然地聚集在周围，不再移动。

尊敬的主席先生，如果我的称呼有误，请您原谅，尊敬的听众们，他们面对着镇子上的居民，这三百多人用他们的匆匆一瞥和原地不动表明，鲸鱼的体内一定掩藏着什么，他们不是为了鲸鱼而来，而是冲着它的肚中之物。

有一本书非常明确地指出，从这一刻起，这座城里的一切都要下地狱，也就是说，地狱会在所有可能的意义上被释放出来，这本书暗示了您知道地狱会是什么样子，之后又会发生些什么，这头放置在集市广场上的鲸鱼在一九六〇或一九七〇年代最深邃的洞窟中掩盖着什么。

如果您能原谅我之前随意地使用复数格，那么请允许我这么说：在缺少终极意义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受够了这种不断暗示仍存在着某种终极意义的文学。我们无法忍受从根本上就不诚实的文学，我们需要这种终极意义，根本无法忍受谎言，以至于无法忍受这样的文学，并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无聊和肮脏的谎言而作呕，说了这么多，我尽力与您达成了共识，现在我可以宣布：据说有一本书，它能够告诉我们，可以告诉我们，也只能对我们描述在这样一头巨大的鲸鱼过后会出现什么，是奸诈无耻还是赤裸裸的胡说八道，这当然是谎言。因为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任何一本书知道过后会释放出什么，因为一切被这头鲸鱼掩盖得严严实实。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先生们！

III

forint，匈牙利货币单位。

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六十年代末，那么我应该是十岁左右，如果是七十年代初，我就应该是十五岁；无论如何，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我肩背一颤，指着它说：“这是什么？”我自言自语道，真是个低劣碍眼的东西，臭气熏天的尸体，还要花五十福林^①去看，我可不会用我复活节得来的钱去看它。我看到这个铁皮箱就放在市场广场上，就在我早上常路过的人行道边，那天早上也是如此。

一切始于早晨，但后来放学后——那天一定天黑得很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越来越好奇，最后我也像每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五十福林巨款的人一样，偷偷溜到市场广场，生怕被父母发现。

我悄悄溜回市场广场，从手中数了五十福林交给经理，哪怕只是站在他身边，都让人觉得好像越过了某条界线，这条界线之外的东西无论优秀还是平庸，都是糟糕和危险的。如今，我没法回忆起当我踏上木板进入铁皮车厢时我在找什么，我必定意识到了这场展出或许精彩，或许平凡，但无论如何都是恐怖而惊险的，而我一定也有自己的预期，它显然要么像这样，要么像那样，非此即彼；然而事实却完全与我的想象背道而驰，不是因为这头鲸鱼与我的想象有多相似，或多少不同，不，完全不是，而是因为我瞬间注意到它躺在那座由沉木打造的低矮木架上是多么可怜，几盏昏暗的灯光隐约映出它的轮廓，我也几乎立刻意识到曾经没有，未来也绝不会出现对这个藏在鲸鱼体内的神秘之物的任何解释。

要绕过它，必须离得足够近，尤其是要想在头部附近转弯就要走得更近，从那儿折返回来，当我走到它的头部附近想要折返时，这个极近的距离，这个迫使人停下的距离几乎压垮了我。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喉咙急剧收缩，转过身时我仍然相信，我所感受到的是怜悯、震撼和羞愧，但走了几步到它的另一侧，我停住脚步，颤抖着呆望着这头鲸鱼，试图将它尽收眼底。我做到了，什么也没想，我不愿也无法说出这是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这真的是怜悯吗？还是什么？我停止了思考，大脑不再运转，但我的情感却开始像人在发烧时那样蒸腾起来，就像人在酷热中感受到晕厥，突然陷入重度昏迷那样。当然我没法挤出任何词汇，在车厢里不行，在外面也不行，等我终于站稳身子离开车厢，拼尽全力从身穿皮夹克、脚蹬靴子、头戴小羊皮帽的人群中挤出来时，我逃也似的离开了市场广场。当时，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现在，我至少能说说那时，也就是六十或者七十年代究竟发

生了什么。因为如今，我可以明确地说，那头躺在木条搭成的台子上、躺在昏暗木架上的鲸鱼将我（或许还有其他人）引入一种忧伤之中。我盯着那头鲸鱼在那臭气熏天的装置中摇来晃去，无限的悲伤涌上心头……我拿什么打比方呢，就像一罐蜂蜜——你知道，就是那种一勺就能杀死所有人的蜂蜜。

某种死亡蜂蜜，就有这种悲伤的味道，但我衷心地希望这种比喻不会误导你们任何人，因为我不想以此来说明这种悲伤是无法被命名的，或者说这种悲伤本身有着某种自我指涉的内容，内含着小故事或神秘的指引，一小勺蜂蜜中的指引，不，不是这样的，这种悲伤是为此而生的，它只依靠自身，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它只关涉灵魂，以之前提及的蜂蜜那致命的香甜来形容它，不知为何，只有我内心的失败者才能尝试这样做，这个失败者除了羞耻外，还清楚地意识到，这里的其他人也同样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在向公众引入一个比喻，却只是为了收回这个比喻，这是荒谬的必要，同时也是毫不掩饰的失败。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先生们，就像某些致命的蜂蜜，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被来自东方，从巴尔干某地来到我们小镇的马戏团独特的吸引力所打动，并不是说我对悲伤的敏锐感知力正产生于此时此刻此地，我提出鲸鱼事件也不只是为了郑重地宣布，好吧，这件事，这个并不常见的遭遇，标志着我理解的原点，我理解了通往“本质事物”的道路必定经过悲伤；因为事实恰恰相反，这绝不是庄严的理解的原点，因为它早已融入我的体内，这种敏感性一定自我出生起就有了，或许它在一个深冬的下午，与我一同诞生。这个事实在一间小屋的窗边或是摇篮里发现了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独自留在深冬的黄昏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一醒来，我就开始吸吮带着致命香甜的蜂蜜。我突然醒来，开始吮吸起来，它就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地打击我，最难忘的就是六七十年代在广场的这台蓝色瓦楞铁皮车厢身后发生的一切。

浓雾从何时开始笼罩，也许始于襁褓时期之前，谁也不知道这种敏锐感知的能力最初会出现在什么时候，但无论如何，这种极为平常的好奇心很早就会在一个人身上形成；或许当一个人像海龟一样露出犹豫不决的眼神，点着头，第一次四脚着地地寻找什么的时候，或许这种极为平常的好奇心就始于此刻，这种好奇心投射的方向、甚至速度都在我身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对悲伤的感知能力和对它的偏好为这种极为平常的好奇心指明了不同方向，可以这么说，这种敏感性彻底吞噬了平常的好奇心，永远向着、一直指向后来我称之为世界本质的

方向；在那儿，如果好奇心还存在的话，那么与之相遇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而是悲伤。

当然，也可以表述得简单些，比如一个人，我是说，他的注意力转向这个世界的本质，朝向那儿——就像我后来所思考的——天使与魔鬼共存之地，一旦他的动作和意愿关涉这个本质，就会立刻被悲伤所困住……当然，也许可以更简单些，只不过，诉说的内容并不会变得更简单。

我不知道，如果这位被推到你们面前做演讲的人在这里忏悔，你们会如何评判，我知道，这样的事总是令人尴尬的。但这一次，尊敬的先生们，尊敬的主席，如果我没有使用正确的称呼方式，我必须再次向诸位致歉；如果我的忏悔与诸位的心意不符，也请原谅，但我有必要如实告知：我的一生被某种悲伤所笼罩，至今仍未消散。这是一种对世界本质无法克制的观察欲望，而它却湮没于浓厚的悲伤迷雾之下。它曾毁了我的生活，至今依然如此，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试图回避它，相反，我还……该怎么说呢，我还围剿它，那不是传统意义上以强对弱的猎杀，更像是力量悬殊的极弱者为极强者的猎杀。

这就是世界的本质，主席先生，听众先生们！

IV

假如现在我说，悲伤是把我们引向无法接近的事物中心的最神秘的吸引力，你们肯定会嘲笑我，因为诸位已经从这个演讲人这里听了太多自相矛盾的絮絮叨叨：悲伤有时是视觉的终极障碍，有时又是午后黄昏时分渴望的焦点，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全都堆叠在一起。

我想大家都清楚，这位演讲者的讲座内容毫无新意。

当电话铃响起，他们让我举办讲座，并且补充道，我们让你自由选择讲座的内容，于是我想，好吧，如果对大家来说讲什么都无所谓，那我就讲讲悲伤吧。但我都没想过应该如何剖析自我，因为我一直疑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在这么多人中选择了我？

不管怎么说，真的，如果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了，还有什么新意可谈呢？

我所谈论的悲伤，为了捋清条理，我将对它进行总结，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它来自生活的三个方面。首先无可辩驳的，即为自怜，这并非小孩子说的“恶臭”，而是当人们毫无缘由地开始自怨自艾时产生的自怜。没人会伤害他，他很好，安静地独自坐在雨后无人的公园里，或是在一间精致的房间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黎明或黄昏，

这种自怜的情绪出其不意地向他袭去，吞噬着他，让他无法逃避，因为就在此刻他才意识到：不存在理解，什么都不存在。

第二是音乐中的小调。无论何时何地，当我注意到任何一首曲子从大调突然转向小调的瞬间，例如从C调转为A调时，音乐便会瞬间打动我的心，我把它当作我个人的小调。我的脸扭曲了，仿佛被痛苦的快乐扭曲；总之，我沉浸在悲伤中，只是坐在那儿，聆听着，思考着，啊，美好，但那曾是悲伤。

但最长久和深刻的悲伤来自爱。

但我现在什么也不会再说了，我想，我的解释也不会带来任何惊喜。

总之，如果诸位允许，我就结束了。

V

我会结束的，但我不知道这是否符合大家对今晚的期待，也不知道我是否依然是诸位期待的那个人。恐怕我并不是。

无论如何，这不要紧。我们做到了。我演讲了，你们听了，什么也没发生。

先生们，讲座结束了。

尊敬的主席！亲爱的听众们！

这是一场关于悲伤的讲座。

第二场讲座

I

我来过这里。

我认得这栋楼。大门口还像以前一样，一个人都没有，水晶吊灯依然闪耀着刺眼的光芒，楼梯湿滑得很。

我嗅到了这里熟悉的气息，又一次感受到就在我到来前不久，这里仿佛被巨型雷暴劈中了一般，那是山雨欲来的前兆；难以言喻的极度干燥、微甜、炙热的空气让人无法忘怀。

是啊……我也记得你们。我见过诸位的神情，我看见诸位坐在水晶灯刺目的光芒中，在这场无法证实的雷暴中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等待讲座的开始。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也是如此。诸位也是这样，与我保持着完全相同的距离听我说话，深沉、沉静、紧张地沉思着。即使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第一次讲座时产生的特殊气息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因为那时我并不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是谁，现在我也不知道。其次，当我再次

站在这方讲台边时，如果我依然无法知道——假设我无从知晓——诸位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么至少我想知道我为什么又来到这里，我，这个困惑于诸位神秘选择的受邀者。

现在的情况和上次一样：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接受你们的邀请，但我还是来了。我在电话里说有时间再看，请以后再联系我，到时候再讨论这事儿，但是，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可能再讨论，这些奇怪的人到底在想什么，这种事一次就够了——只不过这第二次邀请却还是像上一次一样困扰着我。我又想，诸位一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从来都是远离这样的演讲，就像你们一定知道我对任何话题都不在行，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对我胃口的东西会引起别人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甚至，我说话口齿不清，喋喋不休，说话声音太小，嘟嘟囔囔而无法顾及他人。我不安地想，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一遍又一遍地疑惑，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我确认过——没有任何注册信息，电话簿上也没有。诸位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从一众人中选择了我？为什么你们如此神秘？保持这种神秘感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我不想这么做。显然，现在我所遇到的一切与第一次完全一样：我来说话，但不知道听众是谁，你们全心倾听，真诚鼓掌，然后不发一言，莫名其妙地在这栋楼中消散而去；我跟在你们后面，身后跟着一支陪同队伍，而我根本没法劝他们离开——据说这是为了确保我的安全——为保持绝对的专业性，他们与我保持着十步的距离。

一切都没变，是的，除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一次诸位没有让我自由选择讲座的内容，因为你们要我谈一谈我想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通常，人们要求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而我总是能够本能地、正确地回应一个从未被提过的请求或问题。我习惯于先解释一下相关问题，但这一次，我立刻意识到——事实上当我挂上电话后，我马上意识到——根本没必要解释。我发现，表面上看诸位似乎要限制我谈论的话题，但我理解，你们并不是要用这个从未被提过的要求来束缚我的手脚，而是想让我遵循内心的感受，自由选择讲什么；因为诸位问我想要什么，只是想让我知道你们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们的意思是这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不否认，在通完电话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诸位这令人震惊地幼稚、简单而又孩子气的请求，是否意味着，出于某些我无从得知的原因，你们认为自己可以决定：好吧，这个世界曾经是那样的，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

我不否认，我确实考虑过这一可能性，但随后我便坚定地摒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根据我的判断，我无法相信——当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诸位严谨、从容和近乎可怕的专注眼神——自己闯入了一群梦想者中间，也不相信自己有丝毫必要向诸位指出，鉴于目前这个世界的状态，愚蠢的空想是多么令人无法忍受。

我得出结论，这条线索是假的，在放弃这条假线索的同时，我也没有继续解读你们建议的这个题目背后的真实内容——这一真实内容在我的心中激起了不小的涟漪——我问自己，如果我违背初心，再次来到这里，并以一种与此场合相称的沉思神色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心想，好吧，如果我真的再来一次，我还能谈论什么话题呢？

要不讲讲爱情？我疑惑道。

要不就说说死亡！

起先我坐在床上，电话摆在窗边，接着我又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我真的在思索，而不是看着窗外（问道：谈爱情？），但接着我又直勾勾地盯着前方（问道：谈死亡？），依然凝沉着脸。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最好还是谈谈反叛，谈谈为什么顽固不化的东西如此令人难以忍受。

我坐回床上，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改变自己的决定，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就确定了这将是今晚的主题。

在开始之前，我想提一个请求。

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坐在那儿的那位先生关上了我身后这间教室的门。

我不喜欢在封闭的空间里说话。

请诸位谅解。

现在讲座开始！

问题是这样的：尊敬的听众们，我是否能说一说对反叛的看法，最尊敬的先生们！

首先，请各位耐心听个故事！

II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在柏林地铁的动物园站等待从克罗伊茨贝格出发的车。在这里，就像所有这类站台一样，在即将进站的火车前方，也就是列车必须停下的位置，竖立着一面安装在铝柱上的巨大镜子，还有闪烁的信号灯。所有列车都必须在这面镜子前停下，当红色信号灯亮起时，任何车辆都不允许越过这个位置。到此为止，这面镜子和

它下面的信号灯规定了列车进站时的运行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镜子就是站台的尽头，不是的，站台还要向信号灯后延伸约1.5米才真正消失。镜子和站台真正的尽头之间出现了一个双重禁区，列车司机可以随着列车驶出这里，而对于包括我在内的等待列车的乘客来说，就被绝对地排除在禁区之外。因为尽管乘客们不受这种合理、冷静的规定的约束，也可以无视红灯停绿灯行的严格交替规律，但他们受制于镜子下方贴在候车区的黄色警示线以及墙上用小号字体写成的禁行标语；出于对这条警示线和禁行标语的本能反应，乘客再次被一种接受了禁令后得以准确无误地行动的本能永久隔绝在外了，这就是双重隔离。

那是八月。我在等从克罗伊茨贝格开来的列车，但列车有些晚点了。我观察着周围无忧无虑的人群，首先注意到在这群所谓无忧无虑的乘客中弥漫着某种紧张情绪。然后我发现了这种情绪背后的原因——也许我是这群紧张却无忧无虑的人群中的最后一个——我发现，在被黄色警戒线围起来的区域内，也就是墙上的警示标语指明的禁区内，站着一个人。

这个老头趴在栏杆上，正背对着我们朝铁轨上撒尿。他有些驼背，似乎因为撒尿和栏杆的阻挡而感到痛苦。

禁止进入这片区域的本能不仅仅是简单的禁止进入，而是已经把这片区域从意识中抹除了，因而就在此时，这种意识突然被唤醒，它发现在镜子的背面和站台尽头之间还存在着一片完整的区域，于是它马上宣布：为防止一种行人思维断言这样的安全区域从交通技术层面来说是多余的，从安全技术角度来看也没什么意义，它，也即头脑中的意识提出强烈的反对。它认为上述想法都是错误的，这种区域的存在和维持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这样一个禁区，就像动物园站恰巧拥有的这个禁区，不仅清楚地表明造成这个禁区的意外从本质上来说是无可避免的，也完美展现了人类世界的规则，哪怕是最简单的规则也是难以理解、不可挑战的。该意识宣称，这些规则，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规则，也无法从它们隐形的集合中被抽取出来；法律，即使是最温和的律法，也只有在受到挑战时才会显现，且只有通过一些丑闻因素，也就是通过引入一定程度的危险，它们才能在运行过程中得到人们的理解。然而，如果在运行的过程中引入危险，那无异于向我们自己发动攻击，无论这攻击的程度有多轻微。这种意识说，必须停止撒尿，老头必须离开，丑闻必须终止，同时，从整体中被标亮的规章制度，也就是禁止进入那一米半区域的规定，需要回到整体中去，整体必须继续运行。对我而言，在这里，意识真正无形地指向了它自己。

当时的气氛大致就是如此，乘客们在八月的午后排着队，我以为，这个八月的午后就是这样了，也就是老头尿完后，就像这种意识所担忧的，禁区和老头一起缓缓沉入工作日的迷茫中；就在此时，两名警察出现在我们对面的站台上，那是专门停靠反向运行前往克罗伊茨贝格的火车的站台。在这个八月的午后，世界像往常一样运行着，警察的出现突然让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真的不愿意让诸位因为这则故事险恶的叙事而分心，但不幸的是，我感觉现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暂停一会儿。因为显然你们的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我想提醒你们，我曾经对这扇充满魅力却紧紧关闭的大门提出过要求。如果你们头顶上的那口华美的巴洛克时钟报时准确的话，那么我大约已经在讲台上站了十五分钟了，这十五分钟，对一个一辈子都被关在封闭空间里，充满恐惧，也害怕把自己锁闭起来的人来说，就是永恒。若不是如此，我也不愿向诸位坦白，而白白加重你们的负担，我觉得自己正不由自主地身处地狱中，就像那位邀请我的先生，当我走进这里转过身背对着他时，他显然不经意地转动了锁孔上的钥匙，更不经意地将钥匙揣进了他的口袋。

亲爱的先生，我想没人会因为您的漫不经心或您没有等到我的演讲结束而取笑您，而是会马上起身去打开这扇门，我也不想再继续浪费时间描绘我这种敏感特质，因为这与我们的主题无关；我能从您的手势中看出您想要满足我的请求。所以我可以回到动物园站继续刚才的话题。我要简单地描述一下这座地铁站的外观，这一定能够帮助你们了解，在这个八月的午后，警察抵达地铁站后发生的一切。

动物园站是几条地铁线的换乘站。在每一层之间，都有黑暗、阴冷的通道和楼梯连接，这一层的两座对向的月台，以及它下面两层的对向月台也是由黑暗、阴冷的通道与楼梯相连。也就是说，从卢勒本方向抵达动物园车站但不继续前往克罗伊茨贝格的人，如果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又想回到卢勒本，那他们就没法简单地在同一层直接走到对面去换乘回去的火车，因为这两个方向的铁轨是嵌在沟里的，并不深，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确实是在一条沟里。所以，这个改变主意的人就必须往下走一段台阶，从铁轨的下方穿过阴暗潮湿的通道，穿过嵌在坑里的铁道下方走上另一侧的楼梯前往月台，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月台，这样这个人就可以回到卢勒本。

两个警察就是克服了这一复杂系统，突然出现在我们对面的轨道上的。

事实上，两人中只有一人是真的警察，另一个年轻人，从年龄来判断，再从他试着控制一条不受控制、朝他狂吠的德国牧羊犬时面红耳

赤的样子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个实习警察；但我怎么都无法形容他们任何一人的面部特征，两人的脸上都油得发光，皮肤坑坑洼洼，薄而无情的嘴唇常见于各色人身上。真是无法形容他们的相貌，这种面部特征，打个比方，即使在一个人的面前放上一千张白纸，每画出一张他们的画像就用鞭子抽打此人的后背，那他也没法画出一张他们的肖像来。所以，两方只有一方是真实的，显然就是另一边月台上在禁区内撒尿的老头；警察洪亮的声音穿过两座月台之间并不遥远的距离朝老头喊着，让他立刻停止他的行为，否则——警察大喊道——这个老头一定会后悔的。

从理论上来说，两个月台间的最小距离等于两列火车并排时的宽度，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可能超过十米。那么这十米的距离，也许并不足以让老头对警察的恐惧压倒他心中明确的意识，也就是说他知道提前结束撒尿会更加痛苦。所以，他带着痛苦的表情朝我们转过身来，无视了警察义正词严的命令，继续当着警察的面，干着无法想象一个人会当着警察的面干的事儿：他毫不在意地继续撒着尿。

我曾尝试把后来发生的事写下来，我承认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没能写完。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犯下的错误，但只是清楚地看见这个错误和不犯下这个错误，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让我试图在错误的地方抓事件的重点，这是我关注点上的一个小失误，导致我错失了目标。但这并不是最令人痛苦的，在我内心留下深刻印象的也不是错误的内容，而是原因；要知道，我的注意力是被同情心引入歧途的——就是对老头的同情心，因为只有在这场追与逃的较量中我才愿意体会这个八月午后的本质。

今天我并不否认，你们肯定在猜测关于这个我所讲述的故事，当然是这场追与逃的故事，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但是第一次记录只草草提及了追捕，然后展开了对逃跑过程细致、深入的分析，换言之，这份记录的内容——哪怕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内容——仅涉及逃跑，而忽略了这之前的情形和随着逃跑一起发生的追逐，以及两个追捕者，这些内容也应该成为深入分析的对象。这种片面性打破了平衡，也击碎了真相，所以我现在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尤其是在诸位面前。

我在记录中只对真警察做了这些分析（写得很潦草，因为我想尽可能地关注老头儿），可以看出，他的命令收效甚微，轨道上的撒尿声并没有停止，他便选择了唯一的解决方法：他朝铁轨下方连接两个月台通道的楼梯口小跑而去，实习警察和咆哮的德牧也随他一起冲向楼

梯口。是的，他就是这么做的——我马上严谨地补充道，在进行这一绝对必要的更正的同时，与其说是补充，不如说是大声疾呼——是的，他跑了过去，因为他没办法跃过这十米。

尊敬的听众们，在这个午后的焦点中——让我在今天的第二次尝试中，带着绝望的坚持，对你们说——在从克罗伊茨贝格发出的那趟迟到的火车抵达之前，这十米是这几分钟的焦点！我请你们自己想象一下，那场面就像有一百盏聚光灯照亮了动物园地铁站这一层的十米！

第一个版本……在我这里，稍等……对，有了，就是说这个记录里写着——我念一下——“他们之间的这道鸿沟真是令人愤怒，他们走过去，朝着轨道下的楼梯跑去……”，等等，等等，我们都知道了。

“可以看到，”记录上写道，“他们跑得有多快，”——对，就是这段！——“他们就有多愤怒，可能当他们在轨道下向罪犯狂奔的时候，罪犯早就逃之夭夭了。他们忍着巨大的痛苦朝楼梯跑去，因为他们现在必须暂时离开那个极度渴望靠近的地方，而在这种痛苦中，他们不停地回头看向月台对面的老头，生怕他们在他们穿过地下道的时候就不见了。但老头也突然反应过来，停止撒尿。他意识到，”——第一版是这么写的——“他们马上就到了。于是他准备逃跑，他的目标是我们这边月台中间通往地面的出口，这是他的目标。但当他转身朝我们走来，开始所谓的逃跑时，所有乘客都立刻明白了，显然这场逃跑不可能成功，因为老头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整个月台突然一片寂静。不知怎的，他的腿部肌肉僵住，即便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摆动双臂，也只能在半分钟内移动几寸，半分钟之内，他就在我们眼前一寸一寸地挣扎着向前挪动，他的身体在颤动，双臂在空中摆动，”——第一版记录如是写道，“当然，与此同时，警察和他的搭档带着咆哮的德牧正在疾速靠近。我看着老头，看着他为了逃跑所做的绝望的挣扎，我能感觉到那两个面目狰狞的警察正在下面朝这里逼近，看不见的是他们脸上洋溢着的笑意，”记录中写道，“仿佛在说，好啊，万物各得其所，甚至，万物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中都各就其位，因为规则就是如此：罪犯就应该颤抖着身躯寸步难行，追捕者就应该迅疾如风……”后来，这件事在一种歇斯底里、令人压抑的氛围中结束了，我不再引述记录了，够了。

不知道诸位是否注意到，第一版根本没有抓住重点：第一版完全略过了那十米的距离，完全忽略了警察那无法描述的五官变得僵硬，随后完全阴沉下来、被愤怒和复仇的渴望所占据的脸庞，仿佛这一切对第一篇文章的作者，也就是早前的我来说，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世界

上没有丝毫区别，而恰恰是这种狰狞的阴沉和复仇的渴望，才最清晰地展示了这十米距离内警察们的内心世界所发生的变化。

在警察看来，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但社会对老头的歧视在最大程度上授予了他充分的权力，使他的有限权力转化为无限权力，以便打击老头这类贱民，就像在动物园地铁站里一样。当这样一个贱民出现在禁区中，他在不经意间落入拥有绝对性力量的威严中，恰好证明了背后存在的社会歧视。从警察的表情可以看出，通常这些老乞丐会避开此类禁区，这种对他们来说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他们只能在这些地点、这些区域之间的小路上来来去去，就像迷失在雷区的平民在地雷阵中徘徊，想要逃离，却找不到出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后，也许是力竭了，他们误入禁区，踩到了一颗这样的地雷，然后地雷炸了，这时他们发现对面正站着要他们负责的人，他们掐住疲惫的流浪汉的脖子，把他们击倒在地，就像现在这样——嗯，当这个真警察发现对面月台上发生的事，要跨越最小的距离追上老头，并命令他停止撒尿时，他无法描述的面容大约展现出的就是这样的情绪。

我知道，发生的这一切都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场景，我知道。趁诸位还没有昏昏欲睡前，在心里想一想，一个撒尿的老头子和一个要咬他脖子的警察，我请你们仔细思考一下我说的这个故事，警察是没办法咬老头的脖子的。他们相对而立，就像你们知道的，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十米，一个人能从十米开外，不碰到对方就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最细微的颤抖。嗯，他们相对而立，一个彻头彻尾的贱民和一个彻头彻尾的警察，这个彻头彻尾的警察成了一个无助的警察，而这个彻头彻尾的贱民则成了桀骜不驯的贱民，他们就这么对视着站在动物园站下的某一层。

在一个警察看来，一个无助的警察比一个桀骜的贱民更让人难以忍受，然而这并不奇怪，当这个警察感受到来自对面的反抗时，他抓起警棍发现挥舞手臂根本没用，因为他们之间隔着十米的距离。是的，这时他的脸僵住了，眼神真的阴沉下来。如果贱民被剥夺了哪怕是社会规定的最起码的保护和权利，那么无限权力应该需要立刻、即时采取行动。但是，这种无限权力不是突然毫无征兆地采取行动的，老头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而是转向我们继续一脸痛苦地撒着尿；而他，那个警察在令人羞辱的舞台上踌躇着，他不得不接受无限权力直接变成纯粹的无能——确实如此！遗憾的是，由于他不能用左轮手枪射击，这让他觉得自己仿佛手无寸铁一般，这种失去武装的状态给他的眼神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对于一个配备有左轮手枪的警察来说，尤其难以承受。

通常来说，一个警察会将世界分为善、恶两部分，我从他的眼中则同时看见了善与恶。不用疑惑他将自己归为哪一类，更不用怀疑他把老头归在哪一类；站在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向恶人复仇。我不想把关于善恶的事情说复杂了，之所以从警察的视角来讲述这件事情，是因为正是这个警察天真的想法尖锐地揭露了现实，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存在于两者间那十米宽的鸿沟是不可跨越的。第一版文字想要通过激发情感来呈现追与逃是如何展开的（顺便说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也确实大致上与第一版粗糙的描写一致），然而，追与逃都是白费力气，警察无法成功弥合这十米的距离，十米一直存在，即便在呼啸的列车进站的同时警察抓住了老头，也毫无意义。在我看来，这十米是不可战胜的，我在刚刚这场追与逃中看到，用警察直白的表达来说，正义永远无法触及邪恶，因为在正义和邪恶之间不存在任何希望。

这才是让我震惊的地方，而不是老头颤颤巍巍地挣扎着挪动，也不是警察健步如飞、风驰电掣的样子。

先生们，你们一定在猜测我为什么分享这个故事。

III

现在你们可以说，好吧，好吧，我们希望这个人不是要宣扬所有的东西都该有股尿臊味，违法者还要被宽容以待吗？！

在陈述事情的真相时，通常会尽可能地等待并拖延时间。但现在，我认为这份陈述非常重要，不能再继续拖延了。请你们理解，这个警察本可以在十米开外杀了老头，我之所以拖到现在，在这里说出这则故事，是希望能够清晰、明白地告诉你们：恶是真实存在的，不幸的是，正义永远无法触及它。

我站在动物园站的一列火车上，镜子下方的灯变绿了，我们通过了那一米半的区域，当然，那里没人。我想，这个世界已经令人无法忍受，我情愿跳入漆黑的轨道；我当然不会跳，我在想我最后一次说“正义”和“邪恶”是什么时候？

小时候吗？还是高中的时候？

不管怎样，很久以前，我在动物园开往卢勒本的列车上曾经说过。现在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所说的从尘封的梦寐中生成的“邪恶”指的就是老头和警察！希望你们能明白，那就像是一场关于邪恶与正义的闹剧，两者之间甚至没有任何交流。说来可悲，只需一个细节就足以让这个世界变得难以忍受。

我在驶向卢勒本的列车上，脑海中浮现出颤抖的身体和高高举起的胳膊，我在想，要是这个老头和其他贱民真的起来造反，会怎么样

呢？那一定是极度血腥、异常恐怖的，他们会轮番砍杀对方，思及此我不禁打了个寒战，然后我振作起来，对自己说，不，不，我想象的造反是不同的，它是关涉整体的。

所有的造反都关涉整体。我清理思绪，焦急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灯火通明的车站在眼前掠过，我又一次看见了那个老头，明白了对他来说，禁止踏足的不仅是镜子和站台尽头之间的一米半空间，而是整个站台、楼梯、街道、高楼，地面上和地面下的所有空间，所有。

但那时，我已经在警觉地看着这些飞驰而过的灯火通明的车站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从某个地点开始，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整片大陆永远是一个禁区——我看着，盯着外面，列车先后抵达俾斯麦街站、西奥多—赫伊斯广场站，最后是卢勒本站。

邪恶是存在的，尊敬的听众们。

IV

哎，我累了。

那扇门怎么样啦？

我讲了四十二分钟了，门依然锁着。

你们说我应该再看一眼，现在它开了吗？太好了，但是保镖怎么办？再来一次吗？护送我？去哪儿？

我想回家了。

热情好客？哪门子的好客？

讲座结束了。

这次我讲的是反叛。

第三次讲座

I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

我最后一次来为诸位做讲座。

我什么都不问。我承认，我应该开始讲座。我不再质疑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也不想知道。

我不想完全沉默的唯一原因，是我必须发言，所以你们可以认为我是以一个倾听者的身份在说话。因此，我不会把讲座变成拷问，也就是说我不会突然胡言乱语，不会关心你们的终极身份，也不会想要知道你们是否对我带有某些不清不白的意图。我将信守诺言，这样顾虑重重的保镖们便可以松口气了。是他们将我从地下室带来这里，我曾向他们保证我不会再提出任何问题，也不再指望他们回答我的任何问

题。就算现在，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在你们温柔的保护下——我也不会询问你们对我……怎么说呢……对我这个演讲者有什么企图。作为一个可笑的演讲者，我在过去的几周深陷于研究与世界告别的舞步中，而对其他方面一窍不通；我不会再质疑你们为什么选择了我，为什么请我来这儿，为什么在第二次讲座后把我押进了一个半地下室的套间里，为什么夺走我的自由。最后，请你们相信，我不会再试着打探所谓的告别演讲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一个人像我这样告别，也就是说这个告别者不再需要听众，而听众也不需要告别者，他们就没什么可分享的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真正的、最后的告别，我的这场讲座也将是一场真正的告别演讲。第一次讲座可以解释为内在冲动（现在可以这么说），第二次则是因为你们的三次邀请，或者说是因为你们不容拒绝的召唤，这马上就会体现在接下来这个简短、但对你们中的某些人来说也许并非多此一举的事件描述中。

今天清晨，是我被看管起来的第七个清晨，我被身边的电话铃声吵醒。一个清冷、克制、优雅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告诉我晚上需要再次出现在你们面前。多亏了那些令人难忘的会面，这个声音说道，我们了解了您关于悲伤和反叛的看法。这一次，我们想听听您对于占有的想法，声音柔软下来，他接着说，我——这个“我”并不指他，而是我——早前不止一次暗示我的内心状态更接近于一个告别的人，所以现在，他，这个声音试着安慰我，让我不要担忧：今晚坐在楼上演讲大厅里的不过都是与演讲者告别的人，这个即将到来的夜晚，两边都会安排与演讲者告别的听众，我可以放心地把我的发言当作告别演讲。又说了一些殷切期待的话后，声音停了下来，电话掉线了。

尊敬的先生们！

一直到今天早上，电话都只能单线联系，当我想吃饭、喝水时，只需要按电话上对应的“服务”按钮即可。反过来就不行，七天里从没有人试图与我沟通，来了解我的状态，或是告诉我你们的情况。要知道，这种单向性导致我直到现在才能告诉诸位：我根本不关心你们对我期待什么，我也没有兴趣了解你们的意图，不想知道你们要告别什么，因为很有可能，我们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不仅存在于对告别的理解中，连我们的告别内容也不尽相同。我想强调的是，在经历了单调而无意义的地下室生活之后，我所进行的这次演讲，除了自娱自乐之外，并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什么毫无根据的、假设性的共同特征，而完全是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作为回报，我希望能在每日散两次步

（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之外，还可以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散步，一次在清晨，一次在所谓的傍晚。

你们知道，我需要空气，自从几年前一场突发的疾病之后，我的身体就没法离开新鲜空气。因此，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呼吸空气，尤其是经常呼吸新鲜空气对我来说最为理想。我愿意用讲座来换新鲜空气，我从你们点头的动作中看到，不存在阻碍两次散步的严重障碍，只不过我们需要厘清，我究竟可以做什么样的演讲。

诸位应该已经习惯了我从不做任何许诺，甚至，我会抓住一切机会降低你们对我的期待。这一次，我也和以前一样，甚至会比以前许诺得更少。

一周前，这几位今天把我带上的先生，押着我从这儿穿过紧急出口进入地下室（或许他们还记得，有几扇门是有问题的）。这些先生一周前告诉我不要问任何问题，即使乍一看像是关押也不要担心，在居留期间，我将会享受到他们的热情招待；现在，同样是这些先生，他们把我从地下室押送出来时仍然跟我说着相同的话：我只需一直闭口不问，不要担忧，冷静地集中精力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讲座，因为我们——在这里，先生们指着他们自己——在这儿的目的是，为了能让您顺利地完讲座。在地下室与演讲大厅的往返之间，“好客”与“关押”这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词汇凸显这些先生犯了巨大的错误，我们对于情况的研判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别，在似乎即将消亡的“共同关心的话题”上，我们的判断也完全不同。如果说我根据这座堡垒以及你们这个组织所提供的为数不多的信息推断准确的话，你们最关心的就是世界的可预测性，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安全；而我所关心的，正如前面所说，是离开世界的步骤的顺序。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想争辩，因为我也不得不忍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口中的世界真的缺乏安全，但是我想，当你们感叹宇宙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却在感叹人类世界缺乏美好的安全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用失望来衡量两者之间的差异，那么你们的失望在于所谓的宇宙，而我的失望则只限于人类世界。我的意思是，当你们找不到打开宇宙的钥匙却同时拥有宇宙时，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失望了；而我是对人类智慧大失所望，因为我在一个普通的娼妓身上找到了开启智慧的钥匙，打开后却一无所获，离开时也就一无所有。

这一定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我根本不想用什么把戏来掩饰，而是公开承认：从我的情况来看，这就是一件不足挂齿之事。这确实不同寻常，甚至有些可笑，因为如果你们大声疾呼我也能理解：嘿，尊敬的艺术家先生，也许在您把小心思展示出来之前，应该给它掸掸

灰尘，因为这个故事，请原谅我，至少也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换句话说，它已落满了灰尘；如果您对人类的智慧感到失望，还好不是人性，哦，让我们自己来处理这种事吧。如果您已经一百五十岁了，我又能做什么呢？好吧，一百五十岁，发生在一百五十岁的人身上的事也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也许事态如此发展是因为我反其道而行，所以对我来说，一切都不同了。我想，在一百五十年后的世界，对你们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在这里，人类智慧选择主题的惯例是，在经历了先前的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致命性创伤后，人类智慧超越了对人类世界的顺从，厌倦了这个看不到尽头的单调无望的世界，并超越它，最终将它抛在脑后。这个特殊的主题在神秘的宏大之中，在某种无法阐释的、隐秘的威严之中，也就是在宇宙之中，或是在宇宙的精神中被确定下来。

后来——遗憾的是，我必须说：当然，这并不令人愉快，因为您的注意力从没从自己身上移开，作为一个主体，您始终是自己安全的囚徒。您感兴趣的不是宇宙，而是您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您关心的不是宇宙的神性，而是被它选中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这个客体成为一项神圣的、无法完成的任务，而这个客体的尊严、关注的等级，与这一关注主体的等级和尊严形成对比，现在是，以后永远是。

这一切对我来说则不同。

就像往常那样，我的思考始于最初的动作，几乎是在离开母亲子宫的途中，我便立刻想要知道关于这世界整体的一切；我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我不是从他人的经验中，而是从别人的影射中意识到这个世界整体的存在。从第一眼肤浅的一瞥开始，我就发现周围的人类世界乏味无趣、卑微低贱、无足轻重，因而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个轻易做出的判断似乎尤其令人信服，在这匆匆一瞥后我并没有去了解这个人类世界，而是以其为耻，匆忙掠过，并且迅速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相信在那里，我将会面对伟大与永恒的戏剧性存在。这个过程本身更像是在做白日梦，因为我自以为已经触及的宇宙（在这儿我如此称呼它），就其本质而言，最终是无法证明的，完全依赖于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以一种完全无法证明的吸引力装点了一个无边无际、不偏不倚的自然界，将这个被装点过的自然界当作宇宙进行体验。最后，当旨在确定所谓的终极意义而进行的更严肃、深入的研究一无所获，并使这个特定的宇宙失去了吸引力时，剩下的就只有自然本身和它令人抓狂的中立性，以及不可驯服的、狂放的全能性——当然，随之留下的是幻灭，是终极的崩溃，是痛苦地认识到与其说这是对知识的渴望，不如说这一直依赖的都是对占有的原始欲望，而占有却从未

实现。我不想耽误太多时间，综上，我只想谈谈关于崩溃的问题。最严重的后果是想象力的崩溃，自由想象力的崩溃；在此之后，除了撤退，别无选择。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一种全球性撤退，我们不能指望在这件事上出现有利的转机——这是一个公案，请允许我发表意见，在这一点上我不想再继续重复——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不可能出现有利的转机。但无论如何，无论我的回落多么发人深省，我逐渐意识到，我一直怀着深切的疑惑和渴望的目光注视着的东西并不存在，因为它完全是由疑惑的凝视黏合起来的。我们且忽略这些细节吧，这足以说明我已回到你们这些聪明人起步的地方，一个平淡无奇、陷入绝望的无聊世界。

但实际上，想象一下生活中最平凡的现实，这个世界：食盐在塑料袋中结成块，鞋带在日复一日的绑缚中被磨细，街头的袭击和情人的誓言被冲进下水道；这个世界，哪怕一束紫罗兰也沾上了金钱的铜臭。因此，我又落回这里，最重要的是，我应该以某种方式从所谓的微小事物中找到快乐，并在人类世界的运作原则中寻找宏伟和永恒，换句话说，就是渴望普遍存在的痕迹。

鉴于诸位已经从上述内容中对有所了解，如果我直接承认，在这个最平凡的现实世界中，我发现我并没有因为微小的事物而感到喜悦，而是感到厌恶，我发现的不是永恒之物庄严、明确的痕迹，而是看到了渺小的证据和唤起即时满足本能之无可辩驳的证据，那么肯定没人会感到惊讶。所以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在老生常谈的文字表达中获得乐趣，比如我认为这种形式的斗争是绝望的，在这种斗争中，在这个清醒认识到有形现实的人类世界中，我坚持寻找一种微妙的形式。我梦想找到一种能够表达时代绝望的形式，在这个时代，人们——我该如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说呢——被迫生活在极度缺乏理想的环境中。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任何一种表达方式，任何形式，哪怕是极其微妙的形式，都不可能来自纯粹的意志，因为思维本身与没有对象的自由格格不入。因此，我想象的形式和表达方式必须回归一种感性，它根植于上述控制人类世界的运作原则中。

好吧，我没能成功，正是我无法找到这种控制原则中特定的感性事实——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成为我痛苦的来源，无论经历多少酸甜苦辣，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摆脱这种痛苦。无论如何尝试，都无济于事。

我之所以向你们讲述这一切，告诉你们幻灭和精神选择之间的区别，是为了让你们明白，我不得不说：我口中含着苦涩站在诸位面前，你们期待我做一场有指导意义的讲座，这种苦涩的滋味与为了我

的安全而强加于我的囚禁所造成的压迫感并无关联。我之所以能够如此透彻地谈论这个问题，唯一的原因就是让人不会敷衍地对待这种苦涩的滋味，要让大家知道它到底有多苦，这样你们就会真正地理解我为什么要含着苦涩的味道重复说，作为今晚的演讲者，我所能承诺的只会比什么都不讲多一点点。我的经验是，无论话题关乎悲伤、反叛还是占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有的讲座，比如我的，某种程度上无法吸引这个时代听众的注意力，可能并不是因为演讲内容过于乏味，而是因为它对他们来说太“难”了，就像听众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来自这个方向的一切（不管来自哪个方向，你可能记得，我之前承认可能有一百五十年历史），来自这个方向的一切都让听众感到厌烦，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比如这个主讲人，或者任何人，即使是在一百五十年以后，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人类世界的庸俗或狡诈，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事实。

当然，我现在可以说，正是如此，我们根本无法知晓这一百五十年从何算起！我们是否能准确地知道这一百五十年就在你们前方呢？那么，这一百五十年的推算是否始于我，是否始于我的幻灭？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也可以提出这些问题，但不会改变任何事实：即使这一百五十年还在我的前方（或在你们身后），我也无法忘却是什么让人类的智识世界变得如此粗鄙。我无法超越庸俗和欺诈，我一直在看，可我根本无法看穿，由此，无论是宇宙还是其中的任何神灵都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的视线范围，这么说吧，它只触及人类世界令人厌恶的特质，甚至可以说，在粗鄙和谎言无情的迷雾中，我已失去了我的视线。

有一阵子，这一切都变得清晰可见，我内心的惊醒状态迫使我开始认真反思。有一天，经过思索后，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幡然醒悟，感到恶心，这种厌恶与其他所有的厌恶完全不同。

它没有对象。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缩着身子坐在床边，盯着面前地板上的光斑（那天阳光很好），静待恶心的感觉消散。但它迟迟没有消失，当我意识到也许它永远不会消失时，它变成了某种起先我始终无法定义的轻盈感。这种轻飘飘的感觉不是解放或解脱，二者毫无相似之处，而是令人不适的失重感，就像你极力想把东西固定住，却无能为力，因为一切都处于失重状态，什么都无法被固定住。在这种噩梦中，你会意识到失去重量的物体就压迫在胸口，它就像梦魇，你还没来得及摆脱它，它就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进入细胞的未知领域，从此你失去任何保护，当你全身轻如鸿毛时，细胞早就重如铁铅，就这么一直持

续，直到你感叹为何浑身轻盈得令人眩晕，细胞却会如此沉重。在这种令人作呕的轻飘飘的感觉中，万物开始逐渐从你身边抽离，你也开始逐渐远离万物。总之，这就像一个因搬运重物而过度劳累的人突然低头看见自己的手中空空如也，仿佛他从没搬运过任何东西一样——也就是说，当你突然意识到你不再拥有某些东西时，那就像你从未拥有过任何东西一样。

尊敬的先生们！

我就是那个人！

我之所以无法向你们做出任何承诺，是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承诺的资本。

你们的身后是宇宙，即使它并不存在。而在我身后，即便它存在，那也是空无一物，一无所有。

可我不会再玩弄你们的耐心。

我的任务是谈一谈什么是拥有。

请听我慢慢道来。

II

那是一个秋日，那时我还能自由地在街上走动，不需要任何批准和护送，我去邮局办事。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事了，也许是去寄信，或者取什么包裹，我不确定，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从大街上走进邮局时，手里不是拿着信件，就是捧着包裹。

你们知道，那时这种大楼还不是保护性建筑，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从它的大门自由出入。人人都可以去那里取钱或寄钱、买邮票、付账单，然后离开，如果万一忘了什么东西还能再回去，总之，人们可以自由行事，那个秋日也是这样。

我也走进大楼，经过门口来来往往的人群后很快找到了对应的服务窗口。这并不困难，因为你可以根据贴着的标志来选择办理业务的窗口，比如有的窗口贴着钱币的标志，有的贴着信封标志。因为我拿着信件或者是小包裹，所以我只能站在贴着信封标志的窗口前，或者说是站到那条队伍的最后，我忘了说，两个窗口前都排着很长的队伍。为了完整描述当时的场景起见——我知道大家都很清楚当时的情况：门的左边是寄大件行李的地方，但奇怪的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另外，在这些窗口对面，在寄大包裹和两个贴着不同标志的服务窗口对面，就在队伍的后面，摆放着几个高度不一的柜台和桌子，这样人们

就不用坐下来，而是可以靠在书写柜台上贴邮票；但如果需要写信或明信片，就需要在桌子前坐下。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前面人的后脑勺，但事实上我并不是真的在看他的后脑勺，而是在不停地估算我与服务窗口之间的距离。尽管漫不经心地将目光投向前人的后脑勺，我却并没有真的在盯着它看，而是在数排在我前面的人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觉得应该是六个，因为那两个人，那个男人和孩子是一起的。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我能从高处看见我自己，仿佛从云端俯视着站在队伍中的自己，我还能看见这一切是如何运转的。它运转得并不顺畅，但一直在运转着，只是磕磕绊绊。它依然在运转着；毕竟邮局里一切井然有序，我知道等在服务窗口这边的人和坐在窗口里的人在期待什么。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信件、小包裹、现金、大包裹，这些业务都能运转起来，人们也能理解买邮票是为了运输，也就是说，邮局作为一个整体在运转。我实在不知道如果邮局不能运转，我们该怎么办。那里的氛围并不好，但也不算差。有个女业务员（当我从前面人的后脑勺收回视线转向被玻璃隔开的工作人员时，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作虽然不熟练——这能立即引起同情心——但也不像蜗牛一样拖拖拉拉，这会令人生厌。一般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排队的情况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六个，我对自己说，如果那个男人和孩子是一起的，那就是五个。窗外的阳光有些刺眼。

进出的人群川流不息；有人驻足片刻，犹豫着自己要排在哪条队伍后面，也有人径直跑向他们的目标窗口前方的队尾，以防那些站着四下打量的人，或是后来者、匆忙赶到的客人插到他们前面。排队的人都在数着人数，盯着前人的后脑勺，估算着与窗口的距离，就像我一样，只关心一件事情：还要多久才能排到窗口。那些排队的人一直在数他们前面的人，五个还是六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后来者贸然插入队伍前方而不是排在队尾，是绝对无法想象的。这情况原本一目了然，可以轻松做出明确的判断。但还有另一种更加阴险的企图，有人会无视队伍的存在，直接走到窗口声称自己并非插队，而是要办理一项其他业务；他只想问些问题，只是需要一些相关信息，只需问一个问题，然后他就会离开。

我不想继续分析排队时可能会发生的不愉快的情况，因为我不想用这种烦人的不雅行为来夸大其词，将气氛的弓弦绷得太紧。我只是想分享一种发生在现场的斤斤计较的思维，一方面是想让大家相信，那一天，邮局的氛围真的冷漠无情，另一方面是想让大家了解，故事中

的那位女士突然走到我们的窗口前，接着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同时也为我的整个人生带来了一个决定性转折。这位女士无论如何也融不进邮局的气氛之中。

她走进大门，好像从没来过邮局，脸上写满了迷茫、恐惧和不安。可以看出，她不仅下了很大的决心走进这儿，待在这里也几乎耗光了她全部的力气。她的外表平平无奇，衣着风格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上身穿一件浅绿色棉夹克，没有扣扣子，里面是一件羊毛衫，下着一条黑色裙子，头上戴着一条头巾，我不记得是什么颜色和材质的了，有可能是一顶针织帽，我真的记不得了），只有眼神和姿态透露了她的心境——我们立刻知道，这女人已然完全崩溃。

在门口稍作犹豫后，她走向一张书桌，背对着我们坐下，将手提包搁在腿上，开始紧张地翻找起来。显然，她没能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她合上手提包，又开始在外衣的口袋里翻找起来，也没有找到，原来她要找的是一支圆珠笔，就放在羊毛衫左边的口袋里。她从口袋中掏出笔握在手中，四下环顾一圈，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迷茫。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她找不到摆脱恐惧和困惑的方法。但她还是行动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因为她开始慢慢理解了那些标记着钱币和信封的窗口都是用来干什么的。于是，她站起身，不确定地走走停停，最后向贴着信封标志的窗口走去。在排队的人们显然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她探向窗口，小声对里面的女办事员说：“对不起，我想发一份电报，但找不到写电报的……单子。”

透过玻璃隔断可以清楚地看见，女办事员不悦地瞟了这位女士一眼，从窗口扔了一份空白的电报单出来。

女士拿起电报单并没有离开，只是往侧边挪了一小步。她仔细阅读、查看这份表格，但如果她想用这种方式——我想着——她可能想用这种方式引起办事员的注意，继续帮助她填写表格，为她提供帮助，那可能就是白费工夫了。办事员没有理睬她，目光直接越过她，热情地接待起下一位顾客。排在队伍里的人，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排到窗口的人，特别想把这位女士挤走，甚至也许还无意间轻轻踩了她一脚，好让她意识到不要再占着队伍，妨碍别人办理业务。另一方面，同样是这群排队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也不清楚这位女士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而我相信我不会是唯一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也许她的问题并不出在那张电报表格上，而是没人告诉她她应该离开队伍，不要发电报了。当我发现自己前面只有五个，或者只剩四个人的时候，我越来越倾向于这个结论。我马上就能知道那个男人和孩子是不是一起的；我也越来越怀疑，这位女士

期待着有人来劝阻她发这份电报，而不是在等有人告诉她一定要发出那份电报。

如果我现在说，我从未想过这就像一部家庭剧或罗曼司，你们一定会觉得奇怪；这整件事或许看上去非常怪异，还疑点重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着将事件的重点引向我所期望的方向。但事实并不如我所设想的这般，不仅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不喜欢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而且如果干扰事情的重点，那就意味着故事的走向会有所不同。因此，人们不应该试图猜测这位女士不同寻常的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说，这位女士和她的故事显然成了人们不去干涉事件重点的理由，因为在她身上想象一种家庭剧或罗曼司，似乎毫无意义。

同样，我们无法做出其他想象，也无法判断她的背景，因为她的困惑有一种无法解释的脱俗性，她无措的神情中展现出一种完美的纯真感。她徘徊在窗边，又在写字台边坐下的一系列动作展露了纯洁的气质，我和站在队伍中的人们都无法用清冷、非世俗来解释这种纯洁的气质，这正是因为她的不合时宜和遗世独立。

我并不是想证明这位忧伤、纯洁的女士是个天使，但我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然而，如果一定要我说些什么的话，我想，虽然那张写字台和椅子与我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八到十米，但我也不能跨越这八到十米的距离。我不能就这么走到她的身边，轻拍她的肩膀，同她说话；我不得不承认，这位女士背对着我们坐着，身上的棉外套皱皱巴巴，腰间还歪七扭八一团乱的样子，实在让人难以接近。

她还是个左撇子。

我看着她写字的同时，也注意着队伍里出现的变化。三个，我默默地说，这会儿我意兴阑珊地得出结论：男人跟孩子是一起的。

接着，这位女士站起来，手里捏着电报单回到窗口。她等前面的人办完业务后，向窗口探过身去，指着表格说：“请原谅，我好像把它弄脏了。”窗口办事员甚至懒得掩饰她对不时被打断的不耐烦，似乎为了表达她对队伍中其他顾客的同情，业务员暴躁地把一张空白表格拍在女士面前，女士道谢后又向排队的人道了歉，然后返回书桌边。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叠纸巾擦了擦鼻子，又将其叠起来塞进外套口袋，继续写起来。

我看着她写字。

她紧紧地握住笔，握笔处几乎接近笔尖。她慢慢地书写着每一个字母，每写完一个单词便停下来思考一会儿。有几次，她抬起头，似乎在盯着窗外，又好像只是凝视着从邮局窗口射进来的阳光，怅然若

失，似乎在射入室内的阳光中寻找着什么。然后，她低下头，在电报单上写起来。

只有两个了，我注视着队伍前面，看见男人和孩子一起推门离开，门在他们身后关上。

女士又站起身，第三次走到窗口。“请原谅我再次打扰，”她不安地说，“我填完了。不过，我还想加点内容。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她把电报单从窗口递进去。“我想再加一个词……但我不知道……需不需要重写？”

女办事员默不作声，只是严厉地瞪着她。看得出，她很讨厌这位女士。不一会儿，她调整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无奈地摊开双臂，狡黠地向下一位年轻的士兵抛出一个眼神。她拉着脸说：“我又能怎么办呢？”随后她接过电报单，把它转过来，问道：“请告诉我，想加一个什么词？我帮您写上去。抓紧填好。”

女士用几乎无法听清的音量说道：“我想在这里加一个‘白费’。”

她准确地在电报单上指出加词的位置。

女业务员挑了挑眉，点点头，在女士指出的地方写上这个词。她数了数音节，快速算好价格，收钱找零，目送这位女士严格来说是飞奔着逃离这个地方，大门在她身后紧紧闭上。

女业务员提高嗓门，用足以让每个人都能听到的音量说：“我实在受不了这些疯子，实在是受够了。再让我碰到一个，我就……看看这都是什么！”她转向年轻的士兵，厌恶地用手掌拍打着电报。“现在我该怎么处理这个啊？！”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年轻人问道。

业务员怒火中烧地把电报单举到年轻人面前，将它在手心中揉成一团。

“她没写收件人。”

尊敬的先生们！

III

我想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喘口气了。

每一种思想都有自己的节奏，包括我的。我承认，有时我不仅没法跟上别人思想的节奏，也跟不上自己的节奏。试想一下，当某支治安巡逻队，可能是哈依诺奇街的巡逻队（无所谓究竟是哪一支）正在搜捕某人，并被授权将其击杀，现在来看，这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被追捕者很容易就跑得筋疲力尽，巡逻队也落在他身后，但双方始终认为追捕行动仍在继续，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时，他们应该好好歇一

歇，在门口或堆满油桶的后院重整旗鼓，就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好好地喘口气，重新找回节奏，因为这才是追捕的真正目的，也就是重新找回追捕者与逃跑者同时失去的节奏。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我声称不得不中断我的讲座，只不过当我中断讲座，在合适的门口或堆满油桶的后院中气喘吁吁的时候，你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保证就这一次了，不再会有所谓的打断或跑题，也就是说，这将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相信我，一切都会顺利地进行下去，就像一台上好油的机器，毫无阻碍，一往无前，直到最后一个字，绝不停歇——不仅是这次讲座，而是所有的讲座都会得出清晰明确的结论——从那以后，我便可以永远从你们晦涩的、甚至可能已然暗淡的注视中退场了。

因此，我们在此稍事休息，同时，让喘息声平静下来，让我心中的这个“我”重新振作起来。请让我回到地下室平庸的生活中。我要提醒你们，别忘了答应过我的每天的额外散步，因为我迟早会提出来的。

由于此前发生了一些你们一直瞒着我的关键转折，也就是你们指定的这场告别演讲，我恐怕，这并不一定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次现身，它也有可能成为我获得自由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看上去我可能不得不留下来，也许可以不用成为你们关注的焦点，但也并不能逃脱你们特别为我安排的保护性监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我希望可以长久地留下来。但请务必理解，这样的逗留对我来说就像登上泰坦尼克号，这意味着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的理性需求几乎被削减至零，而非理性需求却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以至于上周的某一天，当我躺在床上翻看电视频道时（像往常一样都是关于商业的咨询），上周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电视频道里好像少了点东西，当然了，我意识到我正在看着的不是别的，而正是像罐头食品似的东西。这意味着在外面的世界，那真实的世界里，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某些无法挽回的事情已经发生，它促使你们孤注一掷，决心将我长期困在此处；而现在，在这漫长的围困期间，我将继续是你们的囚徒。我不禁恍然，很有可能我将永远无法离开这座堡垒，你们辉煌却危险的领地。我突然明白，这就是——请允许我用一句俗语来表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问题不在于白色，不在于完美的白色，地下室里地板、墙面和简约家居的白色搅扰了我的心境，正如我的保镖们（无所谓怎么称呼他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不，问题并不在于白色，尽管对有些人来说这种白色真的非常刺眼。问题在于除了白色，没有其他任何颜

色。如果我们还要停留在这个话题上，那么对我而言，所有颜色都褪成了白色，是对实际过程的优雅总结，所以我并不反感它，一点也不，为什么要反感呢。

这是关于酬金的问题。

直到现在，我还没谈及这个话题，要不是我觉得自己像赴了一场鸿门宴，我也不会在这时候提出来。但既然我可能要面对这样的状况，那么我必须提醒诸位，尽管我没有提出酬金的要求，但由于我曾提到的那些近乎零的需求现在确实出现了，请把它们写下来。我想要：

1. 我孩童时期以来的所有资料和物品；
2. 二十二万米长的纱线；
3. 一把左轮手枪。

第一条中的资料包括我的日记、跳棋、证书、照片、学校笔记本、故事书、填色本、涂鸦、玩偶、玩具，我收藏的纸巾、邮票、徽章、火柴盒，换言之，就是你们派出的人能找到的任何得以拼凑出我童年生活的东西。（如果能找到我出生的房子，一定要到阁楼上好好翻找。上楼的入口——也许我的记录里没有写——就在房子后面，贴着萨博·费里大叔家旁边的那面墙。）

关于第二点，无论是成团还是成捆的纱线都可以，但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整根的，也就是说，我要的是一整根二十二万米长的纱线。

关于第三点，自从自卫武器的许可证可以发放给低年级学生后，我就不需要再发表什么意见了。

就这么多，我相信你们一开始就会派先遣队员去执行任务，我相信你们不会问我原因。尽管你们可以认为这是我最后的请求，我也根本不在乎你们是如何看待它的，我需要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为什么恰恰提了这三点要求，这完全是我的隐私。无论如何，我之所以在这个绝佳的时机向你们提及与我的童年相关的资料和物品，是因为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讲述的内容：最后看似离题迂回的叙述内容，正是我需要阐明的内容。我所说的财富，就是这个世界，或曰旧世界的基石、支柱、地基和最深刻的本质，虽然在今天，财富已经完全被剥夺，但其根基依然能够回溯至我的童年时代，也就是我所要求的所有资料和物品出现的那个时代。这个童年，是所有的娃娃、跳棋和火柴盒的童年，但也是与你们有关的故事的童年。我要讲述的这则故事——看似偶然、琐碎的故事和分析已经全然勾起了你们的好奇心——始于我的童年，其出发点则是对财富的热爱。它的终点，我可以简要地概括为由财富引起的极度厌恶。当然，你们好奇的，应该

是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不得不说，事情比你们想象得简单。

起初，我只有一个娃娃，我非常爱它。

接着我又得到了一只泰迪熊和一只狮子，都是毛绒玩具。我也非常爱它们。后来，我又得到一座木制城堡，里面有许多锡兵；再然后是一座学校、几个球、一只书包、一件蓝色汗衫，热爱慢慢地转变成了喜欢，我很高兴能够拥有球、书包、汗衫这些东西。当我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直在增加，我的快乐逐渐变成了对占有的渴望，或者至少我拥有的这些东西，可以在最严格、最无可争议的意义上属于我，而且种类越来越多。

囤积物品的种类随着我的年纪增长日益增多。后来，我进入了青春期，再后来，像所有人一样，我娶了妻子，生了孩子，有了房子、汽车、电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饥渴和欲望，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我。

成年以后，有一天，我像所有采购回家的丈夫那样在酒吧里小酌了一杯。正当微醺时，有个人准备离开，他起身问了一句，这满满一袋子东西是谁的。我没说话，当然是我的，但没人知道，我闭上嘴，沉默着，就这么待着，任由我的酒友们因为购物袋主人的失踪而争论起来。争论结束后，我们快速地瓜分了购物袋里的东西，因为显然这个无名醉汉早就失去了看管自己东西的能力了，每个人喜欢什么就拿走什么（我记得，我好像拿了西红柿）。后来，我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解释我那天的沉默的理由，但那一天是命中注定的：从那天起，我就像中了邪似的，越来越频繁地做类似的事，好像沉迷于与自己的财物保持距离，沉迷于否认自己的财物。尽管这种远离和否认最初发生在可被占有的有形之物上，但这个情况远没有停止，而是向着无法占有之物发展，这意味着否认从购物袋里的商品转向头脑，从西红柿转向思想，最终转向语言。于是，有些话对我来说已经很难说出口，比如

“过来，亲爱的！”或是“请你把我的帽子拿来！”。甚至一些极为平常的表达对我来说都非常困难，比如：“我的天啊！”或是“你妈妈……”这意味着，我难以说出所有格形式的语言，比如形容词、代词、前缀等，尤其当它是第一人称单数时。当然我完全可以继续使用这些词汇，因为不管怎么说，我的确拥有我的亲爱的、我的帽子、我的上帝和我的妈妈。

也许，我根本无须说出口，伴随着这一转变，我确实失去了一切：我的上帝、我的母亲、我的爱，最后甚至失去了我的帽子，但千万不要以为这就可以解释所属格形式的形容词和代词致命的危机，不，完

全不能，这根本不能解释任何问题；多年来我一直挣扎在这令人窒息的犹疑中，却找不到任何出路。现在我称之为犹疑，但它完全就是一种混乱的状态，因为当我拼尽全力对自己的东西说“不”时，我同时也在对它说“是”。就拿街上来说，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们走路时眼睛并不是正视前方，而是反常地侧着身子扭头走路，无一例外，所有人都歪歪扭扭地斜瞟着路边商店的橱窗；当我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群显然无法抗拒获取财物的吸引力的人群中时，我是拒绝承认的。同时，我也发现自己也忍不住会向橱窗投去一瞥。时而，为了忍住反胃的感觉，我甚至会走进商店购物，比如买一顶帽子来戴。极度混乱的状态，我只能如此描述我的处境，我的生活被名词所属格和反胃、真实的财产和令人作呕的现实，生活的谎言或至少是肮脏的基础所撕裂。然而，当我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时，我对撕裂我的是什么，让我困惑的又是什么，一无所知。

你们已经知晓是什么终结了我的混乱。

是的，先生们，就是秋日午后那间邮局里的电报。

我不能说一切立马变得澄明了；起先只有“白费”这个小词深深刺痛了我的内心，接着是“收件人不详”。我怀着纠结的心情，步履蹒跚地回家，我甚至认为可以这样描述：我正徘徊在致命的甜蜜悲伤和立即反抗的必要性之间。

我不记得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也许几天，也许几周。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昏黄的日光，厨房的窗台下面，一群麻雀从树篱的枯枝上冲天而起，瞬间又俯冲回来。

这一幕仿佛是有人扯开了面纱又盖将回去。尽管不可能有直接联系，但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雀群迅捷的飞去来之势和我的觉悟清明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因为我像是受到天启般清醒过来并意识到，就像我早前感到反胃的那天，感受到胸腔中的恶魔在不停地翻腾之时一样，我意识到：我一无所有，也不会拥有任何东西。我不是唯一有如此感受的人，我想象着自己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沉溺于物质欲望的世界；每个人过去是这样，未来亦将如此。

现在你们可能已经习惯，除了不停地重复证据之外，你们对我的期望微乎其微，因此当你们第二次听到我发自内心地说出“我一无所有”和“你也一无所有”时，千万不要感到惊讶。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

先生们，你们都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与其内容的优劣无关——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确定财产的意义，这种意义只有在人类与自然都保持和平的状态下才能确

定。看着厨房窗前的枯树枝我突然明白了，也许正是那群去了又来的麻雀揭开了这个世界的面纱，许多人认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是虚幻的，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和平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因为战争状态已经在他们的关系中占据了上风，简言之，决定性的转折已然发生。我们当然一直都能意识到它发生的可能性，我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甚至一直眨着眼睛对对方说，没办法阻止了，一切都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走向边缘）。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转折已然发生。

这就像是坐着火车的旅途，当我们离开森林或平缓上升的山丘时，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贫瘠的荒原之上。这就是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种情形下，要划出开始与结束的界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要困难得多，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界线能将它们区分开，二者互相缠绕、嵌套，这就是为什么与真正的火车旅行相比，在和平—战争的语境中，这一切几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我们看着车窗外蔓延的森林和平缓的山丘，久久凝望着，再看一眼，又是荒原。

请别误会，我所说的战争状态并不是指……我也不知道。比如说，街上的枪声，或者诸如此类……不，不是街上的枪声，也不是我担心遭到枪击的恐惧，显然，这种情况随时会发生，但这并不是发动战争的原因，完全不是，也不是发生在大街上的追捕之类的事。但是，当……我该怎么说呢……时间流逝，世界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前进，沿途到达一处路标，停下，这个路标没有指向任何方向，道路在此消失，世界无法继续前进，一切看似在此交汇，然后……因为某些原因——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唯一真实而无法解释的奥秘——魔鬼从瓶子中被释放出来。

这个最邪恶的魔鬼与死亡天使不同，因为它不是和平的精灵，而是战争的恶魔，毁灭一切正是它的喜悦。这是最强烈的喜悦，至高无上，无法超越。没有任何人和事物能逃脱它的控制。

可以对一切说“不”，除了对它，因为它无处不在，因为它是所有启示的总结与结束，是支配事物的力量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喜悦，其影响的深度是无限的。

这个魔鬼被莫名的恨意驱使，迫使我们毁灭自我。一旦它真的被释放出来，围绕我们的防线，从火柴盒到一整个物品的王国，属于我们的一切身外之物，都会突然失去意义，轰然崩塌。

我坐在厨房的窗前，从麻雀的去又来中明白了这些。

事实上……我们一无所有。

IV

尊敬的先生们！

在我鞠最后一个躬之前，请允许我与你们分享一些消息，也许你们未曾耳闻。

一九八一年，日本南方的小岛冲绳，主要因美军基地而扬名四海，属于东亚动物区的一部分。在美军基地撤出、日本当局进驻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在那里修建公路。冲绳的南部原先是美军基地，相对比较发达，而从那儿往北，则完全保持着一派原始自然的景象，南北两部分完全隔绝，修路是为了在南部和北部之间，也就是文明与自然之间建立联系。

修建工作开始了，推土机、挖掘机和施工人员都抵达了这片尚未被人类侵扰的亚热带丛林。某日，大约是一九八一年七月四日，在这片早前从未被开发过的自然王国中，工人们开着推土机碾过一只美丽的鸟儿。这只鸟身长约三十厘米，后背呈橄榄棕色，胸部和腹部有黑白相间的条纹，长长的喙和腿呈现出浅珊瑚红色。工人们也觉得这只鸟儿漂亮，它的尸体最终落入一位专家的手中。这位专家正在调查美军离开后岛上的动物群落，他对着鸟儿的尸体端详一番后，大吃一惊。

它不属于任何已知种类。

在这之前，没有人见过它，鸟类学书籍中也没有对它的记载。这位名叫马诺的学者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但他不愿独享荣耀，而是根据日本传统，将这份荣誉让给了东京鸟类研究所所长山下教授，并坚持认为这一荣誉独属于他。

当然，该岛北部地区未遭破坏的自然环境并未将数世纪以来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隔绝在外，鉴于此地尚有原住民存在，因此，这种鸟必然拥有完美的隐身技能，才得以躲避世代代在此地生息的原住民。于是，这个事实轻而易举地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山下教授在马诺观察结果的基础上，确认了这一新的物种属于秧鸡科；但它因为其长喙而无法被归类为普通秧鸡属，于是山下教授便在此类目下新开辟了与普通秧鸡属平级的冲绳秧鸡属，日文写作Yanbaru kuina。毫无疑问，在对这种鸟的行为描述中，山下教授首先注意到冲绳秧鸡过着最隐匿的生活。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解释如此隐秘的生存模式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数量极少的种群，正因如此，再加上该物种极其有限的分布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们成功的隐秘生存模式。有一种理论认为，鸟类通常会栖息在小型捕猎者数量相对较少或完全没有的地方，它们认为人类并不具有危险性——

神奇的是，原住民没有捕杀它们，鸟儿们也设法避开了原住民的视线，因此它们之间从未产生过交集。

这一研究细致详尽、涉及面广，但它仍然为一些尚未得到解决的神秘现象留下了研究空间。

随后，专家们开始研究冲绳秧鸡无法飞行的问题。

这种新发现的鸟类生活在陆地上，无法飞行。

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洋中的岛屿上，鸟类无法飞行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在这里，也就是在岛屿上，这个现象更容易得到解释。虽然原因显而易见，但人们被引入了陷阱；事实证明，这个陷阱把问题推向了无解。

岛栖鸟类面临的一大危险就是被风暴卷走，某些鸟类试图尽量不被卷入空中以抵抗上述危险。这种不飞翔的防御本能由此刻入了基因，尤其是不擅长飞行的大型鸟类会在短时间内完全失去飞行能力。这反过来又要求一种隐蔽的生存模式，因为在陆地栖息的鸟类完全任由捕食者摆布。这两名科学家得出结论，这就是冲绳秧鸡所面临的问题，即失去飞行能力导致它们过上了这种极端隐蔽的生活，但事实上，鸟类世界也包括其他几种相似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一种像我们的秧鸡一样成功。

就完美的防御机制而言，教授和他的合作者毫不掩饰对冲绳秧鸡这种伟大隐居艺术家的赞美。

我也向这种鸟致以敬意，这就是我要讲述这则故事的原因。但同时，我也感到自己陷入了困顿。

你们看，我的观点与山下教授和他的朋友相左。在我看来，冲绳秧鸡非常简单：这就是一种不会飞的鸟。

V

好吧，我的演讲到此结束，此时此刻我想不到别的什么了。

我遵守了诺言，把想要讲的都表达了。

保镖们可以护送我下去了吗？

可以吗？

先生们，我准备好了。

讲座结束。

我们走吧。

总共一百人

鹿野苑是佛祖释迦牟尼第一次教授佛法的地方，拘尸那迦城则是他的涅槃之地。

总的来说，两千五百年，大约两千五百年，这么算来应该是一百代人的时间，这个事实才变得显而易见，才得以被无可争辩地准确辨认出来。正是花了这么多时间才让我们抵达了今天的时代，但我们也可以说，大约两千五百年时间便足以让它的意义被消解、吞噬、模糊、颠倒，它的意义在一连串无休止的误解和曲解中彻底崩溃，无法修补。这一百代人，我们也可以说，只需要一百个人，包括第一个理解、掌握和传承它的人；这一百个人中的最后一个，最终放弃了与事实相关的、无法超越的知识领域。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在歪曲这一深不可测的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类所能企及的世界。因为不仅不可能恢复原来的意义，就连知道丢失了什么都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一百个人，一百代人，两千五百年间我们已经忘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家们，从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380年，或公元前563年到公元前483年，从鹿野苑到拘尸那迦城^①，思考并宣扬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一百人。因此，二十一世纪初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实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由所谓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构成的无限宇宙无法用语言和思想来表述，只能用虚无、完美且闪闪发光的虚无来表述。但总之，当我们写下这篇文章时，无论这世界是什么样子，它已经在我们的脑海中不可逆转地消失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真实就缺乏了真实性，而是因为这是抵达原始精神状态最顺利的方式，也是控制人类所能看到的世界从而建立起个体安全感最便捷的方式。这种遗忘是不可避免的，这只不过是在缓慢展开的、宽阔的思维的狭窄前置空间中，做出必要的妥协，是宇宙变得日益透明，我们的生命在越来越清晰、简单、残酷的逻辑幽暗的起伏中度过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将从一种反思性的人类存在中，从一种对理性机制的可悲的误解中走出来，进入一个由真实—反应—真实和现象—反应—真实组成的迷人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抑制规则的运行，事实上，它还确保了规则的运行不受任何阻碍，尤其是这个注定要做很多事却不能做所有事的人，他一直幻想着自己最终能够获得理性，以换取观察事物间最深层次相互关系的工具。但他认为这种工具是残缺不堪的，因而

将其丢弃，但最奥妙的是，它依然保持着神秘的功能。因此，他失去了真正理性的指导力量，因自我伤害而消沉，沉湎于知识的傲慢中；而知识从来就不是知识，除非那是愚人的知识，他坚持要回到他的角色不可侵犯的事实中，即它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这个不可思议的谜团中，在同时存在和消解的数以万亿计的事实背景下，成为他无论如何都必须成为的人。

仅仅两千五百年，已经没有一个人完全了解，在遥远的过去，一百人中的第二个人究竟在鹿野苑和拘尸那迦城听到过什么。原始思想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成了最令人震惊的错误，每一篇文字记录都是错误的；每一条解读，比如校正、改动、澄清和修订都是错误的，无他，皆是错误，错连着错。因此，唯一能从犬儒主义的疯狂中拯救我们的，唯一能带来比微风还微弱的保证的就是，在每一个被创造和存在的现象中，我们都有可能感觉到那原本曾存在的思想、世界、宇宙、天地万物，换种说法，即所有的一切——以某种方式，或者说以永不可言喻的方式存在着——无论世界、宇宙和天地万物究竟是何物，我们都有可能在极短的一瞬间感受到。在内心深处，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事实以其不可把握性和不可捕捉性存在着，而且数以亿万的事实就存在、展开于凝滞的时间中，因为在不断闪现的迟疑的电光火石中，这种感觉的确是坚不可摧的，比如春天所到之处，春之嫩芽就该破土而出，嫩芽必然会变绿。就在那一瞬间，无论嫩芽、绿色和春天是什么；我们完全被抛弃在这里，失去了能让我们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因为他曾经是知道的，而我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被造出来，只为了像春天和嫩芽以及所有这些变绿的东西一样。我们在这里陷入了最深的困惑，肯定有春天、嫩芽和满园的春色，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必须有直接经验，也就是直接面对的方式，更确切地说，有直接经验意味着什么？——站在春天里，站在沐浴着春天的地方，看着一切如何被嫩芽染成绿色，站着，当春日来临时站在那儿，站着凝视这一切；在终极的直面中，独自一人在绝望的怀疑中，我们必须明白，在这数以万亿计的存在中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呢？

.....

也许真的需要一百人，只需要这么多人，不需要一百零一个人，因为建立在误解、曲解和错误观念基础上的生活终将结束，就像春天终将过去，绿芽必将萌发。一切都会结束，就像一切自古以来就不可理解，也无人可以帮助。即便到了这种时候，终结也不会带来任何启迪，因为能够带来指导的人早就来了，只不过没人真正领悟并理解他

所说的：远离理性，远离意义，远离对欲望和痛苦的渴求，在公元前380年或公元前438年之后，当时就应该接受这位禁欲主义哲学家王子的话，找到一种形式，一种全新的形式，来展现这种心酸，而不是把它交给所谓的理解，不是把它扔给所谓的阐释，不是任由思想的摆布，因为思想会不由自主地立即摧毁它，把它占为己有，或者把它归入“无用”。在宗教领域，思想选择什么方式来抹去王子的消息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盲从，是思想从收信人那里劫走了消息。因此，现在在某个地方，我们大概有了一条消息，但也许那就是可悲、无法治愈的盲目。一百年以后，已经没有人能够至少认识到，指涉他人的任何事物永远无法真正触及另一个人，所以从此以后只剩下言语；又过了两千五百年，人类的言语将不再有用处，就像它们从未存在过那样，不仅因为没人解释那曾经出现过的，被写入上亿万事实的直接的神圣性中的东西，也不仅因为它们使我们偏离了我们本该被指引前往的方向，而且因为它们也不适合，永远也不适合来安慰我们的失落，因为我们无路可退，它们甚至永远都不能警告我们：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倾听别人所说的话，如果它真的被说出来，因为它只说一次，且仅有一次。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4—前483年），古希腊哲学家，主张“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不在赫拉克利特^①的路上

回忆是遗忘的艺术。

它与真实并不相关，也与难以言表的无限的复杂性没有任何实质性关联，后者才是真实本身，就像我们自己无法瞥见这种难以言表的、无限的复杂性一样（因为真实与看见是同一回事）；因为回忆者与被唤起的过去保持着与过去作为他的当下时同样的距离，这也就暴露了他与真实从来没有关系，也从不希望与真实发生关系。无论回忆唤起的是恐怖还是美好，回忆者在回忆时，总是从要回忆的形象的本质出发，而这个本质并不是真实，甚至不存在错误，因为人之所以不能回忆起真实，并不是因为他在回忆中犯了错，而是因为他尽可能自由地、自觉地对待真实，将无限复杂的事物无限简化，以获得与自己相去甚远的东西。这就是回忆如此甜蜜、如此令人眼花缭乱、如此令人陶醉的原因，因为人站在他无法理解的无限复杂之中，他站在那里，完全困惑、迷茫，失去了方向，只拥有着无限单纯的回忆——当然，在这一切之上还有忧郁毁灭性的温柔，因为他觉得，当他拥有这段回忆时，回忆的真实性就在无情、清醒、冰冷的远方。

..

II

叙述篇

九龙柱

未来，一如既往。

他一直计划着有一天能去看看天使瀑布，后来又盘算着去看看维多利亚瀑布，最后决定至少去看看沙夫豪森瀑布；有一天他会去看看它们，他喜欢瀑布，这不好解释，每当有人问他瀑布是怎么回事时，他就会说，瀑布，他会在一开始就打断自己，我怎么能这么说呢？他疑惑地看对方一眼，似乎期待对方帮他解释，当然，提问的人从来没有不会帮他回答。提问者只是提出问题，怎么会知道答案，所以总是有些困惑，困惑越来越多，他要么拖一段时间，要么马上以某种方式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这样的時候，当他们试图从他这里套出答案时，他要么慢慢地，要么突然地——字面意义上——转身离开，他不想显得无礼，但这让他非常紧张，因为总是这样，他会在一开始就感到尴尬，这件事让他紧张，他因被人提问而感到尴尬，就像被煎锅砸了头一样站在那儿，而提问者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煎锅，煎锅怎么了？——因此，他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但都不愿问他，尽管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他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喜欢瀑布，而且他一直在想，人生中至少应该去看一次瀑布，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但首先去天使瀑布，或者维多利亚瀑布，至少是沙夫豪森，然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什么都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也许很多，也许五年，也许十年，甚至二十年，可能活不到后天，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有一天，他清楚地意识到，这辈子不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能到天使瀑布、维多利亚瀑布甚至沙夫豪森瀑布去看看，他总是听到其中一条瀑布的声响，他想象着它们，直到他开始听到其中一条瀑布的声音，当然，他并不清楚究竟是哪一条，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在他六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去看其中一处瀑布，或第二处，或至少是第三处瀑布，是为了至少能确定自己这辈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半辈子，每天晚上闭眼时听到的是哪一条瀑布的声音吗？他已年过六旬，这实际上终结了他一直以来对这件事的不确定感，而且，这也让他明白，他永远不可能看到第一处、第二处，甚至最后一处瀑布了，不是因为不可能，怎么会不可能呢？只要他有钱，即使现在已年过六旬，他也可以轻易找到一家旅行社，付上一笔钱去天使瀑布或维多利亚瀑布，或者至少去沙夫豪森瀑布；但他总觉得，就因为如此，就因

为这条或那条瀑布就在那里，好吧，这才是他不会特意去的原因，除非他因为出差而需要去附近的某个地方，但这是不可能的，命运真是奇怪，这么多年来，他几乎被派往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却从没有去过瀑布附近，从来没有在天使瀑布、维多利亚瀑布，甚至沙夫豪森瀑布附近做过任何口译工作，这就是他的境遇，他一生都想去看看天使瀑布、维多利亚瀑布，或至少去沙夫豪森瀑布看看，他钟情于瀑布，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上海，不知道来过多少次

（原因并不重要，他要为一系列例行商务谈判担任口译），在他的生命中，瀑布扮演了如此特殊的角色，但在上海，他才震惊地发现，为什么他的一生都如此渴望看到天使瀑布或维多利亚瀑布，或至少是沙夫豪森瀑布，众所周知，上海并没有瀑布，这一切要从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说起，他已筋疲力尽，同声传译的工作他手到擒来，但在所有的工作中，恰恰是同声传译让他感到疲惫不堪，尤其是在亚洲的商务会议上，就像现在这样，尤其是在会议之后的晚宴上，他不得不像今晚一样喝得酩酊大醉，就像人们说的，今晚他就像一块被拧过的破抹布，一具破败的尸体，这块被拧过的、皱皱巴巴的破抹布，这具破败的尸体就站在市中心的江岸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这就是上海，这意思就是，我又来上海了，他必须承认，新鲜的空气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令他感到遗憾，尽管正如人们所说，他曾经对新鲜空气满心期待，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就他现在的情况还可以说意识到的话，他实在喝得太多了，远超自己的极限，可他并没有拒绝，一杯接着一杯，太多了，在宴会厅里他就觉得不舒服，胃里翻江倒海，他需要新鲜空气，新鲜空气，但当他置身室外的新鲜空气中时，整个世界开始更加剧烈地摇晃起来，真的，外面总要比室内好一些，他已经不记得到底是他们放他走的还是他自己偷溜出来的，这样的情况下谈记忆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他以一种奇特的姿态站在黄浦江边雄浑的高楼顶上，身子靠在护栏上，眺望着对岸大名鼎鼎的浦东，此时，致命的新鲜空气已经起效，片刻间让他的意识清醒过来，突然告诉他，他对这一切是如此地、如此地意兴阑珊，甚至没法开口说他觉得待在上海无聊透顶，站在江边雄浑的高楼顶上，姿态显露无遗，现在该干什么呢？他不能以这种越来越危险的姿态站在栏杆边上，直至世界的末日，他是孤独的，他的意识再次模糊，他感到眩晕，在这种情况下，去餐厅是必然的选择，他甚至连吃饭的念头都没有，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他想去一家餐馆坐下来，只是为了消磨这个晚上，这似乎也是难以忍受的，无论如何，他没有心情，干什么都没心情，但随后他的意识又回来了，他问自己，现在会发生什么——他要永远待在这儿

吗？还是去看场电影？要不去夜店？他对着江岸摇了摇头，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摇头让他感到更加头晕目眩。他严肃地望着前方，似乎在看着浦东，但其实只是呆望着眼前黄浦江里肮脏的水面。他真的对这一切感到厌烦，整个晚上他都是自由的，事实上，更准确来说，这是唯一一个他被翻译公司允许自由活动的晚上，他要在这里待三天，却只有一个自由的晚上，他开始在脑海中盘算，一晚空闲，却什么都做不了，他呆望着水面，意识告诉他，好吧，什么也别做，别纠结于该干些什么，应该打起精神，清醒头脑，回到酒店，躺在床上看电视，在欧洲时他几乎不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房间里又凉爽又舒适，他要叫客房服务送一桶冰块和一瓶巴黎水来，是的，一瓶真正的巴黎水，真是太好了，这个主意叫他兴奋起来，他觉得这个世界莫名其妙地在周围旋转起来也没那么糟了，尽管他没能靠意志力完全清醒过来，他还是顺利找到了福州路，所以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但是没走几步，要命的恶心感又从胃里涌上来，他没停下脚步呕吐，而是继续走着。他还能走得动，脸开始发红，头发根根竖起，但他对此浑然不觉，也不会在乎，他希望这种恶心的感觉能赶快消失，他能尽快回到酒店；他憧憬着酒店的房间，踏上福州路时便能想象到酒店空调里吹出的凉风，他不可能挤进狭窄的出租车，也不可能去坐地铁，这两种方法都触手可及，尤其是在福州路上，但他必须待在路面上，在空旷的路面上，这个想法不停地搅动着他的头脑，他只能尽力保持深呼吸，大口大口地把空气吸入肺中，深深地沁入肺里，这个想法始终在他头脑中隆隆作响，但他并没有感觉好受些，反而觉得更糟糕了，天色已晚，接近晚上十点，虽然这时的气温已经算得上宜人，但他走着走着，便不得不停下来呕吐，而惊慌失措的行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接着他又出发了，一次又一次地踉跄前行，在跌倒前的最后一刻保持住身体的平衡，然后又一次次地踉踉跄跄，在最后一刻恢复平衡，继续前进，在福州路上势不可挡地继续前进；当然，那时的他还没想到——因为还没到他思考的时候——这将是他的继续步行前进的方式，远非如此，事实上，他一直在想，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想抓住下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但他没抓住，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机会，他就这样埋头走着，一直走到广场的拐角处，广场的名字寓意深刻，叫“人民广场”，突然，他像是早有预谋般毫不犹豫地左转，人们可能会以为他想斜穿过广场，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的双脚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尽管他的身体拉着他想向对角线方向穿行，但他的双脚依然让他笔直地向前，他能怎么办呢，只能像一支箭一般保持直线前进，现在他恶心的感觉似乎减轻了些，但开始感到非常疲惫，还有点后悔

出来走路，他咒骂自己：你这个白痴，在上海瞎逛什么，在这里，每一段距离都是平常的十倍、百倍，尤其是他们还给了一张出租车优惠券，如果选择公共交通，还可以免费，公司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相对宽松，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他挥挥手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大幅度的手势让他被迫停了下来，但他必须继续前进；内心深处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在不断提醒着他现在必须走了，所以他再次出发，继续前进，因为最重要的是，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72路公交车在哪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爱72路，也将一直非常爱它，因为这辆公交的路线目前并不能被他的大脑所掌握，而他也并不了解其他线路，无论如何他都想找到72路车，因为只有72路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只有72路，他内心深处的意识在重复着这个声音——这个意识知道，平时他非常熟悉这辆公交车的路线，这是一条十分受欢迎的远途公交线，他在上海逗留时曾坐过无数次，这就是为什么，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咆哮，必须找到这辆公交车，所以他只能继续走，朝着正确的方向，因为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中他也心里有数，他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而且他足够熟悉上海，不会真的在这里迷路，从广义上来说这里就是市中心，因为他正在一座被称为人民广场的公园里走着，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之后他就将脚尖转向南方，沿着一条小路往下走，一直走到旧时的法租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旧租界的环境焕然一新，苏醒的意识让他瞠目结舌，自从他上次来过这里之后，这个地方就焕发了生机，这里是上海的小圣日耳曼，他试着发音，一个圣日耳……一个圣日耳曼……至少有那个味道了，但他还是放弃

Gólem，犹太民间传说中以黏土创造的一种拟人化生物。

了，现在这条主街，也就是淮海路与另一条平行的主街相比，人潮涌动，这是周五的晚上，商店都还开着门，餐厅和所有想象得到的娱乐场所都还在营业，都在营业，这里的生活从不停歇，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疯狂，车水马龙，他心中觉醒的意识认为，一切事物开始形成的速度都比他所认为的速度要大一些，如果说他能承受的数字是XXX，那么在上海就可以是，也只能是XXXX才合适，或者说怎么呢，他自言自语地在橱窗前的人群中与人摩肩接踵，速度快得可怕，他不知被挤到哪里去了，显然没人知道这是如此可怕，真的，他的脚步慢下来，因为这样他的脚步就会顺从地回答他的问题：真的，各位，你们到底急着要去哪里啊，为什么要如此着急地奔走呢，他转过头，但是眩晕让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动作，他再次支起脑袋，眼睛定定地望向一点，这是周五的晚上，如果单独观察一个人，比如那位衣着光鲜的女士，

手里拎着从两家精品店里购买的东西，她根本没有疯狂赶路的样子，但假如将目光投向人行道上赶路的人群，他又觉得这种毫无意义的混乱节奏让人难以忍受，他们为什么不放慢脚步呢？他轻蔑地看着一张张脸，世界各地，周五晚上无所谓十点半还是十一点，空气都是那么令人愉悦，越来越舒适，仿佛只是微微流动了一下，算不上是风，因为这是上海的八月，是地狱，但好像空气正在一点点触动着每一个往来于淮海路的人，因为他能够感知到人群的熙攘移动，这就是感知，这可能就是痊愈的初期征兆，感知到这些人都在这儿，来来往往，所有人都在向前或向后疾行，穿过马路，走入、离开这里，一片疯狂的混乱，上海到处都是如此，他心念一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此刻都会放慢脚步，在一周结束之际，伙计们，他朝向迎面走来的人们，像一个先知那样企图为失去理智的人们开蒙，我们来到淮海路，太好了，我们来购物，太棒了，吃点东西，或者放松一下，或者随便干点什么，好吧，但是不，在这里，这些东西就像疯了一样，真的，就像在疯人院一样，这一切戛然而止，更确切地说是突然向右画了一个圆弧，拐向道路的另一侧，多亏了正在疾驰的车辆刹停下来，他才能成功挤进形成于好心的汽车司机们之间的时间裂隙中，他穿过马路翻过围栏，这就是他的计划，沿着马当路向北走，有个念头仿佛一盏明灯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我从这里走上去就可以了，果然，成功了，只不过绕了个小弯就到了一条小街，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一条很有历史感的小街，像那种欧式小街，可以说就是巴黎的那种小巷子，人们只能在汽车道边狭窄的人行道上行走，虽然这里的一切的确称不上宜人，但淮海路上的喧嚣已经被抛诸脑后，在这里感受不到外面世界的匆忙，不知为何，这里没有行色匆匆的行人，这才是真正的欧洲，真正的巴黎小巷，不知为何，他点点头，这就是巴黎的感觉，他继续往前走，稍稍松了口气，直到看见道路的尽头，准确地说是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高速公路狰狞地横跨在这条路的尽头，仿若一头怪兽，又像是俯卧在两排房子中间的泥人戈勒姆^②，身体画出一道优美的曲线，总之，他看见它时咧嘴笑了起来，他对自己说——因为从那时起，他已经可以对自己说话了：“哦，不，上海的高速公路太宽了，没法穿过去，绝对不可能。”他已经够累了，或者怎么说呢，对一个如此疲惫的人来说要想在高速路上行走那是绝无可能的，他意识很清醒，知道一个行人想要在高速路上行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注定不会交好运，他又想起公交车，他到底为什么步行着四处游荡，双腿已经累得像着了火似的，不用多说，他拍了拍腿，双腿已经受不了

了，他决定与其快点找到72路公交车站，还不如继续走路，为什么要走路，他问自己，这时他想到，他可能会在最合适的地方找到解决的方法，请看，这两条亲爱的腿停了下来，这是马当路，我的身后是淮海路，前面是金陵西路，就是这里，就在这条高速路附近，他想起来了，应该就是这儿，这里有一个72路车站，他想起来了，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只要他还在马当路上，那么就能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也就知道高速路和最近的汽车站在哪儿了，他重新出发，就是这条高速路，延安高架，应该沿着这条高速路向前走，这就是他看见冷漠的人群时不回头的原由，这就是他在面对延安高架时继续前行的原由，这就是他在面对那个庞然巨物时依然咧嘴笑的原由，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觉得这个怪物十分有趣，所以当他走到这条著名的高速路边，确认到处都没有公交车指示牌后，再次动身，看着这两条亲爱的腿，一条接着一腿，如果眼睛没有欺骗他（他想这是有可能的），或者记忆没有欺骗他（这也没什么奇怪的），那么他的视觉和记忆的本能，总而言之，就是本能会帮他找到的，因为它就在那里，想到这里他做了个鬼脸，他要找的就在那儿，往前走吧，在这里左转，就在延安高架边，他看着身下亲爱的双腿，那是他的腿，一条在前一条在后，认真地想着如果继续沿着延安高架走下去，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大概几百米吧，最多五百米，就会看到他渴望的，能够拯救他，带他回家的72路公交车，他自豪地看着身下的双腿，确信它们也会好起来的。

他大声说道：“我是做同声传译的。”说完便停下，想看看是否有人听到他说的话，但没人听到，所以他指望不了任何帮助，可他非常需要，需要立刻得到救援，立刻进行干预，需要天使创造的奇迹，哦，好吧，当然，他怎么会以为在上海用匈牙利语大声说话还能得到帮助，这很难，但在这种情况下，要解释什么都不算容易，同声传译，于是他又重复道，他只能在发声的时候尽量保持头部的稳定，疼痛从头上袭来，麻木了他的身体，他强忍着头痛，尽力不让它疼得更厉害，因为疼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厉害，他疼得睁不开眼，不知怎的，疼痛仿佛从他的身体中抽离出去，不再属于他，他无法再承受这种疼痛，这种无尽的、无法言喻的疼痛，他承受不了，这是种折磨，就像一道闪电般击中了他，准确来说他意识到自己正清醒地坐在这儿，暂时没法判断这是哪儿，轰鸣声、疯狂的车流的喧嚣声在他的周围交织起来，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可怕的噪声，他就坐在正中间，但这是哪儿，他猜不出来，也看不见，事实上也听不见，因为他听见的都是噪声，就像他头颅里的疼痛，如此强烈，越来越厉害，所

以他什么都听不见，他瞎了，也聋了，他只想再说一遍自己是谁，但他没法这么做，因为他也说不出话来，这样他就不会感受到更强烈的疼痛，当然，痛到无法承受了还会痛吗，会更痛，是的，会痛，他得出结论，疼痛的深处是身体的悸动，所以他只能坐着，一动不动地，在某个被轰鸣声、嘈杂声包围的地方坐着，什么都干不了，只能这么待着，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一动不动，不去思考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尤其是不去思考，也不能再想为什么现在如此清醒，是啊，他不是醉得像块破布，像只动物一样吗？对啊，他烂醉如泥，无法回忆，他拼命告诫自己，因为很明显，回忆也是一种动作，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放弃动作，只要静止不动，他的头痛就会减轻，他不听、不说、不想、不忆，也不怀有任何期待，因为期待也是一种动作，也会扰乱他为了减轻些许痛苦而保持不动、完全静止的状态，他对自己的严苛并非徒劳，在经过一段无以计量的时间后，许是几天几夜？又过了几天几夜？突然间，疼痛停了下来，开始减轻、缓解，日复一日的等待后，那一刻来临了——他可以微微睁开眼了，起先只是一条缝，但这足以让他判断出，他正坐在从未坐过的地方，也许从未有人坐过，因为透过这条缝，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正坐在蜿蜒的高速公路中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坐在向各个方向蜿蜒起伏的高速公路中间，是高速公路中间，没错，透过眼睛的细缝看到的画面告诉他，他的头顶是高速公路，下方是高速公路，左边和右边都是高速公路，自然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舒服，接着他想到，不光是他，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舒服，层层叠叠的高速公路，没人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并没有马上承认，他不敢承认，作为一名同声传译员，他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而交通技术正是其中之一，他作为一名拥有同声传译能力的交通技术翻译，已经猜到自己大概身处何处，他只是不愿相信，象征性地摇摇头，因为头痛，他当然不可能真的摇头，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待在这里，虽然他看到了身下的那根雕着九条盘龙的举世闻名的柱子，哎呀，这时他想到，我这是在九龙柱里，我怎么可能在这里面，这就是问题所在，九龙柱，也就是当地人所谓的九龙交集，不是想进来就进来的，那一刻，那道缝隙中的景象展露无遗，因为那时他已经敢睁开一只眼了，头上的疼痛已经钝化，钝化了，以至于他认为现在内心复苏的希望并非完全毫无根据，他用睁开的左眼看着外面，他的左眼睁得溜圆，没有出现幻觉，所以他真的在九龙柱，也就是本地人说的九龙交集内部，他在这里面，背靠着某种行人天桥的护栏，就像是有人把他支在那儿似的，他也不知道谁会这么做，无论如何，他就靠在那儿，因为这座什么来着，哦对，这座行人天桥上从头到尾装着

半人高的有机玻璃做成的护栏，显然是为了防止行人摔进呼啸而过的车流中，是为了防止有人摔下去，他的另一只眼睛也睁得大大的，因为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高空中，这座人行天桥之所以被称作桥，顾名思义，因为它不是建造在路面上的，而是架在空中的，它不仅是一座桥，也是指引着行人在各层高架桥之间穿行，在上下前后川流不息的高速之间穿行，这正常吗？！他问自己，不正常，他答道，他垂下目光，我还是疯了，这就是结局，我醉得厉害，醉得彻底，醉倒在这疯狂之中，我是疯狂的囚徒，很明显，他成了囚徒，无法动弹，现在不是没有动弹的勇气，因为头部的疼痛已经显著减轻，而是没有力气，他累了，累得连瞟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他先是把左眼睁开一条缝，接着完全睁开，最后又睁开另一只眼睛环视周围，看了一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转动了头部，没有，首先他只是谨慎地转动着眼球，头部没动，后来才敢转头，而且成功了，疼痛没有加剧，依旧保持着轻微的水平，于是他重新睁开双眼，重新打量起自己的所在，这次他没说话，他没说自己是谁，而是说：“我清醒了，我的头脑清醒了，我可以思考了，我可以看也可以听，虽然我希望不用看也不用听，因为当我看到所看之物，听到所听之声，那么我就会开始思考自己在哪儿，但这是天方夜谭，我不可能在九龙柱里，这是另一个问题，九龙柱象征性或非象征性地矗立在高架桥下面，但我还是不能待在九龙柱里，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九龙交集里。”九龙柱里不能待人，可以坐汽车穿行，但仅此而已，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是吧，是一个闻名世界的交叉路口，一个所谓的“大都市高速公路专用立交桥交汇点”，他突然从脑海中的词汇库里想起这个表达，事实上一般人是没法进入这种大都市高速公路立交桥的，尤其不能像他这样，还背靠着行人立交桥的有机玻璃护栏，半斜着身子，左手撑着护栏才不至于滑下去，这太荒唐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我可能没疯，”他安慰自己，“而是出现了幻觉”，这种事发生在醉酒的人身上并不稀奇，但我是完美的，就像马尔科姆·劳瑞在《火山下》中说的那样，我还走在淮海路上，接着是马当路，延安高架，哦，是的，最后一个画面定格在眼前，他看见一个人，身穿的白衬衫、亚麻裤，轻便的皮鞋上到处沾满了呕吐的污秽，那就是他，现在置身于此，正在九龙柱的内部往下滑，因为那只左臂，左边那条手臂已经越来越虚弱，无法继续支撑这具被套在沾满呕吐物的衬衫、裤子和鞋子中的身体，他觉得他会滑下去，就像被当头一棒击中后马上昏过去一样，可他只是累了，疲惫至极，筋疲力尽，就在这九龙柱里。

我是一名同声传译，我清楚地记得——他在人行天桥上从一种屈辱的仰卧姿态站起身来——我的脑海中准确地记得关于这样一个交叉路口，关于交通技术层面的所有信息，他站起来，一开始用手抓住护栏，走出三四米后便放开手，独立地迈了几步，充分享受着平衡带来的尊严，他就这样踏上了人行天桥，不过前方马上就出现了弯道，这对他来说不确定性太强，他决定最好还是停下来，于是他站定，低头俯视前方的深渊，又抬起头仰望高空，似乎在检查自己的头脑是否一切正常，什么问题都没有，他的头脑澄明，完全没有头痛，能够清醒地质疑自己的存在；他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成为一个现在显然被永远遗忘在故事中的主人公，无非是，我的人生已然进入这个阶段，我必须对我在六十多年的生活和将近四十年的同声传译生涯中认识到的世界说些什么，如果我现在不说，就会把它们带去地下，他接着说道，但我不会带走它们，我会在这里都说出来，这些句子接二连三、组织严密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但在那一刻，他又低头看看，接着抬头仰望，总之，他张望着从九龙柱，也就是当地人口中所说的九龙交集在不同高度向四面八方发散出去、蜿蜒纠缠的高速公路，他揉了揉眼睛，又戳了戳，捋顺了蓬乱的头发，盯着九龙柱敦实的本体，用眼神告诉这座人行天桥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告诉护栏，告诉那些有机玻璃护栏，告诉桥面上每一寸地面，他要说出来，就在此时此地，他要发表一个声明，但问题是他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又能说些什么呢，说什么呢，好吧，说说自己是谁吧，他是一名同声传译员，在四十年多的时间里只为这个职业而活，而且还特别地，他举起食指发现自己在人行天桥上大声说话，他特别热爱同声传译，他，他指着自已，像在对着一群人说话那样，一直热爱着同声传译，他很累，他承认，非常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同声传译更累的事了，可他热爱这份工作，这并不是说，比如扑克牌，他会对一副扑克牌产生疑问，因为他喜欢玩扑克牌，他说：“这是一副牌吗？是四十八张的？都有什么牌？”都是这种关于世界本身的问题，他知道，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经验丰富的同声传译员来说，这种问题是可以假设的，所以如果命运将他引领至此只为了向他展示这些，那可就乱套了，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他的脑海里没有任何关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可以在这里以某种方式形成关于生活的智慧，不，他摇摇头，不，他从这里，从这座天桥上看到的東西启迪了他，但关于生活他无话可说，遗憾的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天桥，从他站着的这个原点开始，他用手臂向九龙柱的各个方向画出了宽阔的弧线，从这里看，整个九龙柱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九龙柱给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整件事情的开

始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说道，有一条公路，比如说，自西向东，理性上来看也可以认为这条路是自东向西的，所以他们造了一条高速公路，从桥上往下看，是延安路，现在就是这样，你知道的，六车道，这条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延伸到这里，与另一个方向的公路形成直角交叉，这就是这里的情况，他说，这就是著名的南北高架路，也就是说这种交叉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但我们谈论的是在城市系统运作中的高速公路，可以预见各色车辆会到达这个交叉路口，他们不一定会直行，而是因为某种原因，有人想在直行道转弯，他被告知可以直行，但他偏不，就想转弯，那我们就让他左转，因为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每一辆车去往的方向都不同，于是这就成了交通管理的问题，你知道，他在疯狂的喧嚣中四下环顾张望，理论上是四乘以三，十二个不同的方向，所以他微微张开双臂，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整件事，有一辆车朝着自己的目的地从延安高架上驶来，这时他可以继续直行，也可以在十字路口那儿直角左转，向北行驶在南北高架路上，当然他也可以在十字路口直角右转，继而在南北高架路上往南开，这就是三个方向，于是这辆车就有了三个小兄弟，因为除了它本身以外在这个交叉口的四个路口上还有其他三辆这样的汽车，因此我们可以说，他在继续编织着他的思想，一共有四辆车，每一辆都必须保证三个不同的选择，于是就产生了十二种可能的方向，就是这么产生的，他痛苦地叹息着，这就是魔性冲突的由来，这样的结果除了称之为“魔性”别无他法，因为如此复杂的魔鬼级设计源于非常简单的基本情况，他越来越惊恐地看到在他的周围，上上下下尽是蜿蜒曲折的巨大的高速公路混凝土桥体，这是一种完全无法解释的魔性建筑结构，他之所以这么叫它，是因为同声传译员没资格回答如此重要的问题，他不是交通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士，只是个同声传译员，但同时，除了其他事项外，他强调除了其他事项外，他也具备了交通技术工作的能力，这怎么说呢，很简单，第一辆车自西向东驶来，打算转向三个方向，或直行，或左转往北，或右转往南，那么，如此下去，三个还有三个，所以在事实如此清晰的情况下，事情为什么最终会变成这样呢？他的目光重新在交缠着蜿蜒向前的、庞大恐怖的高速公路结构上逡巡，他左看看、右望望，试图沿着高速公路的路段，弄清楚哪条路是通往哪个方向，但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从这里看，从内部看，一切都是那么复杂，无法一目了然，假如有人现在像他一样看着它，那么迟早他的眼睛会酸痛，大脑也会胀痛，因为一切就跟他刚刚从他引以为傲的交通技术知识中推断出来的一模一样，一开始确实只有两个方向，而且这两个基础的方向依然存在，一条是自西向东的延安高架，

另一条是南北向的南北高架路，也就是说两条城市主干道在同一水平线上交叉，其上的车辆由红绿灯引导，如果有行人走上这个十字路口，那么他的命运将交给不同水平面的行人过街系统，是的，这就是下面的地面层，但那里也需要满足有其他需求的各种交通工具，而且除了遵从魔性的指引，无法用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个简单的地面交叉口上建造了一个所谓的“综合体”，或是所谓的“星形”大城市公路怪物，嗯，当然，必须先举行必要的为期七天的佛教仪式，安抚地下躁动不安的九条龙，建造方才能继续施工，首先是代表九龙的中心柱体，其次是支撑高速公路各个路段的钢筋混凝土柱，以及悬臂、支撑、托架、横梁和桁架。之后，在整个城市惊恐的注视下，工程不断推进、延展，建筑高度不断增高，再扩大、延伸，直到整个杰作完工，所以今天它看上去是这样的：当我们从下往上走时，地面交叉路口上方的第一层是南北向的快速路，它复制的是下方的两条对向道路，但他们在第一层上方又加了一层高架，这是交通规划者们，而不是交通技术专家们所称的“第一转向层”，由西北和东南的两条半直连匝道以及西南和东北的两条直连匝道组成，但这并不是立交桥的全部，因为还有第三层，这是交通技术专家声称的，而不是同声传译员所说的“第二转向层”，由西北和东南两条半直连匝道以及西南和东北两条直连匝道组成，最后还有第四层，也就是所谓的“另一条直行主干道”，它复制了最底层，也就是东西走向的地面层，好了，这就是专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九龙过江”图，或曰“九龙柱”被一个同声传译员替代，比如他碰巧站在这个图腾下面，如今，这个同声传译员盯着这根声名显赫的柱子，这根九龙柱，心想，从正常思维来看，这里发生的情况是，汽车从四个主方向驶来，又想开往十二个其他方向，这些汽车表明它们一刻都不愿等待，它们绝不能被时而放行，时而阻拦它们的红绿灯拖慢速度，这些从四个主方向驶来的汽车面对红绿灯，车辆太多了，而且一段时间后会更，交通灯系统已无法承载如此大的车流量，于是魔鬼对它们说，它们届时会瘫痪在此，它对着它们讪笑，它们将再也无法离开，留在这里，永远成为地面上红绿灯的囚徒，我告诉你，魔鬼对交通系统设计者说，要根据上面的方案设计九龙柱，或是当地人所说的九龙交集，魔鬼耸耸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让这个城市得以运转起来的速度，交通系统设计者当然知道，要想提高速度就需要九龙柱，于是他们开始建造，光在南北高架路上就建了七根还是多少根与之相似的九龙柱，延安高速路，也就是延安高架桥上的情况也是如此，总之他们期望的速度达到了，只有他，这个同声传译，这个脸色

铁青的九龙柱囚徒说话了，他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速度，而且很快就需要提速，没有人明白，他对着九龙柱上方被人工照亮的穹顶大喊着，难道没人明白吗？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速度！他静候片刻，没有等来回应，于是他从靠了几分钟的栏杆边离开，小心翼翼地向着不确定的未来蜿蜒而去的人行天桥上走入黑暗中，最后在恰巧走完十七步后，他的身影没入了弯道，不久之后，九龙柱内的地狱世界中一切人类的存在都消失了，因为那里根本就不是人类该去的地方。

..

门外的服务生说，先生，您的巴黎水，但他不得不让服务生再去拿一瓶，换成大瓶装的，他又要了两三桶新的冰块，因为当他终于回到房间倒在床上后，他并不是立刻开始头疼，而是感觉脑袋成了一摊糨糊，他脱下衣服，踢掉鞋子，倒在床上，伸出胳膊拿起电话开始点餐，修改，再点餐，如此重复着，他一动不动地仰躺在床上，把糨糊似的脑袋靠在枕头上，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被浑身散发出的恶臭熏得冲进浴室，刷了牙，站在花洒下使劲往身上打肥皂，又仔细把身上的水擦干，吹了头发，喷上酒店提供的刺鼻的香水，穿上干净的衣服和裤子，回床上睡觉前他把脏衣服和夏天的轻便皮鞋塞进一个尼龙口袋里，紧紧打了个结，放在门外，他在床上伸了个懒腰，打开电视，但没有看，只是听着，因为他的脑子里还是乱作一团，这样就好了，这样就没事了，他闭着眼，电视的声音很轻，有个声音在他昨天看的香港电视台上响起，对他说：“整体”没有目的，因为在整体以外没有任何“从哪里来”可以通向整体，因为没有“从哪里来”，也没有“外部”，整体本身不可能是目的，因为目的总是超越人们所渴望的目标，但整体没有意义，如果有，那么整体就会陷入故事之中，而故事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特点，那就是它总有一个结局，但整体不可能有结局，因此，可以说没有故事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目标或目的，假若果真如此，那么它也不会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存在整体，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轻轻悄悄地吟诵着，不停地说着，但当他闭着眼半梦半醒地躺在床上，头脑昏沉地听着这声音，或者说，把自己暴露在这声音中时，他颇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并不想对他说什么，而是用这种说辞，用这种动听如音乐般的粤语来撩拨他、安抚他，抚平一切粗糙的、有棱角的、给人带来痛苦的东西，轻轻地拥着他，让他冷静下来，让他头脑里的那一大坨糨糊平静下来，这样就好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样他就能任凭这种南方的广东方言继续对他诉说，整体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意义，由此，整体不能被置于一个目标和理性的因果网中，因为如此一来，整体必然成为一个故事，但

故事有一个特征，即它有结局，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他一团糨糊的头脑问道，没有声音回答他，他继续想道，整体不可能有结局，也不存在没有结局的故事，所以没有目标也没有意义，这意味着被称为世界、宇宙的一切都没有具体的内容，也就是说，没有，没有整体，它并不存在，若非如此，假如真的存在整体，那么一切小整体和小整体之间关系的每一个相关性都与整体相关，但并非如此，所以整体并不存在，但与此同时，从日常经验来看，某些东西总会从一些东西中生发出来，某些东西也会产生另一些东西，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从整体中产生，或者存在着一个它们共同的整体，这并不符合整体的概念，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结局，而是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东西，并不是因为在这片刻中，有人可能在电视机后面的另一个房间里打开了剃须刀或是其他什么，因为电视机开始嗡嗡作响，但其实这一切只发生了那么一瞬间，一切都归于平静，节目又开始了，男人低沉悠扬的声音响起，但这声音不只是低沉而悠扬，而是从内到外透着甜美和绵长，在每一个微小的时间片段中，试图以绵长、优美、令人信服、充满画面感的方式说服别人，广东话就是一直如此，这个甜美可信、多姿多彩的广东话说道，完全的整体不是由较小的整体组成的，只有当它存在时才可能存在，所以谈论它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也很好，但问题是，相信它也没有任何意义，而失去它，我们的整个思维系统都会崩塌，因为我们无法接受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不是由元素总和组成的各个部分所生成的整体，我们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有一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思考它，在它面前我们所有的思考，所有的直觉，所有的猜忌都沦为纯粹的荒谬，因为一旦我们思考，那就是虚假的，是错误的，有偏差的，愚蠢的，但如果情况就是如此，不存在将整体统一起来的终极整体，那么也就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整体，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再去追问更小整体的意义也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如果我们无法忽视因果一实验，即“如果我从上面把它扔下来，它就会掉下来”这种非凡的说服力，这种非凡的说服力就在于它简单的特质，在于它所谓的显而易见，这就是我们所迷恋的，男人说，这是大脑的新时尚，这是想象的新时尚，我们根据它的模式来思考和想象，也就是说我们照着模式来工作，就像熟练工人一样，唯一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与大写的“不可接近”相遇，情况就是如此，那是无法触及的，而在这里，在这一点上，遗憾的是，信仰是最没有用的，因为信仰是处理我们恐惧的方式，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灵，所谓的高级领域的、超验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们的恐惧和复杂的错误所编织起的网络造成

的，这些错误正来自我们的信仰中致命的愚蠢，我们从来没法以这种奇妙的方式放弃它们，而是不断地制造它们，也被它们所塑造，这是一种劳动分工，我们得到无尽，得到永恒，就像佛家所说，它们恰恰都不以这两种形式存在，一则它们没有现实，二则它们也没有非现实，我必须说，电视里的广东话继续低语着，是时候告诉您了，您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想法了，电视开玩笑地说道，没有这样的事情，不但没有，也完全不可能，不但不可能，关于它们的谈话、思考、猜测、感觉、信仰，一切与它们相关的内容，那个大写的“它”没有意义，因为“它”并不存在，只有保持沉默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不说话，这是唯一值得做的事情，保持沉默，这是唯一有价值的事，所以啊，电视里说，他的行为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更不值得，就在此刻，他的内心感受到了这种无意义、不值得、没价值的闷闷不乐，但甜蜜、多姿多彩、令人信服的语言开始化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词、句、声音、演讲，都以缓慢的蛛丝般的轻盈渐变成所谓永恒的流水声，但不，这并不是真正的流水声，他拉开毯子盖在身上，因为空调开得太大而瑟瑟发抖，这不是水流声，而是轰鸣声，就像大海的声音，但也不是大海，最后，他脑子里的那一大摊糨糊想道，不，这是别的，这是……在他被睡意吞没之前，他意识到那是瀑布的声音。

他立刻苏醒过来，像是被电击了似的，突然间就像沼泽里的大眼狐獴一样警觉起来，难以置信地盯着电视机，他看见那个男人还在说着话，但没有声音，只有瀑布的声音，只能听到这个声音，他从床上跳起来坐在床边，身体前倾盯着电视机看，那男人不是牧师，也不是传教者，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外套，戴着金丝边眼镜，低额头、薄嘴唇，站在讲台上，就像在大学里讲课一样，他站在讲台上，说啊说啊，却没有声音，只有瀑布声，这和那瀑布声一模一样，哦上帝啊，他紧握着拳头放在大腿上，这和瀑布的声音一模一样，只是从来没法分清那三处瀑布，他想，这是一场噩梦，他掐了一下自己，感受到自己是清醒的，电视里正播放着眼镜男站在椅子上的画面，伴着瀑布的声音，但是，这，这不可能啊，他惊恐地盯着屏幕，后来恐惧的情绪慢慢平复，最后他平静下来，他觉得自己能冷静地再看一遍，并不是说这样会有什么发现，他什么都没发现，但突然眼镜男从屏幕上消失了，随之出现的是瀑布奔流的画面，他逐渐意识到，所以，这些画面可能不是什么噩梦，只不过现在是凌晨四点三刻，在那个香港电视台的演播室里，没人在乎这个，他们可能都睡着了，他突然明白，他们一定是睡着了，没有切换视频，但声音已经出现，就是这么回事，他点点头，坐在床上身体前倾，只能是这样，没什么特别的，想得越多，他

的身体就前倾得越厉害，他盯着画面中的瀑布，大声地说，嗯，是的，这就是，这就是那条瀑布，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巧合存在，但也不是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现在它就发生了，出现了，他安慰自己，接着又紧紧地盯着、盯着屏幕上的瀑布，没有任何字幕能帮他辨认这究竟是哪一条，是天使呢，还是维多利亚，或是沙夫豪森，屏幕里展示的只是一条瀑布，水声隆隆作响，在这种强烈的暗示下，半梦半醒间听到的眼镜男的声音依然久久地萦绕在他的脑海中，语词开始浮现，整体在整体中，部分在部分中，整体和部分不能混为一谈，二者不能互相生成，事实上，拿瀑布来举例，它不是由水滴组成的，因为水滴永远不会成为瀑布，但水滴依然存在，每当阳光照耀在水滴上时，它的美丽摄人心魄，但它们能存在多久？它们一闪而逝，但在这几乎永恒的闪耀中，它们熠熠生辉，而整体呢，又是如此夺目，多么耀眼的美丽，就像整体那般，瀑布就是一个整体——他的脑海中不断地回荡着：如果能看到天使瀑布，如果能看到维多利亚瀑布，如果能有机会，至少要去一趟沙夫豪森瀑布，因为那就像他的生命一样，他的心中浮现出一条新思路，那里也存在着部分和整体这个宏大的问题，那意味着他们不能互相投射，因为事实上，他的生活有分钟、小时、日子，而这些分钟、小时和日子只存在于分钟、小时和日子里，当他们成为过去时，它们并不是从现在进入的，他的生命也有自己的整体，他的生命是存在的，而且很快就会结束，但它终将抵达自身的完满，它并非来自未来，有什么东西在等它，部分是如此，宏大的整体亦是如此，他的生命的整体在那一刻获得了形态，在他死去的神圣时刻，在死亡的那一刻，它在瀑布中嗡鸣，他紧盯着屏幕，靠得如此之近，仿佛不想错过任何一滴水滴，就让它嗡嗡作响，放在腿上的拳头攥得更紧了，歌唱完满的存在，它与过去或未来完全无关——甚至与昨天、今天或是明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无关，他注视着瀑布里的每一滴水珠，脸上带着难以言表的轻松，感受着全新的自由的滋味，他的人生将是完整、充实的，不是由部分组成，也不是由几分钟、几小时、几天里空洞的失败和空洞的快乐组成的，不是的，他摇摇头，此时，电视机在他面前嗡嗡作响，完整的生命将变成别的样子，他还不知道怎么变，也不会知道，因为这完整的生命诞生之时就将是他的死去之日——他闭着眼躺在床上，却一夜无眠，于是他迅速地收拾行李，神采奕奕地在酒店前台办理了退房手续，以至于前台工作人员联系了他所在楼层的保洁询问这个人是否顺走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们难以理解他的快乐，出租车司机和机场工作人员如何能理解他的快乐，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让他无法掩饰的快乐存在，他简直神采飞

扬，哪怕过安检时都闪耀着光芒，登机时，他的眼神里金光闪烁，像个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的孩子一样乖乖系好安全带，因为他真的很高兴，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在上海学到了什么根本无从谈起，他只能透过机窗，望着耀眼的蓝天，只是深深地倾听着，究竟是哪条瀑布已经不重要了，他有没有见过其中的一条瀑布，也不再重要，他不在乎从没见过它们，听到就够了，他以每小时九百公里的速度，在大约一万米的高空，向西北偏北的方向飞去，高高地穿过云层，在耀眼的蓝天中飞向他终将死去的希望。

在381号公路上

纪念中年的阿玛丽亚·罗德里格斯

他要离开这儿，去往南方。

天亮后，风就停了，他站在人群中，周身被雾霭般的大理石灰笼罩。

白色头盔没用，黑色护目镜没用，护脸没用，耳套没用，什么都无济于事，他的头上戴着白色头盔、黑色护目镜和耳套，围着护脸排在队伍中。他前面排着三个推车的成年人，只能缓缓地一点点向前移动，每次挪动一小步，他也只能在队伍中慢慢挪动，因为他后面还有四个人，也是成年人，也跟他一起移动，他在中间，弯腰推一推小车，再站起来等待，如此重复，不作他想，等待的时候他只能看着，看着机器在他面前工作。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什么也不想，和其他人一样，什么也不想，因为看着机器没有什么好想的，反正只要永远处在疲惫而茫然的状态，只要不去思考，像雕塑一样盲目地看着机器在筛子扬起的大理石粉尘中工作，看着金刚石锯片以千钧之力轻巧地、一块接一块地将大理石薄板从巨大得只能用起重机吊起的石块上切割下来，就足够了。在更远处，一台滚筒型大机器正在悬崖顶上运作，那上面也装着一片金刚石锯片，只不过那里的圆形金刚石锯片正十分卖力地工作着，在铺设的轨道上前后摆动——但终究没人注意到，因为没人关心它是如何开凿岩壁的，也没人关心它是如何把一大块岩石切割下来的，这些岩石随后会被起重机吊离，运往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在这片雪白的地狱中被切割成薄板。没人对这里的任何东西感兴趣，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可看的，但总得看点什么，免得在这噪声和灰尘中发疯，所以他们就看着切割大理石的机器发出刺耳、尖锐、痛苦的啸鸣声，那用金刚石锻造的可怕锯片，就像刀子穿过黄油一般，一圈一圈地切割着石头。他又推了推小车，轮到他了。

他调整一下手套，抓起一块大理石板，在手里掂了掂以找到必要的平衡，最后把大理石板平移到小推车上，他抓住手推车两个手柄上带凹槽的橡胶抓手，把整块板子推到堆放其他大理石板的地方，那些八块一堆，共放了九堆的埃斯特雷莫斯奶油白大理石是他和同伴们从清晨开始一直工作到现在的成果。

他要离开这里，去南方了。

他搬运的工钱是4.1欧元，已经这么干了八个月了，一直没涨过，四欧元十欧分，在酷烈的阳光下，在大理石令人窒息的粉尘中，从早上六点干到十一点，下午四点干到九点，领四欧元十欧分的工钱，现在是工歇时间，他半提着声调说，现在是休息时间，但他又站到队尾，在那里等了一小会儿，其他人只注意到他不在了，手推车被推到一边，即便可以也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瘦削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石矿的尘雾中。

矿长告诉他，他永远成不了大理石场的工人，永远都不可能，连做梦都别想。他应该为四欧元十欧分的工钱感到高兴，像其他人那样乖乖戴上枷锁，因为像他这样瘦骨嶙峋的家伙在石矿场没有前途。

他要离开，他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句话。

他知道他会回来的，因为他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但他现在要离开了，无论如何，不管前途怎样，他要离开这里去南方。

他离开队伍，朝石矿的出口走去。

没人对他说什么，也许根本没人注意到他。

镇子在左边。

他应该避开那些房子，因为遇到任何人都会把事情搞砸，所以他避开了人群，沿着镇子的边缘快步走过，很快就找到了他的目标。

他在找381号公路。

这条公路从埃斯特雷莫斯穿过森林，通往雷东多。

但他不想去雷东多。

他要找381号公路。

这是一条沥青铺就的公路，一九六一年铺的，八十年代又铺了几次，所以那上面没有任何裂缝，路面平整得就像一面镜子。他小时候一般只走到河边，所以特拉河畔就成了一条边界，好像一块告示牌告诉他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前进了。

这是一条沥青路，现在过了十点，酷热的水汽笼罩在公路上，即使隔着厚厚的鞋底也能感受到地狱之火般的炙烤。

灰尘和噪声是最糟糕的。他在白色的石头粉尘中待了八个小时，头半个小时，石粉就吞没了他们——连护目镜后的眼睛都不见了，只能看见不断擦拭镜片所形成的灰蒙蒙的圆圈，他们只能透过这些灰圈看见彼此，没人再开这样的玩笑：怎么，磨坊主，你是不是迷路走进了采石场？

没人看见他，也没有人在这个时间来过这里。他匆匆穿过五一街和N4公路的十字路口。

他站在381号公路上。骄阳似火。

他站在矿场大门口丢掉头盔、手套和面罩，留下了护耳。

现在该怎么办？

噪声还是一如往常，无处可逃。履带式叉车、斗式升降机、带状金刚锯、大型卡车，哦，还有巨型起重机，巨型起重机！每一件设备都在发出可怕的轰鸣声，击打声、啸鸣声一起袭来，来来往往，切割、举起又放下，再举起又放下，那些被采石工和司机们称为“走路人”的推车工们一刻也得不到安宁。

通往西班牙边境的高速公路上传来嗡嗡声，男孩头上一直戴着耳罩，什么也没听见。尤其是，他的脑子嗡嗡作响，叉车、升降机、金刚锯、卡车和吊车的声音依然回响在耳畔！只能听见它们可怕的轰鸣声。他的肺里吸满了白色的大理石灰尘，但他早就习惯，不再尝试咳出粉尘。八个月前他被录用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对噪声和粉尘无能为力。第一天清晨他站在门口回头看时，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没别的办法了，佩德罗。

实在是没办法了，佩德罗，你到老都要在矿上干活儿了。

他从公路下方横穿过去，向左拐进田里，免得矿场的人看见他在这儿，走了两百米后他又回到381号公路上继续向前走。路边立着一排农舍，但他不必担心有人从屋子里看见他。这个时间房子里空无一人，大家都在田里干活。

他把耳罩藏在一块大石头下，不敢就这么扔了。假以时日若是回来，他是要来寻回耳罩的。

如果还回来的话。

到处都没有阴凉的地方，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但至少他可以沿着路边走，这样热气就不会那么灼脚了。

不过，从此一切都开始改变。农舍消失了，越来越多的树木萎靡无力地立在烈日下，公路上的喧闹声渐渐隐去，真的，鸟鸣声不见了，很明显，它们是躲到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去了，生怕一不注意就被烤焦。

森林就在不远处，他看见一片桉树林，那里应该会好些。

他深吸了一口气。使劲咳起来。

他走到河边。

几乎没人走381号公路，当地人都不怎么走了，因为雷东多人已经不去埃斯特雷莫斯了，反之亦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游客，他们或是在埃武拉迷路，或是在去西班牙时走错了路，除此以外，确实没有人再走这条路了，埃斯特雷莫斯人和雷东多人都知道这条路实际上是多余的，不过一九六一年修路时当然没人这么说，那时他们可以说不

需要，但他们说需要这条路，怎么会不需要呢？后来，这条路建成了，完美的沥青路，从此以后几乎没有汽车在上面跑完全程，也许每天有一辆，但现在，佩德罗抬头看了看太阳，现在肯定一辆都不会有了，没人会在这酷热里出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他希望不要遇见任何人，后面也不要来人，因为我孤身一人，一直如此，他感觉到路面在抬升，往上抬升，很快就到了奥萨山前，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奥萨山从哪里开始，他从来没有在381号公路上走得这么远，当然也从没去过雷东多，可是他一直知道森林，有时晚上醒来时，他总能听到远处森林中传来的声音，现在亦是如此，那声音越来越清晰，虽然鸟儿沉默不语，但森林因而拥有了人类能够听见的寂静，那是来自南方的悠长的哑音，它当然不是一种声音，只是某种声波，讯息，一种叹息，永远没有终结，来自南方，也许传往奥萨山，传往世界的尽头，而那正是他要去的方。

他没指望到达奥萨山时会发生什么，根本不可能，佩德罗非常确定什么都不会发生，他也不抱期望，他只知道他会来，会寻找，会走完381号公路，现在正是时候，当他从小推车里搬起大理石板并把它放到石板堆顶部时，正是那个时候他想，好吧，现在我就要放下小推车，放下小推车，去381号公路。

于是，他放下推车，现在就站在381号公路上，走着，蜿蜒曲折地向前走着，在酷热中走着，为了不烫伤脚底，他没走在沥青路面上，而是走在沥青路面和路边灌木丛之间狭窄的接缝上。

他不恨矿场，什么也不恨。他没什么期待，没有渴望，也没有希望。他接受一切，接受事物本来的面目。他只能忍受粉尘，只能忍受噪声，只能戴上粗糙的手套，只能推着小车，在队伍中缓步前行，举起又放下一开始他根本无法抬动的大理石板，什么都干，看着切割刀片在石头上啸鸣。他毫不怀疑，从不抱怨地忍受着，他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撼动的。他从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也并不感到悲伤，一切事物对他来说都没什么区别，都很好。晚上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时，会去想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像被尘土拂过：一切都成了白色，令人窒息的白色。又一次，就在梦境将他压垮之前，他对自己说，这个世界就像他在矿场时一样：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幽灵。以前，他从不做梦。

第一声鸟鸣传入他的耳朵。他站在高处，也许他已经在奥萨山里走了一段时间了。道路两旁干枯的桉树上还有些树叶，于是他马上离开公路，寻找一棵树龄较大的桉树，累得趴倒在地。他背靠着一棵树皮剥落的树桩，浑身都被汗水浸透。鸟儿停止了鸣叫。

埃斯特雷莫斯奶油白大理石是世界上最美的大理石。小时候他就听矿工们说，一去就应该去看这种大理石，但他从不理解他们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也被雇用了，第一天上班就被突然需要了解的一切吓坏了，每个小时他都需要鼓足勇气才能不累倒，他从没想过在一片石板前驻足观察究竟为什么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大理石。尤其是他一直被矿长盯着，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他一步都不敢迈出。第二天，一切都晚了，他的内心已经变成一名矿工，再也看不见大理石的美，或是其他什么特征。对他来说，埃斯特雷莫斯奶油白只是一片石板，一块无名的石头，他要千万次地、日复一日地与它较量。矿长总是把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可怕的饥渴折磨着他。

他站起身，开始盲目地走动，看看是否能找到一处水源，据说奥萨到处都是泉水。他很不情愿地离开大路，凹凸不平的路面因为干旱而龟裂，很快他就意识到在这里不可能找到泉水。他停下来四下打量，但什么都没有：显然，他在桉树林中没找到水。他回到主路上。381号公路边的某处森林里总会有一间农舍，或是茅草屋，或是一间狩猎小屋，什么都行，这样就能在那里尽情地喝水。他加快了脚步，但很快就累了。毕竟他已经在烈日中步行了几个小时。还不如再坐下来。但口渴的感觉比疲劳更折磨人，这该死的干渴，一定是因为他太专注于此。是的，他需要喝水。

雷东多还有多远？

他又走过一个弯道，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弯道。

到雷东多至少还要走两个小时。

就算不是三个小时。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下一个弯道，决定到了那里就找一处阴凉地休息一会儿。

过了弯道后他却没有坐下，只是放慢了脚步。他转过头。停下来。侧耳倾听着。又望过去。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涓涓细流在石头缝间流淌，极细的水流一直流淌到路边，几乎瞬间就被太阳晒干了。

终于喝到水了，这种感觉太棒了。

如果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埃斯特雷莫斯奶油白，倒也谈不上，但如果问他如何评价，那么他几乎一个字都挤不出来。如果一定要他说，那他可能会说：白色的。盛夏时分，有时他会走到屋顶上躺下，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那就闭上眼睛，哪怕他不知道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么，终究也看到了。那就像一片柔软的雪毯，又或是一片燃烧的无色云海在它的表面翻滚。但他知道，事实上，那什么也不是。

这里的海拔很高，他能从空气中感受到。桉树林被栓木林取代。公路的一侧是岩壁，另一侧延伸向小山谷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树皮被剥到一人高的栓木。树干扭结崎岖，树枝上几乎没有树叶。继续走吗？去哪里呢？左边有一条小路，向下蜿蜒而去。也许这不是一条小路？很明显，没有人从那里走过，也没有迹象表明那里曾有人通行。他想，也许这确实是一条小路，因为在他的右边，在陡然耸起的土地上一棵挨一棵地排列着四五棵古老的桉树，似乎在指示着旁边道路的方向。

左边，荆棘丛生的岩壁从山坡上拔地而起，向下延伸到地面，投下了一片阴影。

百步之后，他只能手脚并用地攀爬。这条小路，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延伸向高处。他低头向前走着，已感到非常疲劳。他低垂着头，在岩壁凉快的阴影中感到空虚、疲惫。前方会有什么？又是一眼泉水？离开上一眼泉水已经很远了，他可以再喝上一口。

在抬头之前他就感觉到了。

他觉得前面有东西。小路突然转向左侧，实际上正是这个急转弯掩藏了它。他感觉到，也知道过了弯道能看到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一座巨大的建筑高耸在他眼前。

人们不会立刻意识到它的占地面积。

它很大，太大了，完全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

它就像从岩壁中生长出来的，像植物一样蔓延着，几乎覆盖住整块岩壁。

或者说，它是和森林一起生长出来的。

他无法动弹，只能立在那里呆望着，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老家埃斯特雷莫斯的酒店都没法比。

从来没有人说起过这事儿。

他该怎么办？

他开始拍打工作服上的粉尘，立刻尘土飞扬，他赶紧停下来。他看着拱形大门，看着钟楼上空无一人的阁楼，看着狭小的窗户——他只敢看建筑的细节，却不敢看整体。

整体太大了，真的。

从没有人对他说过关于这个建筑的事吗？

他依稀记得自己曾听说过一座修道院，一座隐藏在奥萨山深处的修道院，但那应该在更远的地方，应该在雷东多下面。那雷东多还有多

远？这不可能是修道院。那它又是什么呢？

他小心地上前一步。

什么也没发生。

很快，他就明白了，他没什么可害怕的：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壮起胆来。

厚重的大门没有被锁上，他很容易就进去了。

为什么这样……这样一座绝美的宫殿会被遗弃在这里？

是谁遗弃了它？

他屏住呼吸走进第一个大厅。这里并不是前厅，而是一座宽敞的穹顶大殿，地面铺着博尔巴采石场出产的深色大理石板，高大的窗户，从地面往上一米半的墙壁上铺着精美绝伦的彩绘瓷砖，瓷砖上画着圣人像、风景、《圣经》中的场景和铭文，佩德罗对此一无所知。他走到下一个大厅，又走进一个，再走进一个，虔诚的神情凝固在脸上。每一面墙上都是用钴蓝色画的圣人像、风景、《圣经》中的场景和铭文，到处铺的都是博尔巴矿场出产的深色大理石板。

也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梦。

但几乎没有什么完好的。大量瓷砖从墙上脱落，碎裂。霉菌侵蚀了墙面和精心绘制的天花板。门框开裂，门扇腐烂，碎片散落了一地。窗户外面的百叶窗被扯下。室内到处是紊乱的气流，吹不散霉菌和腐烂的气味，遍地颓败。

宫殿成了一片废墟。

宫殿？

事实上这就是一堆巨大的废墟。

他茫然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又来到一个方形的封闭庭院，里面杂草丛生。他回到楼里，沿着一段宽阔的楼梯上楼，又怔住了，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么长的走廊，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此外，另一条走廊横穿过这条走廊的中部。每一条走廊的尽头，都有透进光亮的大窗子，但光只能照亮窗前几米，其他地方就完全陷入了黑暗与朦胧之中……从走廊上可以打开牢房的门——有些已经打开了，而有几次，当他尝试推开门时却发现那些门没法打开，就好像有人从里面钉住了门。无论他走到哪里，楼上楼下，随处可见那些神奇的瓷砖墙！他在某处认出了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另一处，认出了给圣母捎来信息的天使，但大多数时候，他并不知道墙上画的是什么，这些无穷无尽的画面究竟描绘了什么，一幅接一幅，无穷无尽，瓷砖上不可胜数的画面似乎在诉说着这座宫殿的一切，从人类历史开端至今发生的一切，他看见了，他的眼睛因蓝色的圣人、风景、场景和铭文而闪

烁着光芒，尽管他很清楚它们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些瓷砖在讲述着从古至今发生的一切，但不是对他讲的，不是讲给他听的。

他在各个房间里徘徊了几个小时，楼梯上、内院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还找到了直通宫殿的小教堂，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逛遍了所有他能抵达之处。

尽管他站在一片废墟之中，但这座沉默无言的建筑依然让人觉得，即使它已被遗弃，却依然属于某个人，属于一个遥远的世界，也许属于天堂，或者属于更遥远的上帝，属于无边无际的浩瀚永恒。

他不属于这里。

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感受。

只有冰冷的陌生感属于他，这正是他现在看待一切的感受。

他在找水。

两个内院中各有一处雕刻精美的大理石喷泉，但已经干涸很久了。他试图寻找厨房，但一无所获。最后，他发现一条通往地窖的通道，下去逛了个遍，以防自己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最后，他走到建筑中轴线延伸处的屋顶花园中，一开始他迅速吃掉了石榴树上还没干枯的果实和没被鸟儿啄成碎片的食物，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水。花园的后侧有一堵石墙，在那里他又听见了水流缓缓流淌的悦耳声音。

他尽情地喝够水，在一棵阔叶夹竹桃的树荫里躺下。现在，他从后方，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建筑物，发现建筑的每一个部分都建在不同的平面上，最后形成了一个朝向他的露台。睡意袭来，直到钟声将他惊醒。他立刻清醒过来，但没来由地感到紧张：只是一群羊从低地慢慢地、非常非常缓慢地从雷东多的方向，边吃草边向他靠近。他在夹竹桃树下等了一会儿，牧羊人不知去了哪里，羊群已缓慢地走到近前。

阳光不再耀眼，再过一会儿，邻近山脊的天色就会暗淡下来。

他爬上露台。从侧面攀上露台简直小菜一碟，建筑物的后部靠在岩壁上。往前走几步，左边踩两脚，右边踩两脚，人就上去了。

这是个宽敞的露台，四面开阔，由石柱支撑着。一道近半米厚的石栏环绕着露台，栏杆上曾经铺着瓷砖，三面各放着一条长凳。他在中间那条长凳上坐下，左手撑着身体以便让自己舒服些。他正对着向雷东多铺展开的风景。

舒缓而平静的景色铺满了乡村的各个角落，直到遥远的地平线。

从没有过如此广阔的世界。

他听到鸟儿的鸣叫声和羊群的踱步声。

在他的面前，在他的下方，这片森林宽阔得令人难以置信，四周是无边的宁静，其上笼罩着天空巨大的穹顶，他的耳畔传来了鸟鸣声和羊群里的叮当声——一切渐渐归于安静，归于沉寂。

鸟儿逐渐睡去。

太阳开始下山。

宁静笼罩了大地，如此深远，佩德罗只能坐在那里静静地盯着它，脑海中出现了石矿里原本现在他应该正在排的队伍，又出现他应该俯身推动的小车，想起他握住把手末端的橡胶护套，即使隔着手套，他也能在成百上千辆小车中认出自己的那辆。

他认得出。

他从露台上下来，穿过花园走上小路，然后回到381号公路上，朝埃斯特雷莫斯出发。

即便太阳下山了，天色渐暗，但光线足够让他看清前路。

回程的路更短。

费赫尔·哲尔吉（György Fehér，1939—2002），匈牙利大师级导演、编剧，主要执导影片有《激情》《黎明》等。另曾参与贝拉·塔尔《鲸鱼马戏团》的编剧工作，也是《撒旦探戈》的制片人。

费赫尔·哲尔吉^①的莫尔纳·亨利克

二〇〇二年他去世的那一年，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甚至也记不清是哪个月，在某个春日里，导演费赫尔·哲尔吉从布达佩斯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有个计划，一个电影计划，事实上这是他这辈子唯一想做的事情，但计划很复杂，他非常希望能当面跟我说。这几年我越来越爱他，此刻正是我最爱他的时候，所以我随时准备与他见面。他又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时候我提前告诉你，但在此期间我会给你寄一盘录像带，他说，算是电影纪录片吧，这样你能知道大概是关于什么的。他继续说道，我是很久以前录下这盘录像带的，可能是六十年代末吧，所以可能不太准确。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的情况了。当时我还是国家电视台的摄影师，他们派我去拍摄一场审判，但没拍成，后来他们就把带子全扔了，只留下这一盘拷贝，这也是很偶然的。不过，如果你现在看的话，肯定能看到点东西。也许他们想在新闻中报道这起审判，我也不知道——当然是经过编辑的。他们从没在任何地方用过这些材料，也没人动过它。这是唯一一盘存世的录像带，是一个拷贝，原件已经丢失了。我们应该把它做成一部电影。

我真的很惊讶。什么？我们俩？做一部电影？他很清楚我有多讨厌电影制作。然而每当我在拍摄之前和过程中提起我的厌恶，他总是说他相信，也理解我的厌恶，但我必须相信，没人比他更讨厌电影了。

他不断提及与我之间深厚的友情，这可能跟我在当时的匈牙利电影界扮演着最混蛋的角色有关。每当他跟我说话时，每当他看着我时，或者每当他出现，并在各种拍摄之前、拍摄之中和拍摄间隙听我说话时，他的眼中总是闪烁着奇怪的光芒，一种感兴趣的光芒，他不相信，认为不可能有电影从业者对自己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一无所知。他见我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能感觉到他的同情之中深藏着一种好奇心，想弄清楚我是否真的像看上去那么不靠谱。他谈到了他最喜欢的作家、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但从没提过我能以什么方式帮助他。和我一起拍电影？我相信他从没想过利用我的半吊子能力，更何况我坚

信，他是少数几个知道我秘密的人：我对电影和电影制作一无所知。他说他也不懂。

总之，我惊讶地听他说了一会儿。“一部电影，你明白吗？”他又说道，“你和我一起拍。”他继续道，“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的了。”“你到底怎么想的？你想做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我问。“嗯，就是那种……电影。”他用稍显平淡的语气说道，每当他被问到奇怪问题又觉得很有趣的时候总是这样说话。“什么样的电影？！”“哎，就是电影嘛。只有一种电影。”他语气平淡地轻声说着，“你先看看录像带吧。”他补充道。“你看了就知道了。我明天寄给你。”

他跟我道别，挂了电话。他在世的时候我再没见过他。

哲尔吉的昵称。

葬礼后，我遇到了几个人，我在他的墓前才发现，他们是多么爱这位逝者。其中一人说，哲里^⑤在去世前不久找过他帮忙，这是他去世前最后一个愿望，就他们两个人拍一部电影。他稍后会给他寄录像带，他对这个人说。现在，这个人对我说，你猜怎么着，录像带最终也没有寄来。后来我又遇到一个人，我们点了酒，每个人都与哲里之间有一段小故事，最后这个人招手让我靠近他，轻声对我说，哲里最后一个愿望是完成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就你和我，他对他说，这个人现在告诉我，哲里跟他说的就是这个。最后，我生命中出现了第三个这样的人，跟我说着同一个故事，同样是费赫尔式的可笑现实，而结局就是那盘一直被提到的录像带始终没有送达。

我没有透露自己也与这件事有点关系。

还有就是，我收到了那盘录像带。

邮递员没有把它放在我的信箱里，而是放在我家门口，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我拿着它走进公寓，把它放进录像机里，一遍一遍地观看。

我拿出一张纸，给我的朋友手写了一封老式的信。写完后，我用胶水封好信封，贴上邮票，写上他母亲的地址，他从没有自己的邮件地址，这封信是寄给他的。

亲爱的哲里：

我看到摄像机在你的手中晃动，你紧紧盯着法庭的大门，寻找合适的角度调整焦距，在他进门的一瞬间我就看到了他，虽然我从摄像机在你手中晃动的样子看出，你也没法预测下一个进来的人会是谁，你的手犯了错误，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因为摄像机拍到了一个比等候

的人更早进入的人，你跟拍了他一小会儿，对他没什么兴趣，但拿着摄像机的手已经知道这不是它等待的人，迅速把镜头转开，当摄像机和手转回法庭大门时都羞愧难当，好像它们觉得对自己的工作完全不在行，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它只是一台过于平凡的摄像机——整件事有点像魔鬼为了证明某一点而玩的小把戏：哪怕它没有权力指挥这里，但无论如何它都会出现于此……突然，场面严肃起来，因为我们等候的那个人走了进来，不会错的，就是那人，这台平凡的摄像机也不会弄错，它在手心里颤抖，因为在此人进入法庭的那一刻，摄像机也进入了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一桩相当可怕的案件即将展开。这不是现实中的故事，而是一个即将告诉你到底何为现实的故事。

我倾身向前看录像画面，最先注意到的是他伸手的方式有些不对劲。从表面看，他的双手铐在身前的被带往某处，为了在移动的过程中不被绊倒，他的头部微微前倾，举起双手，以便看清脚下的路，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头部前倾，高举双手，迈门槛的时候也没有放缓脚步，他走进法庭时身侧的两名法警抬起他的胳膊为他引路。他穿过站在门边的人群中走进大厅，微低着头想看看自己该往哪儿走——在他进门的一瞬间，他把戴着手铐的双手伸到面前，微低着头看自己前进的方向，并以此表明这并不是说他手上的手铐是法律意义上的不公正，这里最大的不公正完全是法律意义上的：因为他的案件没有法律意义，他的案件不是法律案件，他也不能被指控，因为他只是一个掉入最原始陷阱的人，今天甚至无法在此诉说，没有人，他是唯一一个——这一切都印刻在他的一举一动中——在这个法庭上，只有他能与自己比肩，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威严中能感受到他的极度脆弱，因为他戴着镣铐，他孤独一人，这就是一桩丑闻，在这个法庭内除他之外没人戴着手铐，如此他整个人就像一只被链子拴着牵到这里的动物，我注意到他迈着匆忙的脚步进来，非常清楚地知道去往哪里，比任何人都清楚该去往哪里，以及为什么要去。他的正后方是两个法警，他的眼神呆滞，没有比这更呆滞的眼神了，我从他坐下的样子，从他向法警伸手示意打开手铐的样子，看见了他恐惧的无助，我看着他精准的动作，当他把手铐的锁孔朝向守卫时，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我只能看着手铐咔嚓一声被卸下，看着他的双手获得解放——与他刚才戴着手铐的样子截然不同！他坐在椅子上，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守规矩，多么专注，只是左右各张望了一眼，最后当他听到有人走上法官座席面对他时，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眼神，我看到了他看法官时的眼神。

天呐，我在哪儿见过这个眼神！

法官尖锐的嗓音带着敌对的冷漠，这让我清楚地明白这不是一场审判，他们不会做什么决定，这是一场骇人听闻的闹剧，演员们各司其职，当我听着法官的声音，尤其是他在宣读卷宗号、日期、之前的预审记录等等相关信息的时候，我知道，这里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有人比被告自己更清楚这一点，你手中的摄像机镜头不再向下移动，或者说几乎不再移动，就像你们笨手笨脚地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把视线停留在他的脸上，对着他的眼神，好像有人根本无法将目光移开，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就是摄像机，他也是一样笨拙，一样着迷，一样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无法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无论发生了什么，就像他现在通过摄像机看到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英俊、聪慧、脆弱、异常敏感的男人就坐在这里，沉浸在冷漠的专注中，而我却只能无助地看着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当然，从一开始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由于拿着摄像机的手异常笨拙，我只能慢慢地、艰难地开始理解这个故事，当我试图解开谜团时，当我试图从听到的片段中拼凑出被告究竟犯了什么罪，当我注视着被告呆滞得可怕的眼神时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因为你们没拍到别的内容，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不禁要问，怎么可能如此笨拙，这声音怎么可能消失，画面怎么可能坍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否有可能某样东西坏了又坏，一次又一次地损坏，我会气愤地说：“这不是真的！你们是故意的，恰好在我应该看到或听到这些那些的时候，哦，是的，我不得不怀疑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笨拙，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摄像机的故障，到底是谁在拿着摄像机，是谁对技术一窍不通，如果精通技术，那为什么要给他一台这么差劲的摄像机？”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便觉得思路出现了偏差，我不得不想，哦，不，拍摄这部录像的人，他们都尽力了，他们都是正派的好人，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尝试了一切能想象得到的事，但摄像机，这台机器却总是出故障，他们完全束手无策，与其说他们粗心大意，不负责任，或者说他们胡乱操作摄像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实际上，这里正展开着一场与无助的较量。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必须记录下来，否则世界就会坍塌，这些持续出现的技术性现象必须记录下来，也就是说摄制组和摄像机之间、摄像机与这个世界之间展开了斗争，这是我看被告的脸时眼前浮现出的画面，你们所有人，摄影师、灯光师和导演都在试图用手势无声地交流，一个、两个，都在气恼地用手指着摄像机上的某处，向别人解释该怎么做才能让声音重现，画面恢复，我发现自己对这场所谓的无声游戏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只是我意识中的每

一个插曲都会被当时听到的一些新的事实抹去，这个事实让我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有了些了解，这个事实让我慢慢地、逐渐地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正在发生什么。

这里发生过谋杀案。

他们想在这里杀掉一个人。

一审自始至终有一种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内在速度，让我这个被钉在被告者视线中的旁听者不断地在他的故事中越陷越深。显然，关于这个人谋杀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反对被告的人，包括这名法官、这些陪审员、两名法警以及在座所有的人都是卑鄙无耻、杀人不眨眼的恶棍，他们最大的罪行不是把这个不幸的人带到这个关口，而是他们根本不理解他。

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他。

.....

我看着被告的脸，越来越无助，绝望得令人心碎。不管你犯下了什么罪孽，我试图让他知道，我理解你。他们不理解，但我理解。然而，你的故事不会消失无踪，他们也不能就这样让你无疾而终，因为我坐在这里，我看到了你，我同情你，我为你洗脱了所有罪名，同时我以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大家：你身边的每个人都理应受到谴责。

当你的面容在我眼前不断浮现时，当你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成形时，我必须好好想想，这就是一个足够敏感和“聪明”（根据你后来使用这个词所表示的意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人生，它体现了人类世界的现实和他在这个世界中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本质。

整件事持续的时间极为漫长，我觉得已经看了几个小时的录像带，我的内心对我看到的一切正在形成一个明确的看法，它令人震惊地证明了理智与高尚精神注定要遭到致命的失败。而我自己就像一个囚犯，看着被告，因为我帮不了他。在整件事情中，这是最可怕的，你的心中升起同情，你在那里看见周围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人在大声疾呼“够了”，而你，作为观众，明明就在现场，近在咫尺，这不是电影，你在内心呐喊着，你可以靠得更近，离他只有一毫米，甚至可以把脸贴到出现了另一张脸的屏幕上——但你仍然无法保护他……不，你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他置于死地。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在第一次庭审快结束时，当你向自己解释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你甚至不会考虑太多：你爱上了这个人。莫尔纳·亨利克。现在连说他的名字都变得如此奇怪。仿佛你真的想认识他。仿佛你需要证明你认识他……一个人不能如此爱自己。一个人只能如此爱他的孩子。然而他不是你的孩子。而他是个杀人犯。

你的孩子是个杀人犯。

你开始习惯审判的气氛，法庭、法官、囚犯，当然还有被告。你感觉现在已经适应了审判，一切都不言自明，并将继续如此。

现在，第二次审判开始，你偶然发现了一种特别的新感觉。你无法忍受眼前的这个人——有时你只能看到他，有时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因为摄影机和工作人员还没复位，声音和图像之间令人神经紧张的斗争依然在进行，而你，一个旁观者，也就是我，时而祈祷着声音快重现，时而祈祷着画面快恢复，你在这里，你必须面对的事实便是，这个人就是你，被告：他真的杀人了。

你把视线从电视屏幕上稍稍移开。你无法将你的感受与所知道的一切进行融合。

这个叫莫尔纳·亨利克的人告诉一个女孩他就要死了，说完真的转身用刀刺进了一个男孩的胸膛。

但这不可能。

你无法想象他会这么做。

当你一直注视着他的眼神时，无法察觉到他目光中的丝毫变化。你被这一成不变的眼神震惊了，你必须扪心自问，你真的了解他吗？如果他的脸可以一直保持不变，而你的脸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么这张脸对你来说也是冷漠、封闭的。

他用刀刺了那个男孩？他用刀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能想象吗？你能把这和你对莫尔纳·亨利克的了解统一起来吗？

你能用刀刺一个活人？

刺法官？

是的。

法警？

是的。

这个小孩呢？

也许吧。

可莫尔纳·亨利克又何去何从呢？

你又怎么样呢？

你可以感觉到，当你继续把注意力放在屏幕上时，你必须看看是否真的可以刺穿一个活生生的胸膛。

刺法官？

不能。

刺入法警的胸膛？

不。

这个小孩？

完全不可能。

如果你强迫自己想象真要这么做时需要做的动作，那就不可能成真了。你永远成不了杀手。

你做不了刺人的动作。

你又仔细观察被告的脸。

一张杀人犯的脸。

你看着莫尔纳·亨利克，现在你惊恐地想到，如果我们不制止谋杀，如果没有法律和监狱，没有这样的法官或那样的法警，总之没有任何文明会怎么样。所以你要试着想象你能感受到法官、法警、陪审员、监狱和手铐，也就是这恐怖的一切。所以没人能真的杀了谁。你要试着想象你能理解这位法官，这些陪审员和法警。

但你根本做不到。这个法官、这些法警、陪审员：他们都让人无法理解，当你想到莫尔纳·亨利克时，他们似乎都是怪物。

这个罪孽深重的人，这名被告坐在那儿，露出无比纯洁的神态。

这也是你能从这件事中理解的最后一点：什么叫完美的孤独。他的脸、他的神情，你盯着他几个小时，完全没有改变。难以置信的是，即使已经过去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他的表情始终如一。莫尔纳·亨利克：没有改变。很久以后你才明白：他不会变，因为他活在你无法理解的专注中。你以为他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可怜的牺牲者，而你，一个无助的旁观者。你累了，等待着结局。你在寻找他可能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可能性。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你觉得大概一切都结束了。你希望不会是终身监禁，但又害怕会是这个结果。这位法官、这个陪审团、这些法警，不会有别的结果。

你以为：“哦，是的，这就结束了。”

当你听到判决。

死刑。

他们要处死他。

太可怕了。

摄制组再次陷入混乱。现在不只是没了声音，连画面也消失了。现在你们可以确定，他录下了非常重要的内容。你们录下的一切都很重要！这就是拍摄再次失控的原因。摄像机又开始抖动，可以感觉到你们都很紧张。死刑。

.....

你们一定都在想这个。手上还在操作，摄像机因为紧张而轻微地抖动着。

就像开始一样笨拙。

当然，他离开审判庭时需要跟上拍摄。

需要尽可能地多拍些素材。

但没人会想到，走廊里还能拍到别的东西。

所有人都惊呆了。

.....

通过摄像头，你们也承认没人料到情况会是这样。

莫尔纳精准地计划好了一切。他惊人的自律与专注并非徒有其表。如果我被判处死刑，我定会自杀。法警身上配有武器。他不只是单纯地回避这个世界，而是一种自律与专注。他就是无懈可击、最正常、最清醒的化身：但这一切却是疯狂的。

完全的封闭处决了他，就连法警们都陷入了极度缺乏悲悯的混乱之中，仿佛别人托付给他们的东西被打碎了一般。这太不可思议了。

他躺在那儿，胸口鲜血淋漓，镜头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他最初所在的位置：我的上帝，他迷失了！

没人能救他。

哲里，正如我在电话里说的，我认为你不需要对图像和音频做任何处理。总的来说，我们不应该做任何处理，因为所有的这些材料就应该保持原样。声音应该保留噪声和原声，只能在画面的底部加上导演、摄影师和灯光师之间的对话。就是关于那些该死的技术，包括谁在做什么，谁和谁在干什么，谁在按什么按键，谁不能打开什么，谁在哪儿拿着电缆，等等。字幕中应该只涉及拍摄的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

....

我建议以此为题。

拉斯洛的昵称。

爱您的：劳茨 

漫长的几周过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收到了我的信，事情也没有任何进展。大约是六月初。我给他打了电话。我当然收到信了，他道了歉。因为你的来信，一个星期了，我母亲总在催我去见你。但我还没筹到钱，不过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希望了。我很快会去找你聊拍摄的内容。或许，你今晚有空吗？今天不行，我答道。好吧，没关系，他很快地答道，那我回头给你电话。

他死了。葬礼比我想象的要盛大得多。我感觉大家彼此都不认识，似乎每个人都是独自前来。有些人在墓前放了些小石子。然后——因

为没有举行仪式——人们就散去了。接着我也走了。在墓园的门口，我留意到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站在一棵树后注意着我什么时候离开。这样她也就能回去了。我迈出大门，又朝她的方向瞥了一眼，感觉她要走回墓地。接着，我又注意到另一个方向也有一位年纪较长的女士，她也在注意那位年轻女士，显然她也想知道对方何时离开，而她又何时能走回墓地。

我上了电车。电车缓缓转弯，马路对面突然冒出几个怪异的独行者。他们一个个都有一种在等待什么的感觉。也许是看见我上车了，便等待另一辆开往相反方向的车，把他们送回墓地。

城市里挤满了人。

我记得那天是：七月二十二日。

银行家

保罗·威尔乔温斯基

穆塞尔·埃尔塔什

伊克希·福廷布劳什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您的名字很奇怪，您知道吗？”他把头转向车后座，在做自我介绍时只说：“我是保罗的朋友。”保罗没有作声，没有帮腔，更没有解释这个人在车里做什么，甚至后来都没有弄明白，当他说“我是保罗的朋友”时都没有看他一眼，他似乎认为这个介绍并不重要。当这个人和保罗一起从航站楼的门口向车子走去时，他说着没人能懂的话，他边说话边伸出手去，随即马上切换成英语与他们交流，但他根本没有看他，而是将目光投向他身后的某个地方，也就是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穿过这个偏僻小城机场的自动门，这人觉得他还在等某个人，而刚刚到的那个人，也就是他，但那并不是他在等待的人，他在准备更重要的事，等待着一个更重要的人物：他们握了握手，但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伊克希·福廷布劳什想，显然，他刚才一定是和保罗一起从银行来的，但保罗明显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所以把他带来了机场，伊克希？保罗的朋友讥讽地问他，有个“克”字？是的，“伊”字开头“希”字结尾？不，他答道，根据英文的读音，开头和结尾都是“e”。好吧，但是姓福廷布劳什？念“劳”？是的，就是那样，他回答道，对那个人来说，谈话已经结束了。他把头转向车窗外，看到机场高速公路旁一排排稀稀落落的工厂、仓库和荒秃的田野交替出现，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他开始努力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他开始怀疑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发现，才会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但是没什么，只有和其他地方一模一样的厂房、仓库和田野，好吧，好吧，当然了，这里只是基辅，他想，但他告诉保罗，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任何迹象表明……您也不会发现的，保罗冲他的朋友眨眨眼，回答说，如果坐在他身旁的这位真的是他的朋友的话，这个神情紧张的男人从头到脚包在一套呆板的李子色皮尔·卡丹式套装里，没有任何其他明显的特征，他随后补充道：“哦，您来这儿不会还是为了那件老掉牙的事吧？因为已经没人对它有兴趣了，大家都已经忘了，真的……当然了，他继续说道，那些参观灾难

遗址的游客还是会来的，他们感兴趣，但哪怕他们想去那里找点儿恐怖的小刺激，也找不到任何东西了，尤其是在那儿，因为据说那里已经不剩什么了，我本人并没有去过，但大家都说整件事太尴尬了。”他撇了撇嘴，看向保罗，但保罗没有任何反应，他便转头看向挡风玻璃，左手画了个坐在后座的福廷布劳什无法理解的波浪形手势，也许那表示，好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无论如何，他对保罗说——显然他在继续此前因福廷布劳什的到来而被打断的谈话，他说，原本呢她已经在这里了，在这个德意志银行了，之后又去布加勒斯特待了几个月，再之后她又离开了，总之是去了地拉那，在地拉那做了两年内部审计经理，实际上她也想离开那儿，但是上一任老板雇来的那位女领导，那位女首席执行官，也不怎么……不怎么喜欢她，年长的女性总是不太容得下年轻女人的，尤其是如果这个女人，这个年轻的女人，比如特蕾莎，在某个问题上跟她唱反调，一名内部……内部审计经理是可以与她意见不一的，况且理论上她并不由这位女首席执行官直接领导，而是隶属监事委员会，因为内部审计的工作是以股东的利益为出发点来监督银行，而执行管理职能的首席执行官也在内部监督的范围内，那么，既然如此，特蕾莎必须离开那儿……她要离开地拉那？保罗打断他问道，是的，没错，是那么回事，离开地拉那，就是那么回事，朋友回答道，然后那个什么菲力希塔斯，就是热那亚的福塔斯银行的内部审计经理，负责监管和指导所有子银行的内部审计，他劝她去热那亚，去他手底下工作，这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当时他们的关系很好，但是由于距离太远，而且又是一个新的岗位，因为当时海因茨在热那亚，有时他会去地拉那，而特蕾莎又非常擅长处理她的工作，她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推进工作，所以地拉那和热那亚之间的关系特别理想，特蕾莎觉得这个海因茨比之前的人更专业、更有能力，在那之后她便去了热那亚，不久之后，特蕾莎就意识到自己难以接受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优柔寡断，拖拖拉拉，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做出一个决定，永远懒散拖拉，保罗的朋友又做了那个波浪手势，以示意大利人如何拖拉，保罗很安静，他目视前方，双手把着方向盘，用心倾听着这个同伴——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让后座的福廷布劳什觉得讨厌，怎么会呢？他想，很明显整件事是有些有趣的，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也许这正是保罗并不与他周旋，而是冷落他，马上打断他，让他沉浸到基辅的日常生活中的原因，他望向窗外，他们正行驶在一座横跨在水流湍急的第聂伯河之上的水泥桥上，他向外看去，看到了伊梅克斯银行，紧接着是普拉维克斯银行，然后是普利瓦特银行、乌克兰进出口银行、奥斯查德银行、乌克兰希伯银行、乌克兰索

斯银行、罗多维德银行、兆丰银行、基辅银行、布洛克比兹涅斯银行、阿斯塔拉银行、赫雷萨基克银行、环球银行、迪亚曼特银行，后来他还看到了纳德拉银行、三角洲银行、能源银行、富图纳银行、复兴资本，等等。我的天啊！福廷布劳什想，怎么回事？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银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银行？但是他没办法提出任何问题，因为前座的对话显然非常激烈，根本不可能打断他们。保罗因为性格宽厚而一直让对方说话，他便继续说个不停，一直说个不停，我认为，意大利是欧洲唯一一个不要求银行的高层领导拥有大学学位的国家，大部分，也就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高中毕业之后都去了职业学校，还有很多彻头彻尾的外行，比如人文学科的，所以结果呢，这个海因茨的专业能力就很强，但是整个圈子觉得他……等一下，保罗打断他，这个海因茨是特蕾莎的什么人？海因茨？就是那个把她挖去的老板。好吧，保罗又问道，他挖了谁？特蕾莎？对，特蕾莎，我说的就是她，海因茨是级别最低的内部审计经理，所有审计子银行的人都要向他汇报，所以……保罗又接话道，这个海因茨并不是银行里审计部门的最高领导？不，不是不是，那人点头说，他是级别最低的，他上面还有两个人，你明白吗？那这两个人监管谁呢？保罗再一次打断他，他们监管下面一级的人，那人回答，换句话说，这两个人监管的永远是下一级的人，没错，就是那样，还有一个最高层，他负责监管整个银行，所以他们也负责意大利区，但只是子银行？对，只有子银行，总行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是的，只有欧洲范围内的子银行，朋友用食指划过他的额头，所以现在能理解她为什么不太喜欢意大利人的工作态度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一点她此前并没有注意到，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海因茨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只是她不能忍受他为人处世的风格，所以，他就像……我不认识他，她说他就像……这是我说的……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正处在生理期，一会儿心情大好，一会儿呢又大发雷霆，很难判断他的心情，所以每天早上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办公室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也不知道他这样是因为他老婆还是他自己的原因，他老婆一天到晚在家里待着，而且，他们是生活在米兰的热那亚人，也许他本身就带着这种情绪，他生来如此，但不管怎么样，问题的关键是，她忍受不了他的做事风格和行为举止，简直让人头疼，诸如此类，在这之后，她签了两年的合同，她坐下来和海因茨谈了谈，告诉他自己再也无法忍受，然后去年八月海因茨对她说，不要灰心，因为如果她能在秋天去莫斯科工作两个月，大致解决一下莫斯科的冲突，让那里恢复秩序，那么等她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他早就离开了，当然这是信任

问题，不管她是否相信，两个月之后，当特蕾莎回来时，他当然还在，之前在，现在在，以后肯定还会在，你现在说的是谁？保罗问，海因茨，朋友回答，她说她当时确定自己无法忍受他，所以和海因茨坐下来谈了不止一次，但无法达成一致，有的时候他比较正常，能够理解她，但有时候又不那么正常，就会与她争论，给我举个例子，保罗打断他，这让特蕾莎很不高兴吧，好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他举起左手示意保罗保持，他明白了，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这么回事，有一次他们内部审计，你知道她在莫斯科待了两个月，莫斯科那边的董事长已经干了三十年了，意大利共产党派他去的莫斯科，我觉得明显他还有别的任务，他年纪很大了，但据说跟普京的关系很好，所以经常去拜访普京，没有人敢碰他，但是这不正常，真的要从字面上理解，这不正常，事情是这样的，那会儿特蕾莎还在那儿，发布了几次招聘广告之后，他们聘请了一名女士担任内部审计主管——柳德米拉，还是叫别的什么名字，特蕾莎说她是从别的地方挖来的，是个合适的人选，那是在……十月还是十一月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她已经回来了，那时才知道，这位负责内部审计的女士必须审计银行的各个部门，正是这位女士制定了工作计划，得到了热那亚的批准，根据这项计划，她必须确定哪些部门应该由她的人负责审计，而且计划规定采购部门也要接受审计，经过审计之后发现，采购部的一个员工没有经过招标就从某个供应商那里购置了一批东西，我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总之是数字的……数字IT之类的东西，要么是设备，要么是服务，总之是银行自己用的，主要是后来发生的丑闻，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没有招标，在那种情况下，永远应该选择最有利的报价，对吗？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她就此事写了一份报告，首先发给了首席执行官，接着首席执行官不得不把它发给了董事长，现在董事长疯了，这太荒唐了，关键是他想解雇这个写报告的

女人，现在这根本不可能，谁也没法和她的争论，因为很明显他想要保护那名负责采购的职员，从那以后……但是，保罗又问，谁安排的采购？我们不知道，对方回答，那他是什么职位呢，比如说部门主管，他的朋友双手一摊，诸如此类的吧，在这之后她就去了热那亚的内部审计部跟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再跟他们谈谈，他们说，这个女的没救了，因为没人会去跟莫斯科的董事长对着干，因为热那亚一号还是二号人物是这位莫斯科董事长的保护伞，那个家伙也是个老混蛋，只要给他打个电话，他就会下令让他满意而归，但福廷布劳什没有任何反应，他也无法加入或者跟上前面这两位朋友的谈话内容，他们也并不在意这位客人能听懂多少，即使他什么

也没听懂，也无所谓，实际这样更好，福廷布劳什不仅不清楚这场谈话的内容和意义，他也不明白这场谈话的起因，保罗的朋友为什么要讲这件事，为什么要讲给保罗听，他期待保罗有什么反应？除了听着他们聊天，他什么都不明白，那人要征求保罗的意见吗？保罗跟这个故事里的什么人有什么关系吗？福廷布劳什觉得一切都含混不清，而且他也不指望再厘清这个故事的线索，显然，这整个故事，如果这确实是个故事的话，充其量只是一团晦涩的迷雾，仅此而已，所以福廷布劳什放空脑子，不再留意他们的谈话，谈话内容从前座飘过来，他只是听见，但不再去探究两人谈话的意思，他们开车穿过几个宽阔的十字路口，抵达了一处有围栏的豪华公寓楼，门口有警卫，他们把车开进去，停下，乘电梯上了九楼，这是一所大公寓——福廷布劳什不知道这是谁的房子，他正想问出口时保罗笑了笑堵住他的嘴，表示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里会很好，休息一下，洗个澡，他亲切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听着，现在是，他抬起手表看看时间，十二点差四分，我们两点回来接你，时间够用吗？当然，福廷布劳什回答，我不累，那好吧，很好，很好，保罗对他笑了笑，他们离开后，福廷布劳什冲了澡，用浴巾裹着身子站在宽敞房间的巨大玻璃窗旁，这间房子不知为什么呈现为一个完全不规则的多边形，他凝视窗外，半圆形的公寓楼形成一个半圆形，穿过建筑物之间的缝隙，能看见一小部分第聂伯河，他不知道他们身处这座城市的哪个区域，所以你有什么计划呢？快到三点时，保罗回来找他，福廷布劳什困惑地看着保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但是如果有选择的话，我想尽早去一下，你知道的，去一下保护区，我们不去那儿，也许可以到边界，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据说那里辐射量超标，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猜世事常变，那也说得过去，保罗解释道，他叼起一支香烟，没有点燃，懒散地倚靠在窗台上，对福廷布劳什解释道，他认为保护区不值一去，但也不否认花个约莫一百五十块就可以进去，他向下挥了挥手表示这没什么，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因为那里没什么可看的，接着他突然说基辅挺漂亮，相信他，去基辅转转更值得，好的，福廷布劳什回答道，但现在我对保护区最感兴趣，因为我理解，他继续保持安静的语调说道，对于你们基辅人来说，那里没什么吸引力，但是你知道我从没来过这里，那地方令人毛骨悚然，我知道你们不这么觉得，我想看看辐射是只对这里有影响还是也影响到了一百公里以外，这简单，我明白，我明白。保罗坐在窗台上点着头说，我们明天就去，没问题，好吧，但请允许我先带你在城里转转，他说，然后晚上我们一起去吃晚餐，行吗？他露出灿烂的笑容，福廷布劳什点点头，迅速穿上衣服，

坐进楼下的车里，幸亏他的朋友或者同事没有坐在车里，这样他们俩就可以走了，福廷布劳什挺乐意这样，他展现着自己的愉悦，但保罗轻声说道，穆塞尔不是坏人，相信我，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他确实话头很密，有点累人，但他是个好人，相处起来没有问题，他们穿街过巷，接着沿着宽阔的大道行驶着，又到了不同寻常的宽阔的十字路口，他们离市中心越来越近了，离市中心还有多远，福廷布劳什问道，已经到了，你已经到了，到市中心了，保罗答道，这是一个市场，我周末有时会来这儿买蔬菜什么的，蔬菜？！福廷布劳什看着他，什么？！主人只转过头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眼中流露出慈父般的歉意，我们当然吃蔬菜，这里的蔬菜是基辅最好的，好吧，但是，没有但是，保罗制止了福廷布劳什，圣索菲亚教堂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谈话就这么结束了，他们把车停在附近，但在参观之前，他们坐进一家塞尔维亚餐馆，喝了冰凉的鸡尾酒，吃了点小吃，随后在圣索菲亚教堂安静的花园中散步，正如他们期待的那样，没什么人，虽然一会儿会有人，但那会儿没人，福廷布劳什问道，保罗，人呢，游客呢，保罗严肃地看着他，拍了拍他的肩膀，最后只说了一句，都在保护区里，他们在花园里驻足，保罗僵硬地盯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他，像是在开玩笑还是怎么的，但保罗顾自笑了起来，拍了拍朋友的肩膀，说，你真是疯了，伊克希，别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好吧，你又能怎么办呢？福廷布劳什想，如果事情很严肃，那么无论我们是否忽视它的严肃性都没关系，一切依然是严肃的，他几乎立刻要把这句话告诉保罗，但后来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朋友奇怪的、懦弱的回答让他有些郁闷，于是他心情低沉地走进圣索菲亚的内厅，不仅是因为他的懦弱，还因为从总体上看，他不得不承认，他们未曾谋面的这些年里，他的朋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在外表上，这几年来他瘦了很多，力量也增强了不少，你几乎可以看到他肩膀下的肌肉，他的内心，保罗的内心，他的性格，有了非常大的转变，这是一种在以前的保罗身上完全看不见的玩世不恭，福廷布劳什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令人不适的气质，这让他不悦，非常不高兴，因为这是他至今为止唯一的朋友，他知道，在他们这个年龄不会再有其他朋友了，但他该拿这个玩世不恭、令人不悦的人怎么办呢，他参观这座恢宏的教堂时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在壁画前想着，在马赛克拼画前想着，而他知道，尽管眼前的一切极尽炫目，但没有保罗，一切都没有意义，没有保罗，没有这个真正的朋友，什么都意味着，他在柔软的金光中踱步，在柱子和墙壁组成的小小迷宫中穿梭，他觉得整座建筑都是用金子造的，但他仍然无法把自己交给这个独一无二的空间，再加上几分

钟后，保罗明显变得紧张起来，以前他能独自在这样的建筑奇迹面前待几个小时，现在他却在进门的那一刻开始就不耐烦起来，什么时候能离开，是的，这就是现在的保罗，想尽快完成所有的事情，一种普遍的、神经质的不耐烦，而不是以前的平静贯穿了他的全身，这就是保罗现在的世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每一件事都需要保罗去处理，对他而言，他也处理了这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一桩连着一桩，比如现在，他在这里邀请朋友来乌克兰，而现在，福廷布劳什就是一件需要他完成的事情，他会完成的，只消一通短暂的电话，看看他是否愿意，就这样机票便保存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里，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的上帝，他没时间规划让我去哪里，他想的是在这样那样的危险中应该怎么做：无论在哪个方面，他甚至连危险的念头都无法忍受，更不用说真正的危险了，危险是他生命最后十年最重要的问题，要知道，他无法承受危险，把它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让自己摆脱最轻微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危险，他嗅出危险的味道，再远远地避开，他不做任何可能发生危险的事情，他没有变得偏执，但能在最微小的事件中感觉出危险的真实存在，这样他就不只是想象危险的存在，而是感受到，假如事件中真的有危险的话，而他现在正是处在这个隐含着危险的事件中，他来到这里，听从保罗的调遣，众所周知他总是过度敏感，尤其是保罗，他知道此事，他是最清楚的，那时他正好在这片臭名昭著的保护区附近，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他在飞机上看着地图，简直要疯了，我该去哪儿，保罗说什么我就跳起来，好吧，一直都是这样，我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的，也许就是这一次，他在空中时想的都是这样的事，但落地后这些想法便消失了，因为他一心只想着眼前的一切，假如那个朋友或同事不在保罗的车上，假如他们没有在抵达后的头几个小时里被一个穿皮尔·卡丹式的人滔滔不绝的故事所困扰，而是两个人度过第一天，两人聊天就好了，因为他们已经两年没见了，但现在这样也行，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密密匝匝、曲曲折折、暗色镀金的柱子间思忖着，我在这密密匝匝、曲曲折折、暗色镀金的柱子中间，圣灵们交谈着，从镶嵌画和壁画的金碧辉煌中注视他，看着他，也许正因为这种眼神，他并不想很快地结束这个行程，保罗则用明显的身体语言告诉他可以放心地在这里待着，他在他耳边轻声说，我在外面等你，他已经在外面的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他想，这是保罗吗？他只是回头看着马赛克镶嵌画和壁画上的圣人，好像他们知道什么似的，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只是低头深情地看着他，问他，盯着他看，问他过去那个性格开朗的灵魂去哪里了，但已经无迹可寻，保罗怎么了，福廷布劳什不安地问自

己，这个擅长运动、外表粗犷的保罗怎么会变得这么无所事事、愤世嫉俗，他的心在痛，圣索菲亚教堂是如此美丽，但他不能再拖下去了，趁着一切还来得及，他只能把这些健谈的圣灵留在那片金色中，因为保罗在外面无声的催促让他的继续逗留变得毫无意义，他回到车里，车子呼啸而去，好一会儿保罗什么也没说，后来终于开口，提议带他逛逛城市，他很感激，同时也想着最好能找个地方坐下来，在一个放松的环境里聊聊这件事，当然他们找不到任何放松的环境，游览完城市后他们在一

这里指帕威尔·莫洛佐夫（Pavel Morozov，1918—1932），他在13岁时因向苏联当局告发了自己的父亲而遭到家人杀害。莫洛佐夫在苏联时期被宣扬为烈士。

家咖啡馆坐下来，你会喜欢的，保罗边走边说，他们走完了最后两百米，经过一幢房子，房前挂着的牌子上显示布尔加科夫曾经住在这里，他看到后立即想去房子里看看，但保罗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哦，没什么可看的，那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家咖啡馆，前面的更有意思，于是他们继续向前穿行在令人作呕的街头艺术家中间，会看到的，保罗自信地说，这个地方绝对是顶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四面墙涂着不同的色彩，石膏粉刷的天花板，奥匈帝国艺术装饰风格的桌椅，桌边坐着几个穿戴上佳的人，但他，伊克希完全不知道保罗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个地方，也完全不知道，他又想着，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专门向游客展示的滥俗之地，就是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他不想浇灭朋友的热情，所以他紧张地表示自己很喜欢此地，但紧接着，他又提到了布尔加科夫的故居，还问了些有关布尔加科夫和基辅的问题，但保罗用惊讶或者说是茫然的眼神盯着他，喝着咖啡，对布尔加科夫一无所知，事实上保罗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显然他只对当地政治和商业八卦感兴趣，这时福廷布劳什打破沉默问保罗，我们为什么不谈谈索菲亚和布尔加科夫，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我们已经谈过布尔加科夫，也去过圣索菲亚教堂了，保罗有些生气地斥责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保罗究竟怎么了，福廷布劳什越来越悲伤地暗自思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看着他，看着他的眼睛，那还是以前那个保罗的眼睛，但其他的一切都变了，保罗·韦尔乔文斯基已经不再是我的那个朋友了，他很沮丧，你累了，当他们驱车驶向晚餐的餐厅途中，保罗亲切地说道，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他沮丧地撇下这句话，沉浸在奥迪A4低沉的嗡鸣声中，对第聂伯河和这座城市都不那么感兴趣了，尤其是对这家精心挑选的餐厅和特色菜品，保罗高声地说，这里的菜是最好的，他点了一道又一道菜，你累了，后来他又重

复了一遍，但这种时候，你知道，不应该躺下休息，听着，他凑近他，我带你去个地方吧，好吗？他的眼里闪烁着调皮的光彩，去什么地方？福廷布劳什问道，是的，保罗对他笑笑，某个地方，那里能消除你的疲惫，接着他们沿着基辅的公路向城外驶去，住宅区消失了，只能看见越来越大的、被围栏圈起来的建筑物，在如此的黑暗中什么都能看见，接着他们停在一扇大门前，保罗说了句什么，向保安出示了证件，就驶入了一个巨大的公园，后来又进入一座像是疯狂城堡般的巨大建筑中，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烟雾缭绕，金属音乐隆隆作响，但保罗只挥挥手，等一下，这还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福廷布劳什跟在他身后，他们乘电梯上楼走上一条走廊，那里一片寂静，空空荡荡，让他们以为已经身处另一栋楼中，厚重的地毯吞没了脚步声，保罗按响一处门铃，又在门边的电子板上输入一串密码，对着摄像头出示证件，门开了，他们走进去，又一扇门打开迎接他们，就像进入了一部电梯，第一扇门在他们身后发出咔嚓声，他们没法判断发生了什么，接着第二扇门打开，他们又回到一个小洞中，对面又是一扇门，许久后，第三扇门终于打开，福廷布劳什迈开步子，向一个巨大的大厅走去，但他的步伐太过沉重，是的，这是他最先注意到的，他移动的步伐过于沉重，好像重力在这个房间变大了，保罗轻轻地推着他往前走，他往前走了一步，发现他们在一个巨大的水族箱里，福廷布劳什的双脚扎实地踩在地上，他在外面时并没有看到水族箱，却坚信他们身处一个水族箱中，毫无疑问，但它们的身上滴水未沾，周围漂浮着几个裸体女人，金色长发飘在她们身后，福廷布劳什只是看了看她们，又看了看保罗，但保罗看到福廷布劳什惊讶的眼神特别高兴，他什么也没对他说，该怎样就怎样吧，瞧瞧这是什么把戏，他们向前走了几步，保罗鼓励他，走吧，走吧，来吧，女人们在他们身边缓缓漂过，金色长发从上方垂落下来，真是不可思议，四壁沐浴在一片金光中，天花板、地板都是金色的，从某个地方射出强烈的光芒，光彩耀眼，保罗站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享受着金色的氛围，这让福廷布劳什足足怔愣了一分钟，水里（不可能是水里）一个裸体女人漂到他身旁，自上而下地抚摸着他的胸膛，顺着他的腹部滑向他的性器，非常美丽，非常优雅，以至于福廷布劳什在第一时间就觉得这是某种诡计，仿佛这里的一切都是某种计谋，这可能是真的，保罗轻轻地挽着他的胳膊，带他走向一个杏仁形的洞口，那里通向一个山洞，在那里，他能感受到有水从他们脚下流过，溅在鞋面上，但什么都没有被打湿，而这时那些看起来非常真实的女人出现了，也许她们早就在那儿，向他们打招呼，你注意到她们说英语了吗？非常完美！保罗

热情地解释道，来，他拉着他，我们上那边坐，他把他拉到一张猩红色的沙发上，她们奉上了香槟和水果，但香槟不是香槟，水果也不是水果，只有那些女人是真实的，她们坐在他们身边，肌肤光滑，闪闪发亮，穿着蓝白色的裙子，精准地凸显出傲人的身材，福廷布劳什羞得满脸通红，因为不光是她们的乳房和乳头，就连下身的曲线和隐秘部位都被清晰而诱人地勾勒出来，这里只有身体，身体的引诱、自我奉献和噩梦，他大约知道他们身处何处，是的，保罗对他说，这就是一个妓院，你觉得怎么样，可这些女人如此美丽、漂亮，福廷布劳什轻声地回答道，她们不可能是妓女，可她们就是，确定无疑，你试试，去选一个你想要的，她是你的了，保罗没有压低声音，他在保罗再次催促之前必须选一个，同时还听着保罗越来越热情的声音，好吧，你觉得怎么样，伊克希，嗯，你觉得怎么样，老伙计？女人解开了他的拉链，爬到他的腿上，这时另一个女人从侧面靠上他的肩膀，气息轻柔地触摸他的脸，轻抚他的嘴唇，又俏皮地强行分开双唇，把一颗药丸塞进他的嘴里，他记得是一颗蓝色药丸，女人把舌头伸进他口中，玩弄着他的舌头直到药丸在他的嘴里完全融化，紧接着他的大脑就像要爆炸了似的，那感觉极度美妙，仿佛在宇宙中度过了一个世纪，那里微风拂面，成千上亿颗恒星布满天际，一切都在以疯狂的速度向着某个地方飞去，他从一道由十亿种颜色组成的巨大彩虹下穿过，这的确是由十亿种色彩组成的彩虹，他的心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幸福，一望无际的深邃空间和无尽的黑暗依然在闪耀着光芒，接着是坠落，一阵病态的眩晕，最后只剩下一束耀眼的白色光芒，一阵难以忍受的惊雷声，每一种声音都让人感到痛苦，一时间无数声响向他袭来，保罗弯下腰坐在他身边的床上，关掉，请关掉它，他恳求保罗，他从身边起身去关掉音乐，他的头脑被难以言喻的力量劈开，请把窗帘拉上，求你了，保罗，他恳求着保罗，但你已经把所有窗帘都拉上了，保罗笑着说道，至少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他熟悉的公寓，至少保罗还在他的身边，这很好，但保罗笑起来的样子却与平时完全不同，这就不好了，他的笑容里隐藏着一些令福廷布劳什痛苦的东西，所以他才请他不要笑了，好吧，保罗说，我不笑了，可他还在继续笑着，但作为交换你最好振作起精神，因为已经快九点半了，如果你真的想走的话，我们该走了，他说，走吗？！去哪儿？！福廷布劳什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嗯，你不是想去保护区吗？保罗问道，洗澡的时候很难受，虽然他们俩都认为这样会有帮助，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淋浴喷头喷出的每一滴水都重重地砸在他身上，听着，保罗开口说道，我宁愿晒太阳，如果你也是这样，不，不可能，我马上就会好起来的，他回

答道，强迫自己让淋浴头里喷出的水滴落在自己身上，他用毛巾擦了擦身子，穿好衣服，只是在下行的电梯上，当他失去平衡时——因为有时候他会这样——需要一点支撑，这是最后的一点症状，保罗安慰他，过一会儿他会找到平衡的，他们已经开上附近的国道，行驶在第聂伯河的另一侧，保罗在一个红绿灯前突然说，我们去这里找穆塞尔，好像这事儿就是那会儿决定下来的，于是他驶离国道，可他一开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穆塞尔是谁，为什么要在这儿下高速，他的头脑中闪现出一块巨大的冰石头，直到他看到昨天的那个家伙穆塞尔时，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块冰冷的石头中闪现，可他还是喃喃地说了些感激的话，我想，保罗回头对福廷布劳什说，结伴而行确实是一种更好的方式，不是吗？他们又开启了昨天的话题，保罗对整个保护区并不感兴趣，福廷布劳什意识到他住在一百公里外，对保护区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看着公路两边稀稀落落的房屋：酒馆、住房、农场、商店、教堂——他们向北，朝着保护区的方向开去，穆塞尔这次没有穿皮尔·卡丹，而是穿着切鲁蒂，已经到了保护区中央，要知道他认为这种共同所有权的股份公司的运作方式与没有所有者控制的旧式的社会主义大公司如出一辙，管理层扮演的是准所有者的角色，真正的所有者，也就是分散的股东，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在股东大会上没有任何代表权，管理层想怎样就怎样，结果就是内部的体制，也就是我说的，基于相似的逻辑，失去了任何专业角色，也没有任何角色是适合谁的，事实上，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在我的案例中，就我的案例来说，别生气，你个莫洛佐夫^②，保罗对他说，虽然他的意思并不完全明确，不过，穿着切鲁蒂的穆塞尔还是摆出了像昨天一样强势的姿势从座位上半转过身，让自己更舒服地与驾驶汽车的保罗交谈，他回答道，但在这里，情况颇具当地特色，这个意大利人来到这里，来到基辅，因为在福尔塔斯银行拥有的下属银行所在的国家中，唯有基辅的银行可以接受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担任董事长，其他地方连监事都需要大学文凭，这由当地监事决定，所以，这是基辅的事，这里

一种专门用来探测电离辐射强度的计数仪器。

的法律，信贷机构法规定，事情就是这样，必须这样，没什么可以改变的，因为信贷机构法规定了银行的游戏规则，也包括人事规则，嗯，最有意思的是，你试想一下，穆塞尔摇摇头，阿尔巴尼亚拥有最严格的信贷机构法，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曾经有机会去那里担任监事会主席，派去阿尔巴尼亚分公司的人，必须是从热那亚银行出来

的，我是唯一一个有文凭的人，可以担任那里的审计委员会主席，当然，这并没有发生，但可笑的是，我是唯一一个有文凭的人，你懂吗？可笑，简直太可笑了，但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之所以来基辅，还把我骗来这里，谁，保罗打断道，嗯，他，就是我说的的那个人，保罗，你没认真听我说话，那个费奇诺，还能有谁，所以，他之前在地拉那，但之后来了基辅，因为这里不需要文凭，他把我骗来这儿，我接受了，来到这里，但这个费奇诺，保罗又插话道，他在银行里什么职位，他是董事长，穆塞尔有点不耐烦地答道，因为这里，就像我说的，他们根本不需要文凭就能进来，要知道，这家银行在我们到这里的六个月前已经被基辅市长买了下来，这是他的私人财产，当然他买通了意大利的收购团队和审计团队，买下了一坨狗屎，因为应收账款的质量很差，可以这么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发放的大部分贷款都是为了保障这个所有者家族的利益，就是这么简单，穆塞尔张开双手，现在他作为所有者，被踢出局了，你很快就会明白，这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贷出去的款项几乎不可能有回款，即便有，也很少，或者说这些贷款几乎不可能被偿还，至少不能以预期的进度偿还，大量债务需要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必须为无法偿还的债务预留资金，你知道，还有一连串事情，但在这里，你知道，也有个规矩，就是每个季度，全世界都这样，必须对应收账款和投资进行评级，在这儿，你知道，有好几个等级，这几个等级，四五个等级吧，每一个等级，除了优秀，也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地法律对每个等级都定了一个百分比，目标准备金应该是多少，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不需要告诉你，但为了让你的朋友了解事情的全貌，重点是，穆塞尔转头对福廷布劳什说，准备金是由损益构成的，它被放在一个单独的账户中，不计入损益，好了，现在你要知道，他又把头转向保罗，这个人，这个费奇诺肯定，当然无法证明，被这个家族，也就是银行前任所有者，尤其是他的儿子已经把这笔钱付清了，他们邀请他去第聂伯河上的游艇玩，邀请他出席家族聚会，热情地款待他，等等，有可能还给了他一些东西，结果费奇诺开始偏袒这个家族，尤其是这家的儿子，这种偏爱意味着这个家族在这儿存了一笔钱，他给这笔存款的利息比正常情况要高得多，你看，现在董事长和我之间的关系恶化得很快，他又转向福廷布劳什，为了让你听明白，我在这里可以算作一个业务经理，理论上董事长不能管理银行，银行是由首席执行官管理的，所以他才是那个干活的人，对吧，董事长根本不应该插手银行的运作，但是他一直在插手，因为他是意大利人，这是个意大利银行，而首席执行官是乌克兰人，他害怕意大利人，不怕我，这

是自然，不过我的情况很特殊，因为一般来说我不向总经理汇报，而是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汇报，我负责财务，换句话说就是负责资源分配，意大利人提的每一个要求，说白了就是口头指令，我都会要求提供书面文件，现在费奇诺做了无数件类似这样让这个前银行所有人的家族受益的事情，还有一些其他事情，我总是要求落实到纸面上，但费奇诺的策略是，他总是为所欲为，事后会有人替他背黑锅，他还大喊大叫着说这个白痴把事情搞砸了，现在一切都有书面记录，他就不能这么做了，而事实上当每件事都这样执行时，我就成了那个要负责的人，我可以轻松地这么做，但惹得费奇诺暴怒，越来越和我对着干，哪怕他对我发难，我也必须做出回应，于是他的地位便更加稳固，福廷布劳什问，这个人是谁，他自言自语地问道，他可能对整个故事越来越不感兴趣了，连一半都没听懂，因为他时不时地听两句，只言片语飘入他的耳中，所以很难明白，他也不感兴趣，觉得无聊，过了一会儿，当他们随着拥挤的车流离开基辅时，他已经对这个故事感到厌烦了，他试图抗拒穆塞尔的话进入他的意识，他盯着前方的道路，两边长满了杨树或桦树，不知是哪一种，他不会辨认树种，也许桦树更多，他看着道路两边零星冒出来的建筑物，出了基辅后有一阵子密集地出现了一些建筑物，后来逐渐减少，路边开始出现小商贩，他们在地上铺上毯子，摆上黄瓜、生菜、土豆和西红柿，天哪，黄瓜、生菜、土豆、西红柿？你有盖革一米勒计数器^①吗？他突然用丹麦语问保罗，我有什么？盖革一米勒计数器，他又提起精神，盖革一米勒计数器，福廷布劳什用通用语又重复了一遍，为什么会有这个，保罗闭了闭眼，然后迅速把头转回前方，因为他觉得自己盯着福廷布劳什的时间太长了，车子向着什么东西撞去，穆塞尔什么也没听懂，他时而看看保罗，时而看看福廷布劳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无法忍受太长时间的沉默，于是继续说起故事来，但福廷布劳什决定从此刻起再也不听他说话了，一个字也不想听了，保罗的反应让他很受伤，保罗没有想到这对他说来完全是多余的预防措施，对其他人来说，比如对福廷布劳什来说却并非多余，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理解了，如果有人正在驶向这样的危险，即使是像他们这样自愿的，至少也会采取最起码的措施，因为他们在商贩越来越少的公路上所面临的危险比死亡更可怕，现在福廷布劳什坐在保罗的车里，最终也不想去深究他为什么要坚持去面对这种威胁，不想解释，因为他应该已经知道这就是他所渴望的，哪怕他对这种渴望感到厌恶，他也希望去那里，因为他相信有一种比自然，或许可能是被夸大的对一切事物的恐

惧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欲望，期待以某种方式接近那股力量，而这股力量从未有过也永远不会成为更可怕的力量，因为它是人类所开启且无法遏制的第一件事——所以，你想要盖革一米勒计数器，保罗打断了穆塞尔，又把头转向后排，真的，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对保护区这么感兴趣，你到底想去那儿干什么，保罗回过头来，略显紧张，说真的，快跟我说说，他继续问道，去没人想去的地方，做没人想做的事，沉浸在那样的灾难之中，对你来说到底有什么刺激的，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伊克希，保罗压低了声音，似乎有些抱歉，他摆手，把脸别了过去，福廷布劳什从后视镜中看到他的眼睛，他由此判断他感到抱歉，他对自己说，他很抱歉，他当然抱歉了，所以他才沉默不语，福廷布劳什也沉默，一时间没人说话，就连穆塞尔也需要一段时间才意识到，最好还是由他来开口打破沉默，因为这种沉默并不是好兆头，这段旅程本来是那么有趣，把这个拥有奇怪名字的人带到保护区去，穆塞尔又开始说话，他干脆不发奖金了，声称公司亏损，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去年整个银行都是亏损的，穆塞尔提高声音，然后就是十二月事件，为了达到叙述效果，穆塞尔在这里停顿片刻，保罗茫然地盯着路面，后排的客人也像所有旅人一样茫然地盯着路面，所有人都在盯着路面，他也在盯着路面，穆塞尔想，如果有人坐在一辆移动的汽车里，只能向前看着前面的路，但也可以看看路边的风景，要是风景不错的话，穆塞尔暗忖着，是的，十二月事件发生时，那已是半年前的事了，银行出现了资金流动的问题，原因之一是股本太小，母银行本应增加股本，但意大利人不喜欢这个方案，这对包括他们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们无意增加本金，尤其是给一家子银行，后来费奇诺就来了，我不知道具体的交易是怎么进行的，他通过银行拿到了家族的钱，但要付额外的利息，可能费奇诺已经答应给他们家的儿子额外的利息，确切地说是百分之十的利率，这是相当高的利息，对吧，现在我想起这个事情，因为我不愿意付钱，我就要求费奇诺以书面形式写明这是六个月前完成的这笔交易的利率，存期为一年，在此前的十二月，热那亚的意大利人决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提高注资，当然费奇诺对这种事情的发生，这种关键性的事情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如果这笔钱有百分之十的额外利息，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所以他想脱身，埃尔塔斯先生，保罗说，我们现在说的是多少钱，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数字，让我有个概念，嗯，穆塞尔慢慢地摇头，开始抿了一下嘴，嗯，想象一下，大概是百分之十，保罗快速地瞥了他一眼，或者说，穆塞尔的食指滑过额头，比如，呃，一亿美元，嗯，差不多吧，现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十二月的

时候，有人告诉他，他们要撤销这笔钱，但当时并没有确定这只是一个策略性举动，他们会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恢复利息，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根据法律规定，银行必须在借贷资金的基础上进行强制性储备，换句话说，对中央银行来说如果你熟悉宏观经济学理论，你就会知道，每笔存款都有不同的利率，现在没有人能决定存款的期限是半年还是一年，因此，上帝知道，他们，费奇诺正指望着这只是个过渡，也就是半年，但后来发现这根本不可能，不可能，因为这只能是一年期的，我说错了，他们期望是一年期的，最后却变成了半年，所以他们得到的储备金就变少了，这种情况中央银行通常会处以罚款，而现在费奇诺开始发飙，他说这是个错误，是一笔糊涂账，是计算错误等等，他骂的是财务部，我断言这不可能：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我们也没有犯任何错误，因为我对他说过，我对费奇诺说，你在这儿，就是在这间屋子里，你说有什么消息，这是我听到的对话，费奇诺不满意，他们开始追查责任人，开

始了争论和内部审计，费奇诺千方百计地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但我当时就拿着所有的书面文件和规定，声明这不是我的责任，而是后台办公室的责任，但办公室本身很难负起全部责任，因为他们要是没有得到消息，就不可能做什么，后台办公室无法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费奇诺的情况很糟糕，所以他决定，由于这件事不太干净，他们会把财务部门中类似这种的存款挪出来，归后台办公室管理，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这太荒谬了，因为这个部门根本不知道任何消息，所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让财务部的两个组保持协作，换句话说，以前的氛围非常紧张，现在也是如此，我要来这里实际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穆塞尔转向保罗，沉默不语，等着保罗说话，保罗什么也没说，福廷布劳什确信这是因为他根本没在听，他甚至感觉到穆塞尔并不是在等待他的回答，那是因为保罗的脑海中关心的是他，是福廷布劳什，于是情况就变得非常尴尬，我真想跳车，福廷布劳什想道，跳出去，不要让我在这儿，他觉得保罗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在想的是这个，而不是穆塞尔的故事，他对穆塞尔故事的兴趣远远赶不上对后座客人的兴趣，穆塞尔默不作声，或许现在他也意识到，他的故事无法让任何人提起精神，他向后瞥了一眼，显然这一眼饱含怒气，他又侧脸瞥了一眼保罗，满眼委屈，奥迪A4轻轻地嗡鸣着，车子不能超过限速，保罗极力用友善的口吻说，这里警察很多，到处都是，我们不能冒险，没问题吧？他又转身看向他，朝他笑笑，这才让他振作起来，和保罗在一起，他只消二十秒就能恢复平静，保

罗的脸上浮现出亲切的笑容，这是福廷布劳什最喜欢的，现在他感激这抹笑容，即使那并不真诚，但他依然感激保罗没有真正撕开事情的真实面貌，那不是他期望看到的，于是他也向他报以一笑，他们俩之间生成了某种默契，他们的友谊正是这样开始的，还在匈牙利时，他们都去找过部里的某个副部长，他，福廷布劳什为画廊的事，也就是为丹麦—匈牙利联合展览融资，保罗想在这个副部长那儿为银行弄一笔资金，两个项目中只有一个能得到这笔钱，于是保罗笑脸盈盈地来找他，同意把钱让给画廊，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当然，福廷布劳什也可以在以后把钱反哺给他，他们就这么慢慢热络起来，分别时已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每隔一年都要碰一面，保罗说，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个年纪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而他，福廷布劳什同样也承认，他无法想象会在任何人身上得到如此深厚和真诚的友谊，从昨天到今天，直到此时此刻，一切开始支离破碎，但现在一切都解决了，也就是说，保罗又一次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坐在后座上满怀感激，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才能不再一次打断终于恢复了些神智的穆塞尔，他开始慢慢梳理这个故事中的点点滴滴——他几乎无法察觉地将手伸向前座，轻轻拍了拍保罗的肩头，保罗没有回头看他，但有那么一瞬，是的，福廷布劳什感受到他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和解，甚至可以说是微妙的道歉迹象，接受了没有什么能将他们分开，只是有时候陌生人的加入会干扰他们，福廷布劳什想，也许他的过分敏感是造成这种干扰的唯一原因，他沮丧地透过挡风玻璃看了看保罗和穆塞尔眼前的那条路，看了看前方通往保护区的那条路，这条路上见不到一个摊贩，路两旁种着整齐的杨树或桦树，福廷布劳什觉得那更像桦树。

水滴

Paisa，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的货币，100派沙等于1卢比。

巴巴·塞加尔（Baba Sehgal，1965—），印度印地语说唱歌手，被视为印度说唱第一人。

在梵语中是“仆人”的意思。

很明显，他自己用一些白色粉末在人行道上画了一个圈，然后走到圆圈中间，往上一蹦，把自己推向空中，用手倒立，然后用脚支撑墙壁的同时，将重心转移到一只手上，也就是右手，这样就腾出了左手，从那时起他就一直立在那儿，只用一只手，同时用另一只手做手势，他一定是这样开始的，他一直是这样，谁也不知道他用这只手在这里站了多久，同时用另一只手，也就是左手，转动手腕，只做手势、指点，与人交流，显然这些手势、交流是一种除了他以外没人能理解的语言，于是他便把五根手指捏在一起，然后突然张开，手指分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重复这个动作，或是转动手腕，把手顺时针转一圈，然后再转一圈，或是合上手掌，张开，合上，张开，最后慢慢地顺时针转一圈，但从没试过逆时针转，看上去好像他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手腕，或者只能张开食指和小指，弯曲中指和无名指，而大拇指只能向后弯曲，手指和手掌的变化似乎无穷无尽，而这一切都只靠一只手掌支撑身体，倒立几个小时？他已经倒立了几个小时了？他的双腿在空中微微弯曲，脚底紧贴着墙壁，即便如此有时他也会轻微摇晃，但他身边的任何人，无论是游客还是朝圣者都无法扶住他，直到他倒下，直到他疲惫不堪地躺在人行道上用白色粉末画出的圈里，因为没人可以，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坚持得更久，比任何驻足观看的人，比任何单手倒立的人都坚持得更久，他那像是被霜冻住一般的白胡子缠绕在一起，倒立时几乎没有一根垂向嘴和鼻子，但又长又白又粗又密的头发却一绺一绺地垂向地面，时而在微风中飘动，只有这油腻腻的胡须和两缕下垂的头发以及腰间的紫色腰布在微风中不时地晃动。他双目圆睁，一眨不眨，单手撑地，不知疲倦地在用白色粉末画出的圈中做着手势，没人能等到他的身体掉下来，等到他的手完全撑不住了，真是不可置信，游客和朝圣者都喃喃道，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瘦弱的欧洲女人说，把他放下来吧，让他站起来，做些什么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她看不下去了，她的同伴把她从那里带走，而他依

然用右手倒立在玛尼卡尼卡神坛边，继续用左手自由地展示着一种除了他之外没人能明白的语言，他的皮肤是灰色的，但曾经可能是黑色的，现在呈现出像是覆盖着水泥的灰色，许多地方有化脓的溃疡，腿上、身上、手上、胳膊上皮包骨头，他坐在安娜普尔纳神庙那头巨象的脚下，除了用灼热的大眼睛看着来往的行人之外，什么也不做，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右上臂骨上羊皮纸一样没有丝毫肌肉的皮肤，他张开双臂，向前伸出双手，摊开手掌，万一有人怜悯他，扔给他一个卢比，或至少几个派沙^②，但没有人这样做，于是他再次捏住右上臂的皮肤，捏住它，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将它拉开，同时用那非凡的灼热目光盯着行人，向人展示他皮包骨头的身体，接着又把手掌向前摊开，万一有人往他手里投一个卢比，或几个派沙，但没有，他干瘦躯体旁的录音机里传来歌声，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巴巴·塞加尔^③的声音响起，曼萨布，哦，曼萨布，他再一次掐了掐自己的皮肤，以展示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摊开双手，期待有人投来一卢比，或者几个派沙，但没人这样做，音乐就在身边回响，曼萨布，哦，曼萨布，巴巴·塞加尔从庞大的象腿边那台饱经风霜的录音机里传出，街道上人头攒动，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他们都有紧急的事情，千百年来，他们每时每刻都有紧急的事情，但与此同时，男人、女人，这儿一群那儿一堆地停下来讨论这令人沉迷的事情，突然人们都有了时间，男人们挽手散着步，嘟嘟车在风驰电掣，五六辆嘟嘟车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冲过熙攘的十字街口，还有出租车、人力车、牛群、狗，还有一大群人，不发生任何碰撞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人们在十字路口疾行穿梭，所有人毫发无损，这就是一天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因为十字路口也与理性的结果背道而驰，在巴拉特玛塔神庙附近，一位身着藏红花色纱丽的老妇人围着一棵长着浅灰色光滑树皮的榕树粗壮的树干和盘根错节的树根绕圈，她伸出双臂上下摆动，模仿着飞翔的姿态，一言不发地围着榕树转啊转，紧闭着双眼，但从不出错，她的动作坚定而自信，仿佛千年前她就在这儿转圈了，也许事实正是如此，她的双手就像鸟儿的翅膀一样扇动着，她的身体摇摆着，又睁开眼，现在人们才发现这双眼中空无一物，只露出空洞、干瘪的眼窝，她的眼睑灵活地开合，布满皱纹的黑黢黢的眼窝代替了眼睛，藏红花色的纱丽左右摇摆，她转着圈，不知疲倦地转着，双手起起落落，榕树粗大的气生根从上方的树枝上垂落下来，她绕着树干旋转，这些令人敬畏的气生根一直向下延伸，就这样消失在土地里，这些气生根紧紧攀住榕树，仿佛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被固定着，但我们无法判断，在巴拉特玛塔

神庙旁边的这棵榕树究竟只是在支撑着自己，还是通过这些幽灵般蜿蜒曲折的巨大气根支撑大地，以免大地坍塌，从而打开通往赛斯卡井的四十级阶梯——它之所以被称为“井”，只因它是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在阿西加特前方几百米臭气熏天的污水运河的第四个大拐弯处，慵懒的恒河水浪花拍打着河岸，然后慢慢消失，离杜尔迦神庙不远处的一个老人院里，垂暮的老人们在阳光里坐着、躺着，院子里的杂草大致被人清理过了，环绕四周的摇摇欲坠的回廊似乎在为他们遮风挡雨，这四十来个老人从外表看大多是从梅加拉亚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来的，他们一直在这里等待着，直到生命的终结，早上他们喝些稀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喝稀粥，因为有些人拒绝接受任何食物，只希望死亡来得更快些，他们互相之间缄默不语，每个人都只专注于自己坐着或躺着的地方，向内专注于仍然属于自己的身体，或坐或躺，从早到晚，从深夜到清晨，等待着渴望已久的死亡，他们的眼睛不再传达任何信息，只是死死地盯着前方，但爬满皱纹的脸上没有丝毫痛苦、悲伤和怀疑，更没有恐惧的痕迹，相反，每一条皱纹都彰显着平和，这些人的内心和身周是平和、宁静的，即使这种平和、宁静并非毫无波澜，因为来自街道和排污渠旁的外界噪声一定会传进来，有时还会有尖锐的哭声、汽车喇叭声和音乐声，但院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没有电视、收音机、录音机的声音，只有平和、等待，也许日复一日，坐着或躺着的人倒下了，伸展开，被工作人员带走，他们是负责焚烧尸体的贱民，把尸体用裹尸布包好，带着已经灵魂出窍的尸体奔向火葬场，同时，一支铜管乐队穿着最华丽的服装，在拉贾—莫蒂昌德爵士路上缓缓向着茅尔维巴格走去，他们看起来并不像一支交响乐团，而是每个人都在独立地演奏一场音乐会，有时甚至会彼此完全远离，长号手听不到小号手演奏的声音，他们离得太远，让人留下音乐散乱的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乐队的演奏依然完美，丝毫没有节奏或合奏错误，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可能是因为他们花哨的帽冠上印有Sewak 字样，但没人会去寻找答案，显然也没有必要，这里有许多当地人和朝圣者，也有满街的牛、狗，街上的孩童跑来跑去，似乎陶醉其中，不少游客的脖子上挂着相机，老鼠的数量也还行（换句话说，就是很多），许多人从两侧跟随着乐手们，笛子手、鼓手、圆号手、大号手，当然还有小号手和长号手，后者显然最受街头孩童们的欢迎，长号手时而欢快地左摇右摆地演奏，还用推杆戳别人，接着就引起一片欢呼和追跑，他演奏的是英国军歌《英国掷弹兵行进曲》，仿佛永无止境地沿着拉贾—莫蒂昌德爵

士路向茅尔维巴格方向前进，他们的身后既没有站着新郎的花车，也没有狂欢宝座上的大君，不是婚礼，不是游行，不是葬礼，也不是庆典，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一路小跑着，面无表情地对着当地人、朝圣者、游客、老鼠、街上的孩子、牛、狗以及站在店铺外面的店员吹奏《英国掷弹兵行进曲》，他们注视着一切，直到在茅尔维巴格附近，这支目的不明的非凡乐队突然就解散了，仿佛听从某个统一的指令，迅速放下乐器，一个个乐手，而不是整支乐队朝着一个他们知道的方向离去，穿着昂贵、多彩，带着流苏和奖章的乐队制服，随心所欲地四散离去，仿佛这才是正常的事情，也许确实如此，因为没有人感到惊讶，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朝圣者，无论是街头孩童还是商贩，无论是游客还是老鼠，都意识到了这点，每个人都从音乐中断的地方接着唱起来，《英国掷弹兵行进曲》的余音并没有马上消失，又在拉贾—莫蒂昌德爵士路的上空徘徊了大约半分钟，之后街上的喧嚣像火焰般重新笼罩了整个城市，确如一场无法被扑灭、无法被压制的熊熊烈火，飞驰的车辆、街头的哲学家、散发传单的人和嗡嗡作响的电线，宝莱坞流行音乐巨星的声音从广播里、电视机里，甚至嘟嘟车的扬声器里传出，他们高唱“我燃烧着，在对你的爱的火堆上”，在这熊熊燃烧的喧嚣声中，他下定决心该出发了，因为这里的危险是致命的，所以这不止是简单地采取预防措施，也不仅仅是提高警惕，而是要明白，应该马上离开，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谨慎地离开，一步一步地后退，离开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离开这个城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一步行动，他现在就像一张绷紧了神经的弓，绷得快要断了，因此，他现在紧绷地看着散落在肮脏不堪的床上的零碎中，躺着一只背包，他想，至少在那一刻到来时，这个背包必须准备好，以免在他必须离开时出现任何不必要的耽搁，但同时最大的问题是，离开的那一刻何时到来，他知道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在开始的时候要么小心翼翼，要么以可以想象的最快速度行动，因为如果算错了时机，那么也就失去了从万千事物中找到裂隙的

机会，对他来说是一条裂隙，因为在万千事物中，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现实，因此思想停滞了，或者说至少使他的思想停滞不前，他成为一场噩梦中的配角，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具体的细节上也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选择正确的时间是如此困难，几乎不可能做出正确选择，此外，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知道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正确的时刻，而且，不仅有一连串似乎无穷无尽的错误时刻，他必须在其中做出抉择，且必然会迷失，这种想法令人难以忍受，因此，一段时间以后他

显然必须选择另一个时刻，这必然导致他选择下一个时刻，当然那也不是正确的时刻，但他恰巧选择了它，于是他总共只剩下六十六步，因为一头疯牛会踏过他的身躯，一辆嘟嘟车会碾过他，从圣塔窗户里丢出的巨型石柱会砸中他，就好像这一切都是偶然，一场意外，但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也可以在毗湿奴神庙里，从背后刺中他的肾脏，在通往凯达尔加特台阶的一条小道上把他绊倒，在梵文大学附近把他摔在地上，不是为了抢劫，而是为了用一根巨大的钉子挖出他的左眼，不知为什么只挖了左眼，然后——同样，不知为什么——他们可以用一根涂成红色的棍子把他的头敲成肉饼，换句话说，就是结果了他，然后不把他扔进圣河里，而是把他丢在瓦拉纳西枢纽站北部贯穿东西方向的巨型垃圾场里，把他扔到最大的垃圾堆上，就这样，巨大的秃鹫来了，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洒在恒河上，从这里能看见一座旅馆——旅馆？！光线洒在这栋建筑的墙上，这道光正慢慢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先是加深，变成暗橙色，然后像血一样浓稠，变得黏稠、肮脏，在污秽之上闪闪发光，这就是瓦拉纳西的暮光，这样的光每天出现两次，一次是在清晨，另一次是在傍晚光线逐渐暗淡之时，这是世界上唯一需要解释这一切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清晨仿佛是唯一的，傍晚也是如此，仿佛没有其他清晨和傍晚，因为这就是这座城市的运作方式，它的每一个臭气熏天的时刻都暗示着他只有一天，之后这里不再有他的容身之所，唯一的夜晚将把他带走，暮光将把他带走，因为他只能在瓦拉纳西出现一次，因为这里不再有光芒，这就是每条小巷散发出的光芒，每条小巷中每一个若隐若现的模糊身影，那些人模糊的视线中疲惫地闪现着夕阳微弱的光辉，每一个幸福的日子皆如此般，每一天都让人觉得不再有明天，也许真的没有下一天，只有这一天，或者连这一天都没有，这在他颤抖的大脑中没有区别，这些故事在这个大脑中也是一样的，这些故事让他的头脑受到极大的惊吓，因为在这个疯狂的地狱中，每一天都有千个、万个、亿万个事件徒然发生，在这些小巷或大一些的十字路口，所有的这些故事里，仿佛只有一个是真的，或者没有一个是真的，因此，日子接连不断地过去，故事一个接一个地积攒着：它们都不成立，都不存在，它们不是任何人的依靠，也无法依靠任何事物，在这里，一切都在疯的支配下运行，但不是来自上层或下层的指令，而是每一个体的存在都是疯狂的，它们的失控是自发的，直至死亡，瓦拉纳西的一切都与自身以外的事物无关，万事万物在这种疯狂中齐头并进，但又不会燃起疯狂的大火，因每一件事物的疯狂都是独立的，他用一侧肩膀靠着墙站在窗边，装饰着巨大玫瑰花图案的皮革窗帘遮挡着他，不会引起街上行人的注

意，而他透过窗帘间的缝隙看到下面发生的一切，他站在那里，倚靠着肮脏无比的墙壁，看着下面街道上发生的一切，看着散发着臭味的床，那上面放着背包，最后看到背着背包的自己，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条门缝溜了出去，蹑手蹑脚地下楼，没有结账，只悄悄地走过一张安装在巨型象腿上的粉红色塑料桌子，这张桌子是一座从未存在过的宫殿或者寺庙的复制品，现在成了这家早已人去楼空的酒店门廊的标志，他走到街上，马上在第一个街角处转弯，接着又转弯，不过别转四次，也别总向左或向右转，这是他脑海中响起的警报声，不要转四次同样的弯，否则就会回到原点，他惊恐地想道，他们会找到我的，当然，他们一定知道我在干什么，这是一定的，他们一直都知道他想做什么，他们允许他离开酒店房间，允许他不付钱就从前台溜走，显然一定有办法追踪他，无论他是左转、右转，再左转、再右转，他们总是能准确地知道，当他在伪装成悠然闲逛的游客匆忙奔逃时，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哈奴曼迦特的阶梯之上时，为什么会惊慌失措，因为这正是他最不愿见到的，抵达恐怖的河坛，因为这里，仅仅是靠近河坛，就意味着逃生无望，恒河是死亡，河坛是死亡，河坛中穿艳丽华服的女人们就是死亡，恒河边腰间围着布匹的男人是死亡，但恒河是至高无上的死亡，是无与伦比的污水汇流，是千年不息的汨汨污秽在流淌，他唯一的机会是朝相反的方向走，不能坐嘟嘟车，不能打出租车，不能坐火车，唯一的方向（假如存在的话）只能是漫无目的地走，只有不预设地点和方式的情况下，他才有机会离开，只要他不尝试考虑唯一可能的逃生方式，把自己完全交给恐惧，那就够了，自从他踏上这片土地，抵达瓦拉纳西，看见了第一处河坛，第一次看见恒河，他就知道自己不该来这里，根本不该来，这整个来印度转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事实上他根本不想来这儿，我也不想来，不，我根本无法开口拒绝，哪怕我本来应该也可以拒绝的，在萨拉热窝时他就应该给孟买的朋友写信回绝，告诉他这不是个好主意，他应该在出于礼貌，轻率地表达自己的兴趣后与这位孟买的朋友见面，并拒绝他的邀请，印度之行根本不合适，永远要说不，永远，没有例外，他本来就应该这么做，他原本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买机票的时候说不，哪怕买完机票后，他也可以在出发前想明白，甚至抵达德里后也可以改变主意，但没有，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当一个人不假思索、随心所欲地行动时，就不是轻率，而是彻头彻尾的鲁莽、不负责任了，对所有事情都失去掌控，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既然他很了解自己，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出了问题，还会有麻烦，他不应该想到去印度，不应该让事情就这样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有一天他

会发现自己身在印度，他让自己在印度，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他发现自己身在印度，现在他在印度，在瓦拉纳西，在他本不应该来的地方，他在那里跌倒，不断地跌倒，无法停止，在经历了一次残酷的火车旅行后，他马上就知道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他从主火车站坐着单薄的嘟嘟车，历尽千辛地抵达阿西迦特，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看到了恒河，览尽蜿蜒曲折的河湾，看到层层叠筑的破烂建筑，褪尽色彩的房子摇摇欲坠，这就够了，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他身处污浊、潮闷的热浪中呼吸着散播疾病的空气，这就够了，早在毗湿奴时期就来到此地的本地人泡在污浊的恒河中，从那时起他们就泡在这里，喝着令人作呕的恒河水，成群结队的胖的、瘦的游客们愚蠢至极，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端着昂贵的设备，企图在数亿人面前展示这座城市的神圣性是多么无知、无耻，当他从可怕的雾霾中看见庙宇，当他瞥见河岸的隆起处蜿蜒向上层层叠叠的宫殿、塔楼、神龛和露台时，他知道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毫无意义，够了，这些最初的印象原本足以让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但实际上瓦拉纳西的恶臭才真正给他上了一课，让他真的开始惊慌，那无处不在的复仇，压倒一切、令人窒息、甜腻、刺鼻的腐烂气味，如果说他没有立刻从根本上重视这种现象，那么在第一天晚上醒来以后，当他的口腔、肺叶、胃里和大脑中都充满了这种气味时，当他刚出门走了几步就跌进第一条排水沟，看到一片片无边无际的垃圾堆，牛、野狗、老鼠和孩子们在垃圾堆周围游荡时，他被这种气味震惊了——人们不可能逃离，不可能从这种气味中逃离，这是瓦拉纳西的气味，无论睡着还是醒着，永远闻得到，它会弥漫在上颚、喉咙、肺叶、胃部甚至大脑中，让人在气味中窒息，是的，甜腻、刺鼻、黏稠、致命的气味，它拥有致命力量，内含着一种特别残酷的元素，因为根据当地人和朝圣者的说法，至少瓦拉纳西是一座和平的城市，也是一座死亡之城，这里没有犯罪，手牵手散步的年轻男孩在朝着他笑，这里没有抢劫，恒河边的妇女们在向他微笑，相信我，从街头理发师到修遥控器的干瘦皮匠，每个人都很肯定地说，这里没人有坏心思，因为除了和平，卡西——就像它的名字——是一座理想的死亡城市，但不要因此而沮丧，在十字路口挥舞着长柄警棍的警察解释道，不要感到惊讶，湿婆神庙里那位瘦骨嶙峋的冥想者低语着，起初他跟所有人一样，也是明白了就点头，是的，他当然理解——但后来就不是了，尤其是现在，他再也不这样做了，他不再愿意参与一场对他来说具有毁灭性的游戏，现在他怎么可能再参与呢，他什么都不懂了，他出了酒店大门后在第一个街角处一头扎进第一条巷子，因为他无法接受至少有三百

万人认为不正常的生活才是正常的，也许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因为现在他想，真希望不管是孩子们还是男人们，至少在这个被死亡气味笼罩的城市中哪怕只有几个平方米的可逃离之地，他们也会即刻开始一场板球比赛，这不正常，不，他想道，至少有五六个孩子或男人在两块粪堆之间的一小片空地上发现了这片只能满足最低要求的场地，于是投手开始投球，这不正常，因为这些贫困阶层的人，每天至少有三百万，不仅知道有板球这种运动，还真的在玩，这不正常，这里有击球手、投球手，他们用网球或者任何他们认为相似的、可投掷也可击打的物件来代替板球，这个挣扎在世界上最悲惨地狱里的可怕的人群，正在玩着板球：他们在玩这种游戏，仿佛在这死亡的气息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17世纪时诞生于印度本迪土邦的一个绘画流派，其作品以纯净无瑕的色彩感知与精妙绝伦的形制设计而闻名。

了，这太不正常了，太疯狂了，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他是这么认为的，现在他也是这样认为，于是他放慢脚步，放慢速度，以防突然跑起来，他在小巷中漫步，仿佛在下定某种决心：他放空思绪，甚至不依赖直觉，什么都不依靠，只是向前走，向右转，向左转，过一会儿发生些事情，一些很有可能是在他预料之外的事情，但不会发生令他一次次感到震惊的事情，那就是当他前行时，每走一米都至少会有一个人，不断地给他些东西，什么东西并不重要，从一杯可口的奶茶到瓦拉纳西不为人知的秘密，什么都有，他们都很瘦，骨骼纤细，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穿着白衬衫和化纤面料的浅灰色裤子，裤子熨帖，脚上穿着轻薄的中国产拖鞋，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不停地触碰，因为前行时，他能感觉到他们的触碰，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接触，非暴力、没有攻击性、不粗暴、不无礼，相反，这是一种柔软的触碰，很奇怪，它是柔软、温暖的抚摸，他们握住他的胳膊或手，或者，他们只是轻轻地擦过他的胳膊，或手、或腰、或背、或肩，相当温柔，他应该习惯的，但他做不到，相反，他对这些温柔的触碰感到恐惧，他感到恐惧，因为他走着走着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这些触碰，没完没了，永无止境，他不去看他们，因为那样就必须停下脚步，那样就会迷失方向，听他们说为什么他应该立刻喝一杯美味的奶茶，为什么现在应该坐嘟嘟车，为什么他现在应该买块地毯、一台收音机、一台正宗的日本造的索尼电视机、一条幸运符项链，可能还有大量生石灰、花园灯或者十车竹笋，跟他们走吧，这些触碰告诉他，他们知道一家好得多的酒店，跟他们走吧，带你去体验从未见识过的孟加拉舞蹈和音乐，来吧，来吧，你会知道塞萨古井在哪里，那

是通往地下王国的入口，来吧，古井通向哪里并不重要，因为那里有东西在等你，他不会摆手拒绝，因为那样他就会迷失方向，他没有明确表示拒绝邀约，但他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忽视这些触碰，才能不收回手臂和手掌，不让肩膀颤抖，因为这已经是一种服从的表现，是对那些提议的回应，然后他再一次迷失了方向，他因为这些触碰而分散了注意力，无法朝着计划的方向，也就是向任何远离瓦拉纳西的地方前进，即使他要逃离这儿，也不能在这些触碰发生的地方失去他已然失去的自控力，因为这会让他被裹挟着去往他处，不是离开，而是进入瓦拉纳西，回到深处，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到恒河的河滩边，死亡在那里等待他，正如他一开始就被告知的那样，死亡更胜于幸福的自由，这正是他不愿接受的事情，他不是要逃离死亡，而是要逃离瓦拉纳西，对他来说恒河并不神圣，或者说那时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想知道，这只是一条流淌着死狗、死人、发霉的亚麻布、可乐罐、柠檬黄的花瓣和木船板的河流，任何东西，一切事物，永远是这样，他现在只想发疯似的勇往直前，去往任何地方，但他不能发疯，因为疯狂会立刻融入瓦拉纳西的现实之中，作为一个疯子，瓦拉纳西会马上接受他，当然，这可能是他的命运，但他还在坚持，他开始陷入疯狂，不顾一切地开始发作，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因为那时瓦拉纳西已经吞噬了他，瓦拉纳西吸收了他，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将成为瓦拉纳西人，但现在他还在坚持，完全关闭思考和本能，小心地封锁一切，因为他确信，如果不这样做他就真的没机会了，走出来了，他的身体已经不再颤抖，他的体内没有任何东西在颤抖，他从小巷走到大路，接着又回到小巷，假装成游客，也就是说他在行动中保持眼神呆滞，让人难以与他搭讪，避免被触碰，当然这些触碰并没有消失，他瑟瑟发抖，但他能控制住自己的颤抖，恒河闷钝的波浪拍打着河岸，他看不见，却能听见，听见波浪声消失在最低的一级台阶上，这意味着他再次来到岸边，于是他迅速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一直走了好一会儿，尽可能远离这死一般寂静的圣浴场，他试图绕过这片巨大、平坦的黄绿色养牛场，但绕不开，于是他走进其中一处养牛场，停下脚步，把沾在鞋子上的粪便刮到路沿上，这时他就站在这片养牛场的中间，那里的人说，请你无论如何要买一台吹风机，要么花一千卢比，就能去萨尔纳特，要么花点小钱，就能去看本迪画派^⑧时期的画作《舞动的克里希纳》，实际上他的鞋子上有没有屎根本没关系，重要的是他能将大部分粪便刮掉，这样他就不会滑倒，反正周围臭气熏天，因为这就是瓦拉纳西的主要气味，就像在凉爽的冬季里城市被

暖气烘烤着，街道的灰尘就是由粪便干燥而成，千百年来，人们收集粪便，这是贱民阶层唯一的生计，千百年来他们用小推车辛勤地将粪便收集起来再堆成高高的粪堆，或沤成肥料，或晒干，视其用途而定，但其实这都无所谓，因为氨气受热爆炸毁掉这些粪堆，一损俱损，一座座这样的粪堆都被炸掉，满城都是粪便，人们走路的时候应该多加小心，几周后游客们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他在经过这些粪堆的时候会更加谨慎，这里的臭味更浓，简直让人无法喘息，他闻到氨气的味道，但没有爆炸，他穿行在粪堆之间，一群穿着水手服、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从他身边经过，队伍中有个孩子拿着一部苹果手机，所有孩子都想看看那上面有趣的内容，他们就这么经过他的身边，就像一团漩涡围绕着拿苹果手机的手，他觉得越来越累，他早上就出发了，一直在城里游荡，这一切根本不可能结束，现在他应该尝试思考，所以他决定重新启动大脑，但他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安全的区域，但他经过阿肖克·纳加尔邮局背后时，就看到了一片长着灌木和大树的绿草坪，当然这里挤满了人，也许是因为有树荫的缘故，无论如何，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看见一位冥想中的老人，他瘦骨嶙峋，皮肤乌黑，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腰上缠着布匹，闭着眼睛在打坐，这很好，他在老人身边坐下，开始思索现在该怎么办，他想到了，想到了他认为唯一一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事情，除了恒河，他没有其他什么可以利用的，他想，至少恒河指示着方向，他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离开瓦拉纳西，别无他法，他就这么坐在这位皮肤黝黑、头发花白、闭目沉思的古稀老人身边思索着，在这个早晨，老人选择了一动不动地陷入沉静的冥想中，他也闭上了眼睛，他需要休息，他鞋子上的粪便散发着臭气，双腿累得发烫，腰酸背痛，脖子和肩膀也疼痛不已，脑子几乎不听使唤，他的眼睛传来一阵刺痛，突然开始使劲流泪，或许是因为眼泪，因为他正泪流不止，仿佛在哭泣，也许是阳光被雾霾过滤后产生了阴暗而微弱的力量所致，有人向他兜售伦敦、巴黎和罗马的明信片，还有人让他买铸铁锅，来吧，我带你去看一般的游客都看不到的东西，我带你去巴巴卡加尔，那可是巴巴卡加尔，只要两百五十卢比就行，三个年轻人围坐在他身边，哪怕他可能已经睡着，他们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这里，看看这套小巧的美甲套装，中间还有一个迷你泰姬陵，买下这套完整的唱片吧，这已经是最划算的价格了，相信我，这样他就不用继续待在这儿了，不知怎的，他甩开那三人，尽管很明显他们还有一箩筐的其他主意，但不知他们要把他带去哪儿？没关系，他必须去恒河边，这并不难，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无论朝哪个方向走——这正是问题所在——迟早

会到达恒河边，所以他也很很快就抵达了，只用了不到一小时，他已经身处恒河边，站在通往达沙瓦梅德哈特台阶的顶端，下面密密麻麻的男人和男孩子中间出现一条临时的狭窄通道，起先这条通道是打开的，随即立刻在他身后合拢，人们肩并肩地坐在台阶上，有的在促膝长谈，有的双眼放空，除了人们在看到他时为他让开的那条路，真的没有其他通往水边的路了，他们好像在指引我，他想，但他立即决定最好还是再次关闭所有思考和直觉，以便抵达最低处的达沙瓦梅德哈特河坛，他在人群中向下走去，面向恒河，这才是他该做的，但当他离河岸还有几步之遥时，他在时开时合的通道上的某一级碰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也许不能这么说，因为这里的每一个词都不精准，包括“意想不到”，包括“障碍”，甚至连“碰到”也不准确，因为他在向下走的整个过程中，总觉得要发生些什么，也许不是意想不到的事，也许当那些他非常熟悉的瓦拉纳西的手触碰到他时，可以称之为障碍，那熟悉的柔软触碰让他屏住呼吸，但是他不可能撞上，因为它只是轻轻地触碰他的脚部，那是一个阻止他前进的信号，当然向下走的冲动令他只想从这触碰中抽出脚，但这次的触碰非常坚定，坚决地阻止他，让他无法动弹，只能停住脚步，人群中有一名身材异常肥胖的男人，看不出他的年龄，这在印度人中并不常见，他可能属于最高种姓，却近乎全身赤裸，所以很难判断他的年龄，只围了一条脏兮兮的腰布，他的耳垂肥大，浓密雪白的头发用橡皮筋固定在脑后，鼻子上夹着一副厚重的黑色边框眼镜，支着胳膊看着水面，接着把头转向左边，抬头看他，那三条巨大的下巴褶皱以一种有趣的方式随着他的动作而动，当这个脑袋寻找他时，他正忙着试图把脚从触碰中抽出来，但想要成功抽出脚，必须顺着那股劲儿，可他没有，男人还是抓着他的脚，尽管只是非常轻柔地抓着，还看着他，但他不是搭讪，而是像某人在聊天时向对方展现他们谈话主题的另一个方面，他问，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恒河里的每一滴水都是一座神庙，他声音轻柔而温润，深沉而亲切，那人说的不是带有当地口音的英语，而是最清晰无误的英式英语，多少天来，这是他第一次放松警惕……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回身说了一句话想让那人放手，他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话，不是回答，而是一个词“你好”，这是一个疏忽，一个失误，一个错误，这个“你好”会产生严重的后

果，后果已经产生，因为片刻间他就发现自己身处一段冗长的独白中，而他根本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他已经没有退路，因为只要有人说一句“你好”，一切就结束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戴眼镜的男人在人群中半躺着，扭动着肥胖的身躯向他靠近，最终也没有

移动半步，而是保持着跟刚才一样带着点嘲讽，又有些同情，却丝毫不带友善的眼神盯着他，同时紧紧抓住他的脚，重复地问他怎么看待恒河的一滴水就是一座寺庙这个问题，而他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等待着面前的道路自动打开，他站在那儿低头看着他，那人也抬头看着他，没有放手，依然紧抓着，似乎要一直抓着他的脚，不知为何他的腿现在有了同样的力量，肥胖的大腿和手臂就像四条象鼻，他的躯干，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巨型脂肪球，但上面，因为病态肥胖而流淌着肥肉的头部表面——这令他不适——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原本的五官，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张轮廓模糊的面孔是美丽的，在这张美丽的面孔上，他第三次重复地问他是否知道一滴水就是一座寺庙，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然而还没等他回答，他没有回答，而是明确表示希望继续前进，胖子又一次向他使出了瓦拉纳西式的柔软触碰，他简单地向他讲述了这件事，但依然像是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对话，他说他已经在这儿坐了一段时间了，想象一下，他一直在思考，当地人究竟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么说，他一直在思考，也得出了结论，他现在特别想与他分享，所以他建议如果不介意他的陪伴，就坐在他身边陪着他，听他说下去，因为这是值得的，因为他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这时，他试图用手势来表达不，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这样不行，一只手，那人的手，甚至帮他把手势变成了开始的信号，让他坐到他身旁，这样拒绝就失去了意义，他发现自己已经坐在那人身边的台阶上，男人获得了片刻的胜利，那就是让他坐下，而不是继续前进，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把巨大的头转向恒河，重新整理了肥硕下巴上的三条褶皱，对他说，首先这只是他想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他恰好对从物理学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有所思考，他在桑卡特·莫昌基金会担任工厂工程师，他知道水分子的结构吗？他发现自己知道，因为这一切都与平面几何相关，他看着恒河，看不出任何暴躁的情绪，但那张内敛的美丽脸庞却越来越显眼，这张挤在脂肪堆里的脸看上去并不暴力，声音也是如此，有种让人平静的力量，因此，他的这番话并不像是什么商业建议，于是他又犯下错误，他留在那里，没有再试图站起来，哪怕此刻他还可以站起来，他只是坐着，坐在那人用极尽温柔的动作让他坐下的地方，他一直坐在那里，困惑于这个胖得出奇的男人的声音和举止中蕴含的某种纯真、虚无缥缈的东西、某种更高级的元素，他强烈地感觉到看上去这个男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自言自语，但同时他又心怀感激，近乎友善，最终他的疑虑被打消，变得不再小心翼翼，现在他才应该集中注意力，必须认真听这个人说话，因为这个戴眼镜的男人一直对普普通通的球体感兴趣，尤其是球体的

表面几何问题感兴趣，比如，是什么组成了一滴水，在这里，他指了指恒河水，如果有人坐在这里，比如像他这样受过教育的人，自然会想到这个问题，首先出现的就是分子间氢键的问题，显然他也是如此，那人对他笑笑，他知道分子间氢键是什么，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那人微笑着对他说，他指指自己说，人们会记住这个特定的氢键和共价键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液态水是一个共价键和分子间氢键的交替连接系统，那么事情从这里就开始变得有趣了，戴眼镜的男人愉悦地向他眨眨眼，因为真实的情况是，液态水是一种只有部分有序结构的伪大分子，由柔性氢键连接在一起，学校里都是这么教的，如果有人认为液体，包括水滴在内，是由于表面张力才能呈现出表面积最小的形态，也就是球形，那么毫无疑问另一个人也会像他一样同意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戴眼镜的男人指指自己，表示他确实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再回到表面张力的问题，他在想象中把一个水分子一分为二，这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些特别有趣的想法，此时，他正聆听着恒河水的涛声，注视着从水面上反射的耀眼的阳光，因为他突然意识到，看啊，这些氧原子和氢原子形成了这个四面体结构，全都清楚了，不是吗？同样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氧带有微弱的负电荷，而氢带有强烈的正电荷，因此相邻的分子之间形成了一种连接，我们就叫它氢键，这没有坏处，这时那人笑着对听众说，记住并且接受这一切完全没有坏处，因为如果有人像他一样坐在这里盯着水面看，那么这些特别的想法就会自动浮现，比如他就会想到氢键比分子间的内键要弱得多，而这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排列方式有利于形成最稳定的系统，那么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他眉毛一扬，对，当每个氢键都能找到相邻的分子时，氢键的作用最强大，因为这样每个水分子周围就会被四个相邻的分子包围，它们组成了一个金字塔，一个四面体，人们知道那是什么，人们知道四面体，不是吗？这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和柏拉图实体，并由此直接引出了一个同样众所周知的事实：二百八十个分子构成了一个规则的二十面体，过去人们认为液态水是由这些有序的结构组成的，后来世事难料，人们的想法不同了，因为他们认为水在有序结构和无序结构之间摇摆，因为氢键不断地断裂又不断地产生新的氢键，在这里，看，他思索着说道，又盯着恒河看了一会儿，在这里，看，他又推了推眼镜，人们可以思考一下，四面体水分子聚合物中有什么，或者说在无序、孤独的水分子中有什么，因为不妨这么说，他自言自语道，答案自然而然地出现，那就是具有四面体结构的水分子位于无序、孤独的水分子之间，而这种水，说到这里，眼镜男寻找着他的目光，但他的目光已经游离，于是他问他，是

否能听懂，他困惑地承认，没有，他一个词也没听懂，好吧，那么现在请注意听，男人用一根粗壮的手指指了指自己，根据沃恩对表面张力的了解，所有液体，包括水滴，都遵循表面张力定律，形成表面积最小的形态，那会是什么呢？他问道，会是什么形态呢？回答他的只有沉默，当然是球体，很清楚，不是吗？男人张开象鼻似的臂膀，一直看着他，试图让他点头，他满意地呼出一口气，男人接着说，好吧，清楚了，好的，我们继续，假设氢键比把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分子键要弱得多，这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却是可以想象的，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说，而且由此产生的排列方式表明，非常有必要形成尽可能稳定的系统，这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他再次转向恒河，再次自言自语般地说道，这将是最大、最牢固的结构，对吧，如果每个氢键都能找到相邻的分子，那么每个水分子就会被另外四个分子包围，形成一个金字塔，这就是已经提到过的金字塔、四面体，但有必要再提一遍，以便他能准确地理解，我甚至可以重复给你听，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存在着有序结构和无序结构发生的波动，因为氢键不断地断裂，又形成新的氢键，现在，我们可以问真正的问题了吗？

男人转向他，而他正透过男人厚厚的镜片直视他的眼睛，看着那双水汪汪却出奇晶亮的眼睛，一股寒意涌上心头，因为有种奇怪、神秘、莫名的东西在他的眼睛里闪烁，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是某种未知的深度，不是知识的深度，而是时间的深度，仿佛正在回望千年前的时光，这让他非常困惑，他究竟在和谁说话，在这个疯狂的城市中拦住他的极度肥胖的男人，用一种癫狂的方式在恒河边给他做了一场关于水的讲座，他想提问，但问得不多，因为另一个声音总是让他的声音黯然失色，淹没了他内心的疑问，那人占了上风，他说，液体的表面总是力求最小，从刚才提到的结合力和吸引力的特点来看，球体正是上述意图的完美表现形态，也就是说意图表现为球体，他又重复了几次，好像在回味这句话，他一直没有看那人，而是盯着水面，真的，仿佛在自言自语，但其实不是，因为只要他脑子里出现一个问题，甚至一个想法，那人立刻就能把他的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男人的话不断压制他的自言自语，比如他要离开，比如他最想做的是摆脱那人的控制，但他没有走，大脑自动开启了，无法关闭，而那个人不论是盯着水面还是看着他，仿佛都能准确地知道如何将他的注意力拉回来，而且总能及时办到，他还说，相同分子之间的吸引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远远大于不同分子之间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每个分子都尽力向内，努力向内把结构填满，这意味着，那些留在上面的分子，那人缓慢地把笨重的身躯转向他，那些留在水滴表面的分子同时也希望

获得最小的表面积，这就是球体，不是吗？还是很清楚的，不是吗？男人问道，而他，从这次奇怪的相遇以来第一次开口作答，他答道，是啊，显而易见，那人笑着问他，我们让这个表达更明确一点吧，他又回答，好的，我们重新组织语言，他点点头，那人也笑答，好的，那我们就说只有那些吸引力较小的分子才会停留在表面，而这些分子也会被内部的吸引力向下和向内牵引，这样它们在表面上尽可能地靠拢，开玩笑地说，他们需要寻求最小表面积，或者说表面本身需要尽可能小的面积，是这样吗？是的，他几乎得意地自问自答，表面在寻找尽可能小的表面积，总之，在寻找理想的表面积，我觉得这样表达完全可以理解了，他回答，是的，完全可以，但男人随后严肃起来，仿佛那张嵌在硕大脑袋里的英俊脸庞上滑过一丝惆怅，他改变声调轻轻地问自己，这样可以吗？又回答，不，不行，这样不行，看了看他，继续说不行，因为我们所论及的一切都可以认为——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水本身在某种程度上逃离了这种理论的范围，因为它拥有许多本不应该存在，却确实存在的特性，这些特性令它与所有其他液体截然不同，就好像水不是液体，不是一种液体，而是……是的，纯净的水，一种非凡的物质，一种守护着自身内在秘密的原始元素，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就像我跟你们说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从我们的视角出发谈谈我们对水的认识，但最终我必须承认，实际上我刚才所做的这些尝试并没有让我们真正接近水的结构本质，当我们了解了水的记忆能力等特性后，这些尝试就会无功而返，这是肯定的，因为当我们把冰融化成液体时，冰又会恢复到它之前所具有的相同的液晶结构，换句话说，水以冰的形式存在时也能保持自己的结构，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安心，因为我们知道，在许多反常现象中，水里储存着信息，无穷无尽的信息，也就是说，水知道地球上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不，我们的认知不足以理解一滴水，他用隐晦的声音问道，你能明白吗？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思考这些？为什么周围的人都说恒河的一滴水就是一座寺庙？他这样问，但他知道得不到答案，人群中弥漫着深重的沉默，仿佛他们真的相隔千年，他应该动一下，但他不敢，或者他根本做不到，他看着这个男人巨大的三层下巴上的那三道褶皱横在胸前，他看着那副巨大的黑框眼镜在闷热的气候中架在鼻尖上，他看见胖男人也在看着水面，看见那张埋在丰厚脂肪中的美丽脸庞的轮廓，那张他从未见过的美丽的脸，却如此熟悉，这让他惊愕不已，他觉得现在自己有力气行动了，便行动起来，慢慢地从台阶上站起身，试图在离开前找到恰当的话，但对方料到他的意图，又看了他一眼，略带嘲讽地问他有没有一百卢比帮

帮他，胖男人给他让了地方，显然是松开了手，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他松了口气，满怀希望，事实上，一条通往最下层台阶的狭窄步道已经在人群中为他打开，他还想说点什么向他告别，但那人又一次抢先一步，在他身后喊道，我们只想到了恒河里的一滴水，你知道恒河里有多少滴水吗？他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点头道别，此后他不再回头，因为那人还有可能把他召唤回来，毕竟，如果那人能拦下他，与他交流（自从他来到这座城市后，还没有人能做到这点），如果男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确实有可能无法摆脱他，他将不得不进一步了解更多水的内在奥秘，也许还能理解这滴水本身的意义，就在这里，就在恒河的浪涛边，但没有，在走了一百多米后他回头去看，那人丝毫没有对他表现出更多的兴趣，没有，他看到的只是那人或坐或躺在最下面的台阶上，几乎赤身裸体，那巨大的、仿佛融化了的身体，除了肮脏的腰布、巨大的眼镜和三层下巴之外，几乎一丝不挂，因此他可以自由地向前走，他可能已经受够了那个人，天哪，他一边想着，一边加快了脚步，我怎么会如此粗心大意，怎么会一头撞进如此疯狂的事件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荒唐的对话，什么共价键，什么柏拉图实体，表面张力，什么都有了，因为这正是瓦拉纳西从他抵达开始一直在对他做的事，一直在告诉他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他所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事情都存在着某种重要的联系，而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只有巨大而深沉的混乱，或者就像这个象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强烈的混乱，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具有传染性的混乱，他必须知道自己是否还能走下去，只有身处那里时，他才又想起几个小时，他还站在旅馆的窗边，透过绣着巨大玫瑰花的仿皮窗帘之间的缝隙窥视着外面的街道，想着什么时候才是离开的好时机呢？天哪，他已经离开多久了，他如此疲惫，即便可以他也不会坐下，因为他肯定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显然正是恒河想要的，也是瓦拉纳西的愿望，让疯狂成为现实，让疯狂淹没他，让他落脚在恒河里，但他没有，他仍然有力量与之抗争，仍然能够不加思考地继续走他决定要走的路，在恒河边往前走，不假思索，痛苦万分，很难说哪个更可怕，河的一边坐落着一座城市，而另一边空无一人，这就是这里的情况，瓦拉纳西只占据恒河的左岸，右岸则是无垠的荒凉，谁能知道这有什么意义，谁也说不出来，也没人会听，他沿着恒河边逆行而上，如果一切顺利，他就往西返回，若是不顺利，他将再一次看见自己就像几小时之前一样，站在旅馆的房间，透过窗帘的缝隙俯视街上的喧嚣，当他试图决定什么时候离开时才第一次真正地感到绝望，他站在那儿，一边肩膀抵靠着墙壁，偶尔瞥一眼肮脏的床铺和他的背包，他

清楚地记得，现在，他正在恒河边向西前行，几个小时前，在旅馆的房间里，他关闭思考的脑海中一个念头一闪而过，他必须考虑自己的书包，先收拾好，打包，于是他便开始做，先去了洗手间——洗手间？他把洗漱用品扔进去，没有整理，直接扔了进去，又把T恤、短裤、两件浅色衬衫、换洗的内衣、相机、手机、指南针、雨衣和药盒都一一放了进去，把所有东西都装进背包，最后拉上拉链时，他突然抬头看了看天花板，看了看正在脱落的泥灰，泥灰下露出毗湿奴的躯干，正探出头来告别，他想，离开吗？离开瓦拉纳西吗？但是，扯淡，瓦拉纳西就是全世界，他小心翼翼地向外张望，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下楼，悄悄走过空无一人的酒店前台，走到街上，尽快在下一个街角拐弯，他想不要转四次，也不要总是向左或向右转，这个想法像警笛般在他脑中尖叫，不要转四次，他想，不要朝同一个方向转四次，那样就逃脱不掉了，那样我会回到原点。

林道下坡

他好不容易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里，以前从没遇到过，后来不知怎么的，他硬是把钥匙插了进去，没办法，必须强行插进去，点火，启动，发动机立刻运转起来，他掉头驶上了山路，钥匙的事被忘得一干二净，尽管他在操作时还在怀疑是否一切正常，因为毕竟把钥匙插进一辆这么新的汽车点火器不应该遇到什么问题，但当他往山下驶去时，这种想法便消失了，丝毫没有留下痕迹，他把车挂在二挡，然后是三挡，专心致志地开车，再爬坡开到村子上面的公路上，那里没有人，因为这个时间对游客来说太早了，而对当地人来说却太晚了，他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朝车上的时钟瞥了一眼，哦，还有八分钟就到九点了，他想，时间够了，于是轻踩油门，两边树上的树枝在蜿蜒的小道上方搭起一座拱廊，他想这真是美妙极了，又看着阳光穿透枝丫，在他身下的公路上投下闪闪发亮的光斑，他想真是美妙至极，几乎还能闻到黎明时分绿色残留的气息，他到了这条路的直线路段，约有三百米，汽车在那里直冲而下，车速只能越来越快，他想，如果能来点音乐就好了，刚要伸手转动车载收音机的开关时，突然，他看到前方大约一百米或一百五十米的地方，也就是在直道一半或三分之二处的路面上有一团东西，他皱起眉，使劲睁大眼睛想看看那是什么，一块破布，一个汽车零件，还是其他什么？——那看上去像一只动物，他的脑海中一闪，那显然是一块被人丢弃的破布，或者是从货车上掉下来的，奇怪地皱皱巴巴地躺在那里，但他看见，不光是路中间有，路的左边，柏油马路的路缘处也有东西，他慢慢地靠向方向盘，但还是看不清那是什么，无论如何，他开始减速，以免路过时撞到它们，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只能在很近的地方辨识出那是什么，他惊讶地一脚踩下刹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东西不仅看上去像动物，实际上那就是一只小狗，一动不动地坐在路中间的实线上，骨瘦如柴，毛发斑驳，露出一副可怜的表情，它看着坐在车里开车的他，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它并没有像其他狗一样跑开，或者跳到路边的沟里，而是呆呆地坐在路中间，平静地直着身子坐着，挺着背，优雅而骄傲，那样子无论是与它还是现在的情况都不相符，它显然不理解现在的情况，平静地坐着，这种平静，或者说它流露出的平静得可怕的眼神，比它一动不动的事实更恐怖，它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他已经离它很近了，他能看到那只狗不会移动，他可以开着这

辆巨大的汽车对它做任何事，可它也毫不动弹，不过它并不在乎，可是车子已经到它跟前了，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只坐在实线上的小狗左边的沥青路面上，还有一只被车子撞得破碎的小狗，肠子外流，汽车已经到了它们跟前，但那只死狗的伙伴——它们是什么关系？朋友吗？实线上那只狗甚至没有退缩，车子只能慢慢从右边绕过它，右边的车胎都离开了柏油路面才能刚刚绕过去，车子刚刚好能绕过它，真的只差几厘米就要碰到这只坐得脊背挺直的动物了，他看着它的脸，情愿自己没有这样做，因为现在，这只动物盯着小心向它驶来的汽车，循着他看着它的目光，它的眼神透着悲伤，狗的眼神里没有恐慌，没有愤怒，也没有崩溃的麻木，只有困惑和悲伤，它悲伤地看着小心翼翼的司机，无论这里是洛杉矶以北十五公里，还是东京以北十八公里，抑或布达佩斯以北二十公里，它就这么坐着，悲伤地看着，守护着自己的同伴，等待有人来告诉它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它只是这么坐在那儿，等待它的同伴动起来，最终一起从这个神秘的地方离开。

他离开它们几米了，他想停下来，我不能把它留在这儿，他想着，只是双脚根本不听使唤，没有听从大脑的指令，车子开始加速，他从后视镜里看着它们，那只死去的狗斜躺在路边，肚子里的肠子流淌在柏油路面上，四条腿平直而僵硬地向前伸着，他从后视镜里看着，只能看到小狗笔直、瘦弱的背影，一动不动地坐在路中间那条实线上，仿佛等待了许久。它会被撞到的，他想，我应该停下来，他想，但车子继续前进，两分钟以后，他瞥了一眼车上的时钟，我该怎么办，要是停下来就会迟到，他这么想着脚下又踩了踩油门，车子加速，只需两分钟就能进城了，前方的弯道一个接一个，山路蜿蜒曲折，现在他已离开弯曲的山路，九点差一分，他又瞥了瞥时钟，右脚把油门踩得更深了，有一瞬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只守护着同伴的小狗，但很快回过神，一分钟后就把手注意力拉回开车上，车速提高到每小时九十公里，路面几乎没有人，只在远处的前方有一辆缓慢行驶的汽车，他慢慢靠近的时候判断出那是一辆斯柯达，一辆老式斯柯达，因为当他想超车时，那辆车却放慢了速度，这使得他也不得不降速从而大大降低了在下一个弯道前超车的可能性，他紧张地想道，我不会等它的，他横下心来，我不会在进城的弯道上跟在一辆老斯柯达后面逛街的，他很熟悉这条路，跑过无数次了，他知道，如果现在不超车，那么在到达城市标志牌之前是不可能甩开它了，所以他猛地把油门踩到底，在弯道前开始全速超车，但斯柯达突然开始缓慢左转，就在他的前方，一切几乎发生在一瞬间，他看了看后视镜，示意自己要超车便向左打

方向盘，驶入另一条车道，可斯柯达根本没看后视镜，也向左打方向盘，他也想转向或者掉头，谁知道呢，也许他的左转向灯刚刚亮起，但不幸的是，就在这时，他们同时左转，当然来不及了，一切为时已晚，他猛踩刹车也无济于事，但斯柯达车速太慢，现在几乎横在路上，就像定格了一样，他既无法避让，也无法刹车，换句话说，他根本无力阻止，只能撞上去。

灾难来临的不可预测性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自由地落入黑暗和随机的毁灭之中，而是一切，包括大灾难都有一个瞬间结构——一个复杂得难以测量、难以理解的结构，令人抓狂，换言之，其所谓的复杂程度就像是无法想象的图表，又似乎时间也在此慢了下来，因为整体冷漠、残酷的环境世界中，它包含了人的意图的完整前因，包含了所有意图，包含了时间的非自愿选择，包含了车钥匙艰难地插入点火装置，包含了不选择三挡转二挡，而是二挡转三挡开车下山，然后拐到村子上方的公路，包含了我们到前方隧道的距离，包含了绿色植物的枝丫上清晨残留下的清新气味、一只狗的死亡、弯道处左转的错误操作，换句话说，包含了一次次的失误、失误再失误，失误是无以估量、无法理解、令人抓狂的，因为挑战的方式是复杂的，既非来自上帝，也非来自魔鬼，我们没有机会看见，也永远不会看到，因为实际上，失误中并不包含着失误，而是一种实现，实现本就应该发生的事情。

账单

致威尼斯的帕尔马·维奇奥

你在找我们，我们知道你要什么，所以我们派了卢克蕾西娅和弗洛拉，派了莱昂诺拉和艾琳娜，接着柯妮莉亚、戴安娜也去了，就这样从一月到六月，然后从十月到十二月，派了奥菲利亚、维罗妮卡、安德里亚娜、达娜埃，然后是维纳斯，渐渐地，所有丰满艳丽的妓女都派到你那里去了，重点是，就像所有威尼斯的男人一样，你要她们有饱满清秀的前额、宽阔圆润的肩膀、丰满厚实的胸部，身体要打开，要在本就已做了低领剪裁的衬衣下打开，让目光从诱人的脸颊落到鲜嫩甜美的双峰之上，你总让费德里克看，他为你带来你要的人，然后费德里克又给我们看，这样，是的，就像以前一样，就像山谷一样宽阔深邃，就像你的家乡赛利亚纳山谷，费德里克咧嘴笑了，因为他说这才是你真正追求的，贝加莫山谷，你出生的地方，他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其他人也证实了这一点，除此之外，你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至少对下半身肉体的黑暗秘密丝毫不感兴趣，换句话说，你只对上半身感兴趣，你总是要求她们有卷曲的金发、明亮的眼睛、微张的双唇，也就是头部，以及下巴以下的部分，从宽阔圆润的肩膀到芬芳的躯体，没有其他要求，你总是要她们把肩带落到肩部以下，你总是告诉她们，我想看到肩膀无拘无束的样子，但同时你又想看到衬衣的白色蕾丝花边从一个肩头向另一个肩头延伸的弧线，这条弧线恰好在两个乳头上，它曾被画成出现在赛利亚纳山谷上空的天际线，中间垂向你的村子，你没有向他们解释，一段时间后，只有费德里克发现了这一点，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问了一些和你的画作有关的问题，但最终他也没能张嘴问你为什么要画这些——倒不是说肥胖，而是——巨大得可怕的女人，你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否则你很快就会发脾气，你不耐烦的时候就会完全暴露她们的胸部，正如人们所说，你几乎总是把她们的衣服往后拽，她们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有些人很害怕，因为她们听过各种各样的传言，哪怕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但还是害怕跟你一起待着，害怕在你身边，害怕受到你的蛊惑做一些她们做不到的事，但正如传闻所说，你别无所求，你付了钱，在你停下给那些大个子女人作画后，你并没有让她们久留，连串葡萄都没给，你不让她们跟你上床，必须一直站着或者坐在沙发上，几个小时一动不动，胆战心惊地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因为很快你就名声在外

了，她们称你为“贝加莫人”，那个不愿意做爱、连碰都不碰她们的人，只用平静而温柔的声音指导她们站在哪里，坐在哪里，然后便端详着她们，端详着，许久之后才告诉她们把左肩的衬衣拉得更低些，或是把袖子的折边拉高一些，或者露出一侧的乳房，他总是站在很远的地方，似乎不想凑近了触及她们，他坐在带扶手的椅子上，女士们说，两个仆人把她们领到外面，这样她们就可以坐一直等在外面的车子回家了，你从不靠近她们，也不允许她们靠近你，不像那些只想盯着她们哈哈大笑的男人，你没有，女孩们告诉我，你没有，因为……你只需看着她们，她们也只要长时间地站在那儿，或者坐着，当然，她们早就熟悉这样的事，威尼斯能付钱请妓女或交际花的画家不少，她们在各种艺术家面前或站或坐，有些甚至不时地造访伟大的贝利尼家，然后在世人的嘲笑声中，被画成了圣母马利亚、圣抹大拉或圣凯瑟琳，挂在圣保罗教堂或圣马可教堂里，她们总是以此为乐，但在你这个贝加莫人，或者说赛利亚纳人这里，无所谓怎么说，当她们中有人向别人诉说了在你这里发生的事情后，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就消失了，因为她们总是被问你为什么要画那么大块头的女人，我可没有那么宽的肩膀，达娜埃抱怨道，我也没那么胖，弗洛拉指着自己的臀部说，而且，说真的，这些过分夸张的身材令人费解，但除此之外，她们依然美丽迷人，没人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这么画呢，你画画这件事实在太奇怪了，所有人都这么说，因为你的目的似乎不是画画，而是在她们身上寻找什么东西，所以她们被你的眼神注视得越来越不安，她们说，你用下流的眼神打量她们，连最有经验的妓女都受不了，她别开脸，但你会大声叫她们看着你的眼睛，其他时候你对她们都不赖，连一根手指都不碰她们，这是她们没法理解的，事实上正因如此她们才害怕你，不情不愿地去你那儿，可你给的酬劳不菲，即便是最差的那些，你也会赏赐几个小钱，至于最年轻的妓女或交际花，你给的钱远远超过寻常的价格，尽管你声名在外，但你不是有钱人，据说你画的卢克蕾西娅、达娜埃、弗洛拉和艾琳娜已经堆积成山，你想把这些圣人画卖掉，画中达娜埃成了圣母马利亚，弗洛拉成了圣凯瑟琳，她们抱着小婴儿坐在树下，或身处美丽的风景中，我们知道这些画都被人买走了，有人要为情人定制画作，而你却不画情人，只画卢克蕾西娅、达娜埃、弗洛拉和艾琳娜，所以你就无法让那些色鬼客户相信你画的就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你总是剩下很多这样的画作堆在后面，卖不出去——有时，你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满足，又一次次地去找她们，所以你总是让费德里克告诉我们需要不同身材的姑娘，但永远只选那一个，这不难理解，从你来到威尼斯的第一年起，

就提了无数次这样的要求，我们明显感觉到，你总是想要同一个女人，所以我们送去了卢克蕾西娅、弗洛拉、莱昂诺拉、艾琳娜、柯妮莉亚和戴安娜，从一月到六月，从十月到十二月，奥菲利亚去了，维罗妮卡去了，安德里亚娜去了，达娜埃去了，维纳斯也去了，但从一月到六月，从十月到十二月，你要的都是一样的人，当然我们是后来才发现的，我们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要把女人们都画得这么胖，你有什么秘诀能在画布上将这些巨大的女人呈现得如魔鬼般美丽，最后我们想明白了，至少我们中有一个人，就是我，完全确信，你真正想要的是赛利亚纳山谷，你这无耻的人，在妓女的香肩和胸脯之间，你选择了你的家乡，山谷，也许那让你想起你母亲的胸膛，可你是个俊丽的男子，身形优美，尤其是你的脸庞，认识你的每个人都知道，每一个妓女的目光都会在你的脸上停留，她们会免费为你做任何事，但你不需要，你的目光只在她们的眼睛、下巴、脖子、双肩和乳房之间来回逡巡，所以她们很快就厌烦了，因为她们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所以每次你下单时，我们只能想让她们保持冷静，只管过去，因为在别的地方可没法如此容易地挣到这么多钱，更别说你还给她们穿漂亮衣服，因为你要把她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让我们更加怀疑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几年以后，又来了新的弗洛拉、卢克蕾西娅、维罗妮卡和奥菲利亚，每一个都不一样，但对你来说都一样，她们一到大门口就必须脱掉高跟鞋，事实上，她们需要脱掉所有衣物，除了内裤，然后让两个仆人给她们穿上简单的蕾丝衬衣，最后再穿上华美的、用金线织成的长袍或长裙，或是蓝色或绿色的丝绒外套，你轻声让她们露出一侧胸部和一边的肩膀，然后便直直地注视着那舒展、柔软、圆润的肩头和脸上天真的笑容，长达几小时之久，而对裸露胸部的潮湿皮肤上散发出的热气视而不见，那是她们献给你的，因为你不需要挺翘的臀部，不需要雪白的腹部，也不需要丰润的腰肢，你对微张的双唇、膝盖和腿部都毫无兴趣，不在意温暖的怀抱和如沐香氛中那般令人陶醉的气息，无论她们如何用尽技巧，用言语、表情和叹息来诱惑你，无论她们如何诱惑你，你都是冷漠的，挥手拒绝她们，告诉她们不要再这么做，你只希望她们保持绝对的静止，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你，眼神一刻也不要离开你，但这没用，从卢克蕾西娅到维纳斯，每个人都在笑这种盯着她/盯着我看的愚蠢把戏，她们提高嗓门抱怨道，看起来非常生气，好吧，我们是什么，蕾丝工厂的童妓吗？不，我们知道你不需要她们，而是在她们身上寻找其他东西，我个人一直认为（我现在并不真正代表鲁菲安人，而是鲁菲安人身后的某个人，它与威尼斯人相似，作为男人，与卡拉帕尼人更像，但你显然早就知

道是谁在说话），你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男人，除了在女人身上找寻，其他什么也不感兴趣，你发现了最细腻的、摄魄的性感，对你来说，女人只是纯粹的身体，我同意你的看法，而且我理解你，因为我也认为我们只是躯体，仅此而已，但从这具躯体里，要是你在那沉郁的视线中看到，从那具在晦暗中炙烤的躯体中知道了你内心的欲望是多么深沉、神秘而不可抗拒，你想得到它，占有它，你不惜牺牲也要获得一切，让它成为你的所有物，而这只是皮肤上一块完整的、淡淡的红晕，或许最后只是一个悲伤的微笑，也许只是她低垂肩膀的方式，或低头或慢慢抬起头，这时一缕金色的鬈发，一缕不羁的头发突然落在她的额角，这缕头发承诺着什么，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假如你得不到它就会死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她们不是在脱掉衣服后才真正展现自己，让男人疯狂，哦，恰恰相反，通常是她们在袒露胸部、腹部、臀部、大腿的时候，这通常是所有肆无忌惮的幻想的终结，但当微暗的烛光映照出她们眼中的动物本能时，所有人都将为这种神情、这种美丽的动物而癫狂，而这种动物就是纯粹的身体，人们因此而流血，为这一刻而流血，为这只动物莫名其妙的美丽的瞬间而流血，柯妮莉亚、弗洛拉、艾琳娜和维纳斯的眼神因此而熠熠生辉，你活得够久，所以你清楚地知道柯妮莉亚、弗洛拉、艾琳娜和维纳斯今天的样子——她们从内到外都皱皱巴巴的，除了填饱肚子和钱包，她们对什么都不在乎，但大多数时候这两样东西都是空的，所以你一次又一次地召唤她们，我们不断地把她们打扮成新的样子，柯妮莉亚、弗洛拉、艾琳娜和维纳斯又去了，用眼睛搜寻你的方位，去击中

scudo，19世纪以前亚平宁半岛诸国使用的一类硬币。

你，因为这显然是你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禁止她们做她们本可以做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让她们脱衣服，不让她们展示胸部和她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你知道，动物的本质存在于拖延、延迟之中，我们只消用眼神做出承诺，也许很快，也许很慢，也可能是下一刻，我们会解开腰带，所有衣物从身上滑落，用眼神做出承诺，这就是你在寻找的眼神，你显然想把它永远地留在画里，如果你运气不错，那么眼神会找到你，并向你承诺：嗯，现在，嗯，现在，也许……拖延就是那最邪恶的本质，你被囚禁其中，就像威尼斯和这世界上的每一个男人一样，尽管你想继续描绘接下去的那一刻，承诺实现的那一刻，将它记录在画布上，但你无法这么做，因为你只能把承诺实现之前的一切，所有的一切，整个过程，用线条和色彩描绘在画

布上，这个过程就在你花了一斯库多^②买来的眼神中——假设你真的得到了，但你渴望的这幅画作实际上是关于另一件任何人都无法画出的内容，因为那是一幅静止、停滞的画，是一个实现了诺言的伊甸园，在那里，什么都不会动，什么都不会发生，更难解释的是在那里，这种静止、永恒和不变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在实现承诺的过程中，承诺的东西会消失，在实现承诺的过程中，欲望的火焰会熄灭，于是欲望限制了自身，无论你怎么渴望，都做不了什么，因为欲望根本不真实，它只能指向未来，走在时间之前，因为奇怪的是，你无法回到过去，无法从未来、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中回到过去，无法从另一边、从记忆的另一边回到过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记忆总是把我们引入歧途，也许它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相信某些事真实发生过，那是你曾经渴望过的东西，那就是记忆，它永远在引导你远离那些事，让你的回忆错乱，它不会给你真实，事实上真实并不存在，当然这不是你处理事情的方法，你是个画家，你栖息在欲望中，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衬衣会落下的，在这样的承诺中你是有罪的，你是个罪人，终将在审判日来临之时受到痛苦的惩罚，但审判还很遥远，你依然相信，依然渴望，不去思考，而是为它疯狂，为它愤怒，耗尽了气息，想着它，你派费德里克过来，我们送达娜埃、维罗妮卡、安德里亚娜和维纳斯过去，总是送她们过去，只要你告诉费德里克你想要什么……但总有一天，这一切会画上句号，我们会把一切删去，会把你想要的所有都删去，到那时，将不再会有帕尔马·维奇奥，也不会有雅各布·内格雷蒂，然后一切就会结束，我们把账单寄给你，这是一定的。

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1934—1968），苏联航天员，1961年4月12日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成为第一个进入宇宙空间的人类。

那是加加林 ^①

Rivotri，一种用来治疗失眠症的药物。

尼古拉·卡曼宁（Nikolai Kamanin，1908—1982），苏联空军总参谋长，1960年至1971年任苏联太空计划宇航员训练项目负责人。包括加加林在内的苏联第一代宇航员都是由他招募和训练的。

盖尔曼·季托夫（Gherman Titov，1935—2000），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的队友，1961年8月搭乘东方2号飞船进入太空，成为继加加林之后第二位进入太空的人类。

谢尔盖·P. 科罗廖夫（Sergei P. Korolev，1907—1966），苏联太空计划的首席设计师，苏联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的总设计师。

协调世界时（UTC），世界上调节时钟和时间的主要时间标准，是最接近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的几个替代时间系统之一。

我还不想死，我只想离开地球，这个愿望虽然荒唐，却很强烈，以至于它成了我唯一的愿望，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吞噬了我的灵魂，冲击了我的心灵，袭击了我，也就是说，在一个普通的昨天，它占据了 my 灵魂，好吧，我的灵魂再也无法摆脱它，离开地球是件好事，但我的意思是真正地离开地球，飞起来，飞起来，渐渐飞到可怕的高度，看看 he 最先看到的风景，他是第一个能够上升到这种可怕高度的人，自昨天以来，我不仅仅是一个感染的受害者，我还因为这次感染、这种想法而变得痴傻，我知道我不能谈论这个，尤其不能把笔记本给任何人看，因为我马上会被当作精神病人或者更糟糕的人，无论如何，人们会一边提高利福全 ^② 的剂量，一边打着手势说我是个白痴，同时怀疑地看着我的眼睛，因为他们很清楚我并不是白痴，无论如何，没人会把我当回事，没人会明白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里，我也不清楚，但如今已无路可走，我只能如此行事，我闭上眼看到自己在上升，感到一阵眩晕，然后睁开眼，但我马上知道我不会从任何地方哪怕上升一厘米，连这样也不可能，我只能该死地待在这里，像棵大树，扎下根来，我无法动弹，只能思考，最多只能设想整件事情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或是第一次这么做的人成了什么样子，一切就这么开始了，我身处一条斜坡，起先只是沿着一条路慢慢走着，我甚至不清楚这条路是斜的，我从图书馆开始，问玛丽卡大娘，她每周三下午三点到五点都在图书馆，我问她有没有加加林的书，谁？玛丽卡大娘盯着我问道，我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加——加——林，玛丽卡大娘抿了抿嘴

唇说，我不认识他，但我可以查查，您肯定认识他，我说，加加林，进入太空的第一人，您知道的，知道的，那个加加林，她笑了，似乎承认了她基本上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任何人来说，比如我和她，一定都清楚加加林是谁，没有，她在一盒索引卡里翻找着，没有，她说，真是遗憾，但事实上这只是开始，毕竟这里只是一家小机构的图书馆，回头我要坐早班车去省城，那里也会有人翻找索引卡，他会走走停停，来回翻找，摇摇头，我被告知什么也找不到，我再坐上火车去布达佩斯，车上酷热难耐，开窗也没用，只会让灼热的空气涌入车厢里击倒每一个人，却对我没有丝毫影响，因为我不在乎车上有什么，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正站在萨博·埃尔文图书馆的前台，加加林？！他们看着我问道，如果我念出萨博·埃尔文的名字，他们也会这样看着我，奇怪地看着我，不信任地看着我，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糊弄他们，要么是因为他们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很蠢，事实上，不管我问谁都得不到一个像样的解释，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怀疑的神色，无论他们与这件事有多少关系，都不明白我想要的是是什么，不知怎的，他们觉得我给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他们从我的眼神中看出另有隐情，他们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在计划着一场讲座，但作为一名科学史学家，我的本职工作还能是什么呢？请相信我吧，但他们不信，因为现在谁还会在乎加加林呢，拜托，别跟我开玩笑，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眼里都能看得出来，虽然没人说出口，我在图书馆办借阅证时他们查看我的身份证并询问我的职业信息，我告诉他们自己成为一名科学史学家的经历时，他们就是这么看我的，当然还有更糟糕的，一万个人里会有一个人认出我来，因为他在几年前的科普节目中见过我，这就更糟糕了，当我提到有一家这种研究所什么的，他就冲我眨眨眼睛，表示明白了，但他知道那里从事的是严肃的科学研究，一种可怕的熟悉感油然而生，让人觉得黏黏糊糊又臭味绵长，这种时候我当然会走开，继续前进，但我走不了太远，因为我会问——我还是很好奇，嗯，没有加加林吗？好吧，他们说没有加加林，那有谁，我又问，比如有卡曼宁^①吗？他们摇摇头，表示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卡——曼——宁，我又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出这个名字，然后告诉他们，他有一本匈牙利语版的回忆录——显然被克格勃编造得面目全非，但我还是放弃了，和别人分享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解释太麻烦了，老天都会疯掉，整件事就是要让我羞愧，也许我也是惭愧的，我没法想象自己真的对别人说我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坚持研究加加林，这与我是否知道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无关，起初我知道，也就是说我确信自己是知道的，后来一切都逐渐模糊起来，为什么，今天当我与卡曼宁，当然还有加加林，以及成千上万的书籍、档案、电影、照片一起置身此地时，我若是问自己为什么，那么一切便会瞬间变得黑暗无边，所以我没有问，于是答案便自己出现了，一切都是如此清晰明了，就像黑暗中飞溅的山泉，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因为我的

内心只有原初的欲望在不停地翻涌，是的，就是这样，离开地球，但加加林和其他人要如何帮助我完成这件事呢？我实在不知道，当然一开始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象，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会儿了，在玛丽卡大娘那儿的时候，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加加林身上，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我的大脑做不到，在服用了五十七年利福全之后，完了，这颗大脑就成这样了，而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注意力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的问题，也就是我自己的整体性问题，然而我恰恰不具备这种整体性，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专注于与我有关的整体中的某个细节，我总是专注于某个方面，某个这样的细节，我可以做得很好，实际上，我可以把世界拒之门外，可以把身边发生的一切拒之门外，世界当然存在，它以自己的理性方式运转着，在某一特定的时间，也就是今天，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五，仍然在理性地运转着，只是在今天看来，对于整体而言，它的运转目的及其运转方式并无意义，但这从来也没有意义，从来没有，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意义，人们只是出于需要才相信它是有意义的，而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它是毫无道理的，“世界”“整体”“未来注定的命运”等等都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概括性词汇，准确来说就是“胡说八道”，因为都是骗人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无形的抽象概念，而是因为逻辑上存在错误，这就是发生的一切，这是一种误解，当一个人以生命为代价签订了一份短期合同，他便开始相信这些抽象概念，有的人是直接相信，有的人需要证实，把这些概念像地毯在眼前铺开，生活还要继续，他说，我已经向海姆医生解释过了，而他当然只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尽管他显然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而且“由于我出色的逻辑能力”，他并没有剥夺我在研究所和外部世界自由行动的权利，然后我们相视而笑，仿佛我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件事，但其实并不是，我在想总有一天我会跟他分道扬镳，除了他对着我笑的样子，没有其他理由，我不要与他狼狈为奸，而是要趁他不注意时站在他的身后掐住他的脖子，他从来不看背后，但有一天早上，我要偷偷溜过去抓住正在微笑的这颗脑袋，把它敲碎，就这样，不会有其他结局，但在那之前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比如还有加加林的事情，还有加加林和其他人，如果我真的想离开地球，就必须把这些事情都了结了，而我是真的想离开，这是我的愿望，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可笑，这个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成了我内心唯一的愿望，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几个月来一直侵蚀着我的灵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初的想象已经隐入迷雾，只有加加林越来越清晰，他就在我的面前，我清楚地看到他被带上一辆公交车，他的身后跟着季托夫^②，两人都穿着宇航服，都很严肃，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虽然我们知道加加林爱开玩笑，但他有钢铁般的意志，这是卡曼宁对他的评价，或者是科罗廖夫^③，我记不清了，起飞前，他的脉搏是每分钟六十四次，医生都感到难以置信，六十四，好吧，

就是这样，在哈萨克草原上的丘拉塔姆，他的脉搏是六十四，不考虑协调世界时^①，他们大约在莫斯科时间5点30分起床，现在是7点03分，太空第一人在飞船上就位时是7点03分，这个人就是来自小村子克卢希诺的加加林中尉，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和安娜·季莫菲耶夫娜的儿子，这个来自斯摩棱斯克州的农家男孩，身高1米57，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他爱上了科罗廖夫那架震惊世界的危险飞船上狭小的舱室，在那里等待许久，很快时间到了，莫斯科时间9点07分，东方1号发动机启动，一分钟之内，加加林以惊人的勇气升空，在巨大的加速压力下达到逃逸速度，进入绕地轨道，换句话说，他离开地球就是为了升空，就是为了离开这里，在三百二十七公里的高空向下凝望西伯利亚草原时可以发出一声惊叹，他说，请注意，我看到了地平线，这是一圈非常美丽的光环……非常美丽，加加林说，他是第一个从东方1号的窗口中眺望地球的人，他没有解释那是多么渺小，因为他看见了从未有人见过的东西，地球，对此不再赘述，回到起飞前，回到在发射中心的科罗廖夫，他清醒地度过了整整一夜，更准确地说是在被死亡恐惧填满的一晚，因为在漆黑的飞行器里，当一切都展现出危险的一面时，他一定能感觉到自己将加加林摁在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上，把他送上了一条几乎确定的死亡之路，因此，他的清醒源于失眠和神经紧张，在他看来，他随时能把任何靠近他的人的喉咙撕开，所以后来没人敢靠近他，一个工作人员都不敢，只有一个军官在远处等待他的命令，把加加林送进安放在脚手架旁边的楼梯上的太空舱里，他们让加加林在对苏联人民和党的讲话中说最后一句话，然后被送进太空舱里，舱门关闭，每个人——包括加加林本人——都开始紧张地做准备工作，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检查、再检查，科罗廖夫通过无线电

对加加林的麦克风喊出了后来的一百零八分钟里——一直到今天人们仍记忆犹新——一直回旋在太空舱里的那句名言：扎雷日亚呼叫克德尔。发动机启动，克德尔，加加林带着他一贯的坚定和近乎孩童般的兴奋宣布道：

很好。心情美丽。一切准备就绪。

科罗廖夫则对着话筒喊道：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最后阶段，起飞！调皮的加加林只说了一句话：

起飞了！

他松弛而简洁地说：“我们走吧。”这句话里带着加加林一贯并不令人生厌的狂妄，但也包含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大干一场，所以他是狂妄的，而这种狂妄令人振奋，其他人也感觉到了，从他通过噼啪作响的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中感受到，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加加林和其他工作人员就是这件大事的一部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苏联科学在人类历史上迈出了令人震惊的一步，所有人都在这么想，这让他们激动不已，只不过他们可能还因为其他事而兴奋，因为事情远不止于此，这关系

到一件更大的事：这个人，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令人目眩神迷、无与伦比的冒险活动，无论如何，第一阶段，五个发射器都成功点火了，伴随着闻所未闻的连续爆炸声，东方1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沙漠中腾空而起，引擎在它的下方轰鸣，东方1号的上升速度逐渐加快，他的身边和体内的一切都在颤抖，几分钟内加加林的速度就攀升到了每秒十公里，与卡曼宁日记中的记载不同，疯狂的加速度很快让他濒临昏迷，因此，地球和东方1号，也就是扎日雷亚和克德尔之间的对话暂停了几秒，加加林的脸部肌肉扭曲，直到推力减小，身上超过5G的压力减弱，当东方1号到达理想的速度，他才克服地球引力和阻力，因此他也需要在东方1号内达到某个速度，此刻协调世界时指向6点17分，也就是莫斯科时间9点17分，他向科罗廖夫保证：

一种装在舷窗上的光学定向装置。

发动机正常运转。我通过Vzor^②看到地球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姆斯季斯拉夫·克尔德什（Mstislav Keldysh, 1911—1978），苏联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长，苏联太空计划的首席理论家。

当然，当时他并不能直接透过Vzor看到地球，后来才能通过安置在头顶高度的三扇窗子观察，当时一般是利用Vzor，也就是放在他脚下的半球形光学仪器才能看到，它象征着地球，始终显示着东方1号运行的位置，这是一种巧妙的小型导航装置，利用八面镜子反射的太阳光，它总能清楚地告诉加加林他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但我们不纠结于此，因为我们要关注的一切都是在最恐怖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始于各种动物被发射到太空中，从而在太空中寻找被迫停留在那里的人类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一九四七年，随着火箭技术的发展，人们认为也许可以把生物送上太空，而不仅仅是航天器本身，首批被送上太空的生物很可能是果蝇，那是美国人用V2火箭运载的，这次发射的首要目的就是研究所谓的生物在所谓的太空中是如何存活的，但显然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展开的这些实验结果并不稳定，都有一定的死亡，送上太空的生物不会被视作遇难者，因为原本这些可怜的生物就活不了太久，正如美国的阿尔伯特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五只名叫阿尔伯特的猴子先后被送上太空，每只都以死亡而告终，大部分是死于撞击，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一只叫尤里克的猴子在飞行中活了下来，但在返回后几小时内，就因体内电极拔出后受感染而死，人们开始谈论成功，但成功仍然遥遥无期，那时候大量动物死亡，我们无法准确知道具体数字，但可以确定的是数量非常多，尤其是苏联方面，他们的惯常做法是不谈论发射到太空中的动物的死亡，当然，有时也做不到，也就是说只要保持沉默，它们就在那里，有雷日克、利萨、阿尔比那、普什恰尔卡、穆斯卡、大量莫斯科街头的流浪狗，还有那鼎鼎大名的莱卡的故事，苏联人把它塑造成了伟大的英雄形象，问题不在于莱卡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莱卡成了一名真正的英雄，但情况并不是像官方公布的那样，因为依据官

方透露的消息，莱卡注定走向死亡，飞船上根本没有设计着陆装置，它只要在太空中坚持七天，就会被一种速效毒药注射死亡，但实际情况要残酷得多，因为损坏的隔热板导致这条狗在升空后的几分钟内就死了，也许是第五分钟或第七分钟就受伤了，因为它无法承受超过四十一摄氏度的高温，就是这样，这条狗被热死了，也有人说就是被烤熟了，可怜的小东西就这样绕着地球转了一百六十多天，这一切，这个几乎瞬间死亡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直到飞船返回大气层被烧毁，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科罗廖夫和他的手下为了让人相信人类可以在太空中生存，早已吞下了为莱卡虚构的谎言毒药，他们做到了，一九六一年又是一个飞跃，在经历了克里姆林宫无尽的牺牲和苦难之后，把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射到太空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真的把一个我们的人送上太空了，这距离莱卡升空还不到四年，加加林穿着宇航服爬上发射井的楼梯，登上东方1号飞船，在发射舱内就位，系好安全带，扣上装备，做好检查，然后舱门被猛地关上，这可能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人被关进太空舱里，他孤身一人面对着我梦寐以求却不必面对的东西，我也不那么急于求成，因为实际上是有前期准备的，我想说的是，有大量惊人的前期准备，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把它们都写下来，所有，所有的前期准备都写下来，因为没有准备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事实上，一切都只是前期工作，就是这样，一切都只是在为未来的事情做准备，仿佛永远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为某些事情做着准备：如果没有一个明确、总体的目标，那么一切就只能是不断熄灭的火花，我不想说这一切只是过去，但是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而努力，不存在之物在为不会存在的事物而奋斗，假如我们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会认为现实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也就是未来和过去，就像我并不愿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自我，也不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因为我觉得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这整件事是一种典型的误解，是对我们称之为世界的一切事物的误解，关于这一点——说真的，没什么好说的，除了前期准备之外，还存在着结果，但不是存在于时间中的结果，我对海姆教授说过无数次，但无济于事，海姆医生不是会为这种事而生气的人，他从来也不生气，你可以对他说任何事情，他只会垂下那颗硕大的脑袋，他习惯了周围人说一些蠢话，而他那颗大脑袋却一直耷拉着，因为对他来说，每一段谈话都只是某些事情的表象，他永远不会相信，对我来说，我说的任何话都是有意义的，但海姆医生不相信，他只是坐着，摆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但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让别人说，万物自有其规律，他肯定是这么想的，就让他们说吧，说吧，他只要做他们想让他做的事就好了，给别人打针，让他们吃药，我只吃利福全，就这样，对他来说就这样结束了，每次都是千篇一律，每周三上午9点我都会跟他聊天，但他没有任何回应，那些话不是无关紧要的，在我看来他通常根本不听我说的话，也不是不注意听，哪怕他听了也是如此，因

为我想对他说，糍糊脑袋，你怎么啦，有一次我就是这么干的，他马上回道，请问您现在在说什么？所以不能随便岔开话题，因为他是知道的，哪怕他没在听，这个糊涂的人也会马上意识过来，如果有人问了他关于前期准备，还有跟未来和过去相关的问题，他连眉毛都不会抬一下，除了他之外我还能跟谁说，跟别人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其他人确实都有病，虽然我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似乎也是如此，只跟他说话，当然不会什么都说，但为什么不呢？原因就在于每件事都必须从头开始，比如我对他说，科罗廖夫、卡曼宁和克尔德什^②这三个名字就是这一事件中的三巨头，因此必须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才能明白不可能变成可能，但同时这也可能非常困难，因为整件事在苏联是如此的神秘，以至于对此事感兴趣的人实际上也只能了解一些零星的片段，并且无法完全确认自己的发现，事实就是如此，常人难以想象冷战期间关于太空旅行的保密程度之高，因此，主要参与者的公开资料全都是伪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完全确定的只有他们的名字，但事实上很难知晓他们掌握了什么，他们是如何被挑选出来又是如何被送上太空的，公开的一切信息都是假的，而没有公开的都是秘密，秘密的信息也是隐晦的，我们就这样站着、等待着，就像伊什特万护士经常说的，他只在可能的情况下说话，我对海姆医生说他肯定是我们中最愚蠢的，海姆医生说我的话有点尖锐，于是我马上收回了自己的评价，继续说道，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缺资料，因为——比如说——每个人都写了回忆录，我说，首先是加加林，然后是科罗廖夫，再是卡曼宁，克尔德什院士也试着在世界历史中给自己定位，就连加加林的二侄子也写了一本纯粹阴谋论的书，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我说——当然，这些都是民间神话，不然还能是什么，谎话连篇，令人作呕的创作、修改、再创作、再修改、删除、重写、重新修改、再誊清，但是，我们已经别无他物，如果想知道至少大致可以获知的前期准备和“伟大之旅”本身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像加加林和科罗廖夫、卡曼宁、克尔德什和两个侄子身后站着的国土安全部官员和其他一些无名小官那样，尽己所能地反复阅读这些文件，这说明这些文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空飞行文件，而是篡改历史和真实事件的文件，不能只说“这是最肮脏的部分”，还要补充说这些肮脏的东西是必要的，嗯，不要夸张，海姆医生插话道，“不要夸大其词”，这让我不再想告诉他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只想在笔记本上写，如果没有这些肮脏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对历史事件的篡改，不知为何，这个巨大的事实就不会展开，历史已经发生，它带来了这一切，就像我的生活带来了这个“好莱坞”，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说的，这意味着——这是真的——只有能往牛奶里掺点东西的人，才能住进这家“特殊老人之家”，没什么好否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东西，搬进这里的每个住客都会把自己的重要财产全部留给研究所，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有一大堆这个那个，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以前有很多，但现在我连一分钱

都没了，都给了海姆医生，这样每周三上午九点开始他就可以耷拉着他那颗硕大无比的脑袋听我说话了，而我也可以耷拉着脑袋听伊什特万护士说话，这里不是像村民们说的那样是所疯人院，也不是官方意义上的疯人院，只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因为除了我之外这里的人确实几乎都是傻子，好莱坞，嗯，是的，我们被关起来了，只有从海姆医生那里获得自由通行权的人，比如我，才能自由进出，其他的我不在乎，但出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坚持要出去，但他们并没有设置什么特殊障碍，毕竟尽管我一直在规律地服用利福全，我也没有像这里的其他人那样变傻，还有那个可恶的伊什特万，他追着我想和我说话，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是跟在我身后，我能感觉到，甚至不用回头看就能感觉到他在鬼鬼祟祟地盯着我，等着跟我说点什么，但有一会儿他只是呜呜地低声啜泣，什么也不说，站在我面前，目光斜视，盯着我的身侧，然后又开始胡言乱语，喋喋不休地说，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因为您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但他只是胡言乱语，但他只是胡言乱语地说“您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但即便我听到这样的话又该说什么呢？人们终将颤抖，而这种颤抖是无法避免的，对我来说我唯一的恐惧就是想到伊什特万，恐惧就像警察的靴底一样黑暗，他跟在我身后，清了清嗓子，嘟嘟囔囔地说，我要跟您说，我要跟您聊一会儿，因为您是有文化的人，您会理解的，他念叨了一些月亮的事，我没开玩笑，这个伊什特万一直试图说些关于月亮

1968年3月27日，加加林在一次例行训练飞行中因飞机坠毁罹难，年仅34岁。

的事，他说他发现了月亮的秘密，没开玩笑，很久以前他就想说了，但总是很糊涂，也不是说糊涂，而是困惑，所以他的话一开始就很令人困惑，他连话都说不清楚，或许这就是海姆医生雇他的原因，因为他比他照顾的那些病人更蠢，好吧，不管怎样，好莱坞、伊什特万、海姆医生，我在这儿住了六年了，我没有数，我不在乎已经过了多久，也不在乎还剩下多少时间，都不重要，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事实上，我很清楚，为什么要欺骗自己，我连一天都不剩了，我的生命结束了，完结了，没有了，但这并不是说从前它就具有任何意义，因为并没有，这种生活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对我来说，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如果我说现在没有任何意义，我的意思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做研究、读书、查阅档案、听录音、看录像，实际上不久前，当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我甚至设法询问了其中一位参与者，他足够接近这件事的关键，我说“足够接近”指的是，当一个人屏住呼吸接近一样东西，却没有任何触碰，就像一只燕子从他身后嗖地飞走了，等他回过神来，燕子早已不在，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雅西·帝豪梅尔将军身上，几周前我轻易就找到了他，原本打算可能要找好几个月，没想到就跟玩儿似的，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因为他非常出人意料地说，好，您来吧，我嘟囔着，好的，那我就去吧，后来我就坐在他的公寓

里了，当我叫他将军时，他幽默地纠正我说退休将军，退休的，我们立刻举杯共饮一番，他非常和蔼，我问他怎么会去参军的，希望我没有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这位将军态度和善、性格直率又乐于助人，像个亲切的大叔，这让他特别能理解发生在加加林身上的事，我对他说，将军先生，您是否发现我们对加加林生命中唯一的那段太空飞行的经历和随后的巡回演讲一无所知，没人告诉我们伟大的胜利之旅后他发生了什么改变，当然，他成了星城训练中心的负责人，能看出他明显有些尴尬，回答得太快，太机械了，我能从将军左眼皮微微跳动的样子看出这个回答有问题，从他的左眼皮我马上就知道他感到困扰，甚至在我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基本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经常这样，这是我在以前的工作中养成的习惯，姑且称之为工作吧，我习惯于通过提问来解释某个现象，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没有真正地提出问题，就能准确无误地给出答案，我在以前的讲座中提出问题只是为了让观众明白我在说什么，有一阵子这些讲座让我觉得非常压抑，但现在我的内心已经不再那么难受了，请您理解我在说什么，当我和这位军人坐在一起时，他的妻子从悄悄打开的门缝里塞进一个盘子，盘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摆放成两条漂亮的平行线，两杯乌尼库姆酒、两杯清水、两小碟咸味花生，还有一些——无疑也是两份——ROPI，也就是面包棍，所以我们面前摆放着杯子、碟子、托盘和乌尼库姆酒，将军和蔼地说，我觉得虽然我比你年长，不过我们可以不用敬称，他举起酒杯，于是我们便放弃了敬称，你知道的，关于加加林，我只知道他在星城的事，然后就是那场可怕的事故，我说，嗯，是的，我试图让他从最开始说起，我做到了，但当我听着他说的那些早期情况时，我在想，我的朋友，这位亲爱的大叔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我想他就是所谓的匈牙利航空事业的最高负责人，我看着这张温和的脸，乌尼库姆酒温暖了我，过了一会儿我对自己说，不，我感兴趣的事大叔什么都不知道，也对那事儿之后加加林身上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此时此刻，我无法用更粗的字体写

“那事儿之后”，因为当我开始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不对劲，一连几天我都在摇头，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现有的资料，开始发现我们对“那事儿之后”关于加加林的情况了解得不是少之又少，而是根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成了训练基地的领导、出了最后的事故^②这样官方的说法，以及无数个非官方的小道消息，都是些愚蠢的谣言、猜测，关于他为什么会坠机，关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的试飞到底是怎么回事，关于他们说的“非常简单的训练”，10点31分人还在，10点32分他就没了，一秒钟内加加林就从画面上消失了，尤其是米格-15战斗机也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很奇怪，尽管在六十年代初，超音速军用战斗机已经不再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了，但它们仍然被用来进行飞行训练，一方面是供那些想驾驶真正的军用飞机的见习飞行员练习，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宇航员“保持飞行训练”，这本身就很奇怪，一边是国家的英雄，另一边是报废的超音速垃

圾，因为这些米格-15就是垃圾，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的机身很短，这种特殊的缺点导致它们并不稳定，所以从六十年代起，它们基本就被淘汰了，但恰恰又被宇航员驾驶，谁见过这样的事情，哎，无所谓了，没什么关系了，无论如何，加加林在后排进行操作，而他的同机驾驶员谢廖金坐在后座，10点31分，加加林平静地通知指挥中心他们正在返回基地，10点32分他们就从屏幕上消失了，当然，由于官方版本中勃列日涅夫对此事的三缄其口，完全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回避，人们并不相信发生的这一切，谣言随即如野火般蔓延开，什么克格勃枪杀了他们，他们根本没在飞机上，各种胡说八道的言论铺天盖地，小报记者还要从他可怜的二侄子嘴里探听内幕，想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克格勃安排的行动，现在我所写的或许惊人，但事实可能确实如此，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都无所谓，也与那架米格-15没关系，哪怕加加林牺牲了也不要紧，因为关键在于加加林无论如何都要死亡，神奇的是这一事件的效应整整延续了七年，毫无疑问它震惊了整个世界，也深深地震撼了苏联，他牺牲的消息传来后举国同泣，加加林是一位英雄，人们对他的离去毫无准备，因为我不得不说，人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切，然而这是无法避免的，加加林最终必须消失，当然，人们无法理解全世界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因为一次简单的飞行训练而离世，但我可以，不过我在对加加林在这一伟大事迹之后的遭遇展开的调查中一无所获，于是事情变得可疑起来，我继续深入调查，发现了另外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加加林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之后的生活，可以说，这些文件开始让我看到一个在绕地飞行之前完全不屑伏特加的人，但这与他在完成伟大的凯旋之旅后的所作所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从那时起他开始酗酒，不过之前是为了消遣，而伟大旅程之后就不是如此了，尽管他们试图从每一份文件中消除加加林酗酒的点滴迹象，可还是没能瞒过我，当两件事情之间缺少了某些东西时，我便立即抓住这一点，我怀疑有些本该存在的东西不在其位，我很难被愚弄，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间谍或密码破译家，关键是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我发现了这些迹象主要是因为某个点上，一些特定的线索丢失了，虽然我不得不说，后来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没有立刻意识到，为什么其他任何哪怕稍微关注过加加林的旅程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些文件是无声的，它们对加加林“伟大的飞行”和随后的“凯旋之旅”只字未提，我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度过剩下的近七年生命的，七年很长，却什么都没有留下，大叔说，是啊，他是训练基地的负责人，他在航空学院接受过训练，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一切呢？他说，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让这一切都结束？他清楚地看到，在那个年代，与航天事业相关的所有信息都是完全保密的，大叔告诉我，也告诉所有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当他们问起，那么，关于这个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有什么可以去了解的，事实上，这个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故事

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戛然而止，他对着世界微笑，他说，是的，人啊，请相信你们的眼睛，因为我就是那“第一人”，就这样，这就是世界想知道的，就这样，就这么多，没别的了，这个世界不会再对别的事情感到好奇，全世界都知道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故事，他们把这张在士兵帽下微笑的脸刻入脑海中，把他放进柜子里，这么说吧，用一块蕾丝布盖上，锁在玻璃柜里，但对于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来说只有一个小问题，因为尽管伟大之旅确实是他一生的顶点，还能是别的什么呢，但奇怪的是，这次伟大的旅程并没有成为他生命的终点，而是他伟大故事的起点，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有时候，我冲得太猛，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又向后退得太快，故事总是这样，我注意到，算上过去和现在，已经不知有多少年了，所以在现代，或者比现代更现代的时代中，这个故事总是有问题，最后我总会看到一些故事，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故事，因为它要么只有开头，要么只有后面的发展，即使曾经是一个故事，但每个故事都是一样的，就像老话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事，好吧，我不同意没有故事这种说法，只有几十亿个、成千上万亿个故事，我就不继续说了，即使没有故事，我们也是由故事组成的，但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些故事的中间部分，我们总是谈论这些前因，以及故事的走向，然后是这些故事的结局，人们罗列了之后的无数事情，但没有故事的中间部分，即故事的内核、本质，所以我们失去了故事本身，同时，我们生活在千千万万个故事当中，这一点不能更清晰了，但无疑当我们试图说出这个内核时，当我们试图呈现、阐述，或者让任何人来了解故事的内核时，我们的努力通常都会白费，因为我们要么在滔滔不绝地解释前因，要么执着于阐述后果，我意识到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困难，所以我必须强迫自己，我知道，好吧，匆忙地介绍前因和后果已经够了，这不难理解，没必要着急，让我们回头研究那架米格-15战斗机吧，至少我在研究文件时就是

.....

这么做的，我在很多地方都小有名气，比如在萨博·埃尔文图书馆、塞切尼图书馆、军事博物馆、航空总局，等等，甚至在航空学院里也是，不用说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他们就会把我可能感兴趣的東西摆在我面前，他们把各种资料都拿来给我，因为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对这些资料感兴趣，他们很乐意拿出来，但图书管理员并不如此，他们讨厌图书馆，我的要求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因为这些人终其一生被自己的痛苦所禁锢，只能从仓库中取出东西，这真的很令人沮丧，我无法想象总有人走过来，站在你面前，在借书卡上填写内容，而我只能去仓库里寻找，我必须找出这个人感兴趣的東西，这样的图书管理员在看到有人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时满怀憎恶，这里的每个人，几乎每一个来到服务台前的人，都不值得让他们拿东西出来，无论管理员把目光投向仓库里的任何角落，几乎每一本书都是可憎的，因为他们会怀疑总有一天会有不值得的人走进这里，一

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只说我要这个，他就要去拿出来，哎，显然这让人抓狂，这些图书管理员显然非常崩溃，除非有一天，一个被图书馆和图书管理员认可的伟人来索书，他们便会跃跃欲试，这时的图书馆在他们看来会笼上一层光环，他们在索书卡上填写书名，奔向仓库，最后拿出索取的图书，交给那个值得的人，然而，在图书管理员的眼里，这样的情况一生中也许、也许、也许只会出现三次，一个所谓的值得的读者来到服务台前，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大图书馆里的气氛就像停尸房一样，只有被压抑的仇恨和不服从，但在我和整个加加林事件中，所有的图书管理员、档案管理员、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其他专家都很乐意为我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到目前为止我得到了最仁慈的待遇，显然他们认为我是个十足的低能儿，但这种低能是罕见的，我能从周围人那里得到同情，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它触动了图书管理员在悲惨生活中备受折磨的灵魂，他们为我拿来了资料，这些资料就像被过滤过一样，开始指向同一个方向，所以我越陷越深，上周，当我沉入这些材料深处触及底部时，又像一个深海潜水员那般开始往上升，因为，是的，我从那里被引导回来，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架米格-15战斗机的情况，因为我不明白，在一个凡事都要经过千百次检查的军事系统中，这个控制系统怎么会允许一个酗酒的加加林不费吹灰之力起飞呢？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像他这样的人若是飞走了，那就难免是个悲剧，这正是我一周前得出的结论，当时我意识到这就是整个加加林的故事中有问题的地方，我始终认为加加林之所以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是因为他已经不受控制，他们一直要求他不要喝酒，别喝了，兄弟，整个苏联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你身上，你怎么能一直烂醉如泥呢，兄弟，但他就是喝呀喝，他们管不了他，还能做什么呢？就在不到一周前我还在想，除了让这位苏联和世界的英雄从苏联和世界的公众视线中消失之外，他们别无他法，一张照片不算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世最后几年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找到，而当我找到时，只有一张，所谓的最后一张照片，它只是证实了我的怀疑，我的思路是正确的，因为无疑这是一种崩塌，我看着加加林，因为在这张照片上，我看到了一个完全扭曲、臃肿的身影，他疯狂地笑着，左眼皮上有一个严重的十字形伤疤——唯一的问题是，它位于那顶飞行员头盔下方，另一个问题是，这顶飞行员头盔是整套装备的一部分，连接着降落伞包，还有一个问题是，穿戴着这些东西的人明显是坐在飞机内部，身上不可能系着降落伞包，我惊讶地看着照片，这不可能是加加林，然而这就是加加林，他当时正把飞行员头盔的系带固定在下巴上，露出了老态龙钟的笑容！我震惊了，上周三我告诉了海姆医生，我并不期待他会对此事感兴趣，但我不能把这件事憋在心里，而且我觉得我找到答案了，但我没有，这是整件事情中最巧妙的伎俩之一，让我无法发现真相，现在不知怎的画面就浮现了出来，这是他们让我看到的，因为他们确

信只有这样发现了所谓的秘密我才会满足，接着自然地放弃调查，停止怀疑——是的，我内心的怀疑也熄灭了，即使不是永远地熄灭，至少停止了好几天，但它确实熄灭了，怎么能不熄灭呢？因为在那几天里，我觉得，我想，就像许多破译了某些秘密的人一样，我破译的是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发现，在这里，在这个“所有等待死亡之人痛苦的隐居之地”，加加林是个无药可救的酒鬼，日益与世隔绝，或者说完全与世隔绝——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他又活了将近七年，然后又一次被允许起飞，当然马上就坠毁了，因为着陆时发生了情况，现在不重要了，不管是同时在那里巡航的一架战斗机干扰了它，还是一群鸟儿撞到了它，这都不重要了，因为在他最后一次报告位置的瞬间，飞机的速度（已经接近地面）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突然的移动都会让它坠落，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据说飞机机头撞入地表的深度是三十米，还听说谢廖金的残骸存留下来的比加加林的多，但无论如何，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事实上，如果人们想一想是什么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那么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和事故情况就都不重要了。周三的时候，海姆医生问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因为就连他也注意到我停止了研究，因为他看到我月复一月地疯狂研究，看到我在布达佩斯的时间越来越长，看到我一直在旅行，看到我来来去去，看到我风风火火，而我确实是这样，因为直到上周初我都是这样，我感应到了一条线索，便开始追踪这条线索，似乎走到了死胡同，但突然一切都变了，在上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停止研究，因为在整个加加林事件中，我受到了全新的打击，星期三早上，海姆医生问我怎么了，你以前总是焦躁不安，总是走来走去，坐立不安，而现在你却坐在以前坐的地方，我说，是的，已经有几天了，就在休息室最右边的窗口，也就是伊什特万护士说的“我的窗口”，在加加林事件之前，我总是坐在那里，因为那里离这些白痴，尤其是伊什特万护士最远，我又从六楼的高处往下看，没关系，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往下看，有时我甚至不下楼吃饭，当然，我只是回避了海姆医生的问题，海姆医生重复道，你总是在旅行，来来去去，风风火火，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我没有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而是转移了话题，这样很好，因为这不关他的事，整个故事都和这个大头医生无关，那是星期三，我不知怎么就说服了自己，然后是星期四，现在是星期五，我坐在窗前，向下望着，思考着，怎样才能更准确地描述它，从上周末开始，我就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突然间找到了，就像现在一样，真相的全貌在我面前展开，我没有寻找它，解决的办法却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现在我已经找到它了，便也无事可做了，我不会对海姆医生或其他人说一个字，也不会做任何报告，因为海姆医生认为我要就“那件事”，也就是关于匈牙利航天事业做一场报告，他鼓励我这么做，因为我告诉他我对这些很感兴趣，这就是我来来去去、风风火火的原因，为什么我对研究匈牙利航天事业的历史感到兴奋，或者准确地说，为他——还是为他！他让我在他主持的网络节

目中做一次讲座，一次精彩的小型讲座，他是这么说的，显然他很满意，像往常一样摇晃着他的大脑袋，不停地非常说非常好，非常好，你会来做一场精彩的小讲座，精彩的，他用了好几次这个词，我只是看着他，不知道是什么让他觉得我现在不会扭断他的脖子，但还是以后再说吧，就为了这一个形容词我就想拧断他的脖子，但这个脑袋硕大无比的心理医生凭什么认为我会为他做一次讲座——虽然他对我一无所知，认为我可能会出现在他的文化节目中，我参加他的文化节目，但在一定程度上这让我感到很欣慰！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参加，但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并不在乎，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没打算做任何类似的事情，至于表演，海姆医生，它们绝不会出现，我就像过去一样坐在“我的窗口”，不停地在笔记本上涂鸦，有时在翻阅本子的时候，我还会想起我在本子上究竟都涂了些什么，还不算太糟，也不算太无趣，也许在我身后留下些东西会更好，最好不要是钢笔、手表、拖鞋、睡袍什么的，但如果我必须送什么东西，我宁愿送“这个”，比如我可以把它送给伊什特万护士，哦，不，我脊背发凉，还是不要给伊什特万护士了，那我该送给谁呢？这不是个容易的问题，最好还是毁掉它，否则还是会被伊什特万护士得到，好吧，我只是在翻阅本子，我现在也在想，这是多么遥远的事啊，当我在一个平常的昨天第一次在内心设想我要离开地球，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透露过任何想法，直到最后我也不会把我的计划告诉任何人，虽然说实话，我并没有计划什么，这不是个计划，我会在这里写上一两句话，也许会把我的想法写下来，也许不会，我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都会从六楼的窗户往外看一会儿，在脑海中回想一下前几天发生的事，因为那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转折点，因为我觉得这个酒精版本的猜想有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但更多是在脑子里研究，我一直寻找，一直苦苦思索，我确信现在一切尽在掌握，我拥有了一切，我想，这就是一个人所希望的，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我，取决于我的思考能力，我的大脑是否足够执着，是否能够专注于本质，所以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必须思考这个新的猜想将把我引向何方，因为我突然发现，那天就是昨天，但不是我之前说的那个象征性的昨天，而是真正的昨天，或者说，谁他妈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不是昨天，那就是前天，到头来都无所谓，重点是，我

..

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 (Vladimir Komarov, 1927—1967)，苏联宇航员，1967年4月搭乘联盟1号宇宙飞船返回地球时因飞船坠毁遇难，成为史上第一位在太空飞行中罹难的宇航员。

瓦莲京娜·伊万诺夫娜是加加林的妻子，加莉娅和列诺奇卡是他们的两个女儿。

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刻把它记在笔记本上，那是我花了很大工夫才找到的新的藏东西的地方，尤其是伊斯特万护士，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

一定会翻遍整个疗养院找它，因为他多次用眼神告诉我他对笔记本里的东西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反正我一定会找一个很好的藏东西的地方，我不确定这里是不是最佳之处，因为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像我一直以来做的那样，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因为它一直被很隐秘地藏在我长衫的衬里里面或者是睡衣的内袋里，我一开始缝内袋是为了装钱，后来我就用来放笔记本，现在为什么要改变呢，是的，它就放在那儿，放在其中的一个口袋里，我倒要看看，我就不信了，万一我出了什么事，除了伊什特万护士，还有谁会对这本笔记本感兴趣，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会关注笔记本，当然我应该销毁它，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会在这一天到来时销毁它，而这一天并不遥远，就快到了，我想，因为正如我所说，我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我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然你必须知道前因和结果，我当然知道，毫无疑问，因为正是基于这些，我才意识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我的方法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缺陷，当我们想要抓住故事的本质、内核和中心的时候，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们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处理我们知道的前因和后果，我们太急于抓住这个本质、这个内核、这个中心，好吧，我说了，很明显，我想抓住本质，假设我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我仍然掌握着那些前因和后果，再试一次，于是我开始思考，开始在大脑中运行，好吧，就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运行这些前因后果，然后就像闪电一样，它划过我的大脑，劈开我的大脑，真的，就像燕子在背后俯冲一样，只不过这次不是从背后，而是好像从大脑中掠过，因为这个大脑，或者说这个俯冲表明之前在高空轨道上，在那一百零八分钟里发生了一些事，这就是燕子俯冲对我大脑的启示：故事的本质、核心、中心就在那一百零八分钟里，当加加林作为“太空第一人”与东方1号一起到达太空时（燕子俯冲在我脑海中闪过），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就在那一刻，我被卡住了，于是我开始翻阅美国的资料，我有一个文件夹，准确地说有好几个文件夹，我不停地翻阅一位名叫迈克尔·马西米诺的宇航员于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的著名演讲，这位马西米诺第一次透过国际空间站的窗子向外眺望看到了地球，他说：“我觉得我几乎是在看一个秘密，人类不应该看到这些。这不是人类应该看的东西。它太美了。”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或者类似的想法，我一直在回忆这些句子，然后我开始在另一个文件夹里翻找另一个美国人埃德·卢在国际空间站上拍摄的倾斜的地球照，我翻着这些照片，脑海中依然萦绕着马西米诺的那些话，我无法把它们挤出我的脑海，尤其是那句“人类不应该看到这些”，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这种感觉，当热浪淹没身体时，你会突然明白什么，突然知道有事发生在你身上，好吧，因为此时这是燕子带来的冲击，或者反之，它再次袭击了我，我感到自己被热浪吞没，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明白了一切，我找到了加加林消失的原因，因为我意识到当他在上空，在东方1号

的窗口看见地球时发生了什么，他说“太美了”，我明白，他，我们中的第一人，不仅从太空看到了地球，而且像我一样明白了一些事情，一个千年的秘密，当他回来时，显然对此沉默了一段时间，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而他恰好需要一些时间来习惯，所以他回来后过了一年左右才开口，而且起初只对最亲近的朋友说，但他们大概都把这看成某种诗意的热情表达，兴奋一阵后就过去了，但下一次加加林又会提起这件事，他们总得有所反馈，所以都一笑了之，他忠诚的妻子瓦尔亚和他的父母都摆摆手，听到这么奇怪的事情，还能怎么做呢，他们只能面面相觑，然后告诉加加林，他提出的想法很好，他们希望自己能理解，但认为加加林最好现在就放弃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这样的谈话在最亲近的圈子里发生了两三次，但加加林无法平静，他想，哦，我亲爱的妻子，我亲爱的父亲母亲，他们都是朴实的人，我只是在这里用如此沉重的想法搅扰他们，所以他迈出了一步，继续前进，向科罗廖夫倾吐心事，当然，为了不被人听到，他非常谨慎地告诉这位伟人，首先，他在太空中看到的不只是地球，而是古书中提到的天堂，科罗廖夫起初一定以为加加林是受到经历的影响，他的内心有个诗人在说话，很好，他摆摆手，很好，你，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你现在需要休息，诸如此类的话，我想这是加加林第一次觉得有点害怕，因为那时他猜测，就他现在所具备的所有关于地球的知识而言，他很难理解自己所说的话，也许他还有点生气，尽可能铿锵有力地重复道，听着，科罗廖夫同志，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真的看到了天堂，地球就是天堂，科罗廖夫一开始只是微笑地点点头，好吧，尤尔卡，现在别想了，睡一觉吧，我们要做的事情够多了，我想送您上天再看看您的天堂，所以您需要好好睡一觉，我们接着干我们的工作，只不过后来就没了下文，因为加加林的情况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尤其是他结束了周游全球的胜利之旅回到一名普通宇航员的生活后，除了科罗廖夫，他还去找了卡曼宁，卡曼宁之后是克尔德什，克尔德什之后是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之后他又找了党里的领导，如果科罗廖夫、卡曼宁、克尔德什和彼得罗夫都不把他的当回事，因为他们显然不把他当回事，他们就愈加远离加加林了，对他的“理论”也就更不理解了，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告诉加加林，把理论研究留给学者和莫斯科的伟大科学家们，他则继续在航天学院里辛勤工作，只关心实际的操作问题就好，那才是他擅长的领域，科罗廖夫和党都信任他，所以一段时间后加加林清楚地认识到，他说的话都被人当作无稽之谈，最理想的状况是没人相信他说的任何话，没有人相信他，这显然带给他巨大的痛苦，在这种神经紧张的状态下，他不得不吐露心声，而且越来越频繁，而吐露心声的同时不喝点伏特加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这样，原本就容易酗酒的加加林，也许是由于遗传的原因，从此开始酗酒，他的状态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下滑，在最初的几年里还无法对他进行全面评价，他是太空第一人、宇宙英雄、人类科学的象征，等等，等等，所以他

被允许继续在学院里进行所谓的学习，他在星城也有自己的职位，但随着他越来越激烈且坚定地坚持这个可笑的、显然是反列宁主义的理论，加加林再也不被允许靠近航天飞行项目，所以几年后，他被迫明白了一些他无法接受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再也不让他飞了，尤其是在科马洛夫^⑤悲剧之后，他越来越歇斯底里地渴望看到……显然，在这巨大的阴影下，他的家庭生活也毁了，他生活中的瓦莲京娜·伊万诺夫娜、加莉娅和列诺奇卡^⑥，但他还是喝个不停，一直喝到昏死过去，他想让他们明白，他说的没错，他所说的有益于全人类，因为他说的是真的有天堂，而那些离他很遥远的圣书都提到了类似的内容，因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相信有天堂的存在，也相信会有天堂，这完全符合现实，从现在起必须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它们，因为所有的圣书，试想一下，每一本圣书都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宗教才应该受到不同的对待，因为在现实中它们的含义与我们这些苏联共产党人的想法不同，而他要说的话——他凑近那些被伏特加的气味熏得直呛的人——能够，也应该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感到幸福，只要让他说出来，他们就会明白通过广播向地球上的所有人宣布旧世界已经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是多么重要，迎接人们的是他最简单的真理，这是多么重要啊，他的真理只有四个字：一切皆真，《圣经》的内容是真的，佛陀的话是真的，《古兰经》的内容也是真的，所有教堂中传播的内容是真的，连最小的教派宣扬的内容也是真的，只不过目前我们还不理解这些信息，我想他就是这么说的，即使不是逐字对应，应该也是差不多这样，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满身伏特加酒气的英雄坐在苏联的同志面前，一直要求在公开场合发言，因为他想对全世界，想对全人类说他在太空中看到的東西，那时和平终将降临于世，如果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一点，那么所有对抗、仇恨、战争都将失去意义，迎接我们的将是普遍的和平，而这足以让陷入冷战的苏联方面再也不允许加加林发言，哪怕是在小圈子里，因此后来，如果他不得不发表声明或演讲，我想象他应该要对着共产党党章发誓，但肯定不能提那件事，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不仅不让他说话，因为不相信他会遵守誓言，也把他排除在航天事业之外，很快他就成了星城和苏联航空事业中的傀儡，他浑身散发着酒气，面孔浮肿，脸上因受伤而布满瘢痕，他必须不时地进出精神病院，以调理神经和身体机能，当然他的神经和身体机能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调理，但他也没被关太久，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放出来，回到星城或者其他训练基地，但他已经不是第一梯队，也不是第二梯队，甚至不是第三梯队，而是最后那个梯队，再也听不到科罗廖夫和其他战友、朋友的声音了，他们曾经那么了解这个亲爱的农家孩子，这个勇敢的英雄，这个无与伦比的迷人的男人，他们曾经那么爱他，加加林不可能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显然对这种完全无法理解的排挤越来越愤怒，他感到无助，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他无法理解这种无论敌

对还是宽容都坚不可摧、难以渗透的环境，因为这种环境将他与所有的人和事完全隔绝开来，以至于到最后他只能想到天堂，他对哥哥也提起过，一九六八年，也就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长兄瓦连京去

.....

看他，想和加加林谈谈，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加加林一直认为他们将他击溃就是为了让无法开口，所以他们让他坐冷板凳，不让他飞行，把他排挤出队伍，晾着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加加林问瓦连京，因为我总能看见它，看见天堂，无论我看向哪儿，无论我身在何方，它不仅在我的心中，当我说话时也一直在我的眼前，说我幼稚也好，疯了也罢，天知道他们是怎么说我的，就是不愿意相信天堂真的存在，你看，我的兄弟，它跟我们的地球，亲爱的地球母亲一样，说罢他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趴在桌子上哭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与别人喝酒时，和妻子相处时，甚至，如果允许的话，和加莉娅和列诺奇卡在一起时他也是这样奉劝别人不要像从前那样看待人类的生活，因为人类马上会通过他了解一些事情，地球上的一切罪恶将变得毫无意义，一个浑身冒着酒气的人坐在那儿，那是苏联和全世界永远的英雄，他因为受到质疑而发疯，他被孤立了，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天堂，他是天堂中唯一的居民；另一个是世界，人类什么也不怀疑，对这个重大情况一无所知，照常生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发现，世界上的一切都照旧如常，加加林的神经无法承受这一切，于是神经系统摧毁了他的身体，在最后的日子里，我清楚地看到，他无法忍受生命的煎熬，只剩下伏特加和酩酊大醉相伴左右，他变得如此孤独，这不是一个人应该承受的——我只能在笔记本中写下这一切聊以安慰，因为一方面，我或许会毁掉这本笔记本，这样就没人能读到它了，另一方面，即使是我也无济于事，即使我理解了这个天大的秘密也没用，对我的兄弟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没用，无论如何他最好的结局就是死亡，然后才会实现“人类不应该看到这一切”：也许正因如此，也因为这句话的深意，我才会以“事实如此，但并非命中注定”来作为结语，我理解这一点，此时此刻，以后的每时每刻我都理解，所以是时候结束这件事了，我不想再继续观察事情的发展，它也不可能发展下去，因为我的研究和发现否定了我想证实的猜想，我就不应该开始——然而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那时还是夏天，天气很热，七月？还是八月？无所谓了，我坐在“我的窗口”，思考着我想离开地球，然后就到了今天，现在是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真他妈冷，我不能像之前一样，在结束的时候写上我想离开地球，只能写我曾经想离开——所以我要把海姆医生和颈椎病的事都搞清楚，也要把伊什特万和这本笔记本的事安排好（如果我一定要留下什么，那么我情愿是这样，而不是别的），那么，既然我一点都不想在这里多待哪怕一天，既然我已经知道，打开我惯常守着的那扇“窗口”站上去，迈开腿，再上升，这样是行不通的，那么

我只能在完成所有的事情后，把笔记本交给伊什特万，我要打开六楼的这扇窗户，站上窗台，迈开腿，因为任何无法上升的东西一定都会掉下去。时机已到。从六楼到天堂。

....



障碍理论

他说，就拿地球和天空来说吧，人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上天也可以入地，没有区别，可以在IBM显微镜上观察原子的内部结构，想象用巨大的计算机标尺在浩瀚的星系中测量宇宙的直径，也可以研究最大的事物或是观察微小的粒子，无论什么，无论研究的是社会还是家庭，无论是一个人从始至终的命运，还是一个生灵、一块石头，抑或思想、灵感、理论、知识、情感、意志、意愿，或是米洛的维纳斯的眼神，爱或不爱，都不重要，比如他拿着两升的塑料瓶，顺便说一句，马上就要见底了，情况就是这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人来检查，肯定会注意到他喝水的时候举着瓶子使劲摇晃，然后把瓶子放到肮脏的石头路面上，当然，人们永远不会问他为什么，为什么放下水瓶，为什么不再多喝点，当然我是说现在，为什么他每次只喝那么几口，不再多喝点，为什么不再把水瓶放在嘴边，而是放在这里，在西火车站地下通道角落的人造大理石路面上，但别这么说，他说，首先，现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整个世界上，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无法继续向地面坠落，引力把万物拉向地球，但某些东西正在抵抗，它们更强大，想象一下，比如一条河流，他说，它的拐点非常重要，他还知道河流在奔向大海前的转向尤其重要，但这些河湾，一个接一个决定了水流如何抵达地表的某一点，它绕过地势高的地方，总之，当这条河流碰见地势高的地方，便自行偏转，无数偏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河流，就像他说的，河谷走向，也就是所谓的河谷锯齿，为什么这么转那么转，在河流稍稍转向的地方，地图绘图师、水手、守坝人都来了，天知道都有谁，但人们并不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就像狗闻到骨头的味道一样，没人关心本质，因为他们只能看到这么多，这些便是全部，看着河流在这里或者那里蜿蜒，人们甚至说，这是因为这里或者那里的地势更高，但人们看不到本质，或者东拉西扯，因为人们环顾世界，图景就在那里，由于重力的作用，一切各得其所，有人问自己何以让万物各在其位？为什么万物各得其所，为什么这个世界运转如斯？好吧，看到了吧，因为万物都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停在某处，不再下落，这就是世界，但也可以说比如，天上有降雪，雪花飘落，是的，这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雪花下降得如此之慢，因为就像他们说的，地球引力产生了重量、质量、空气阻力和风，但没人在意一个巨大的系统正在运行着，这就是世界，没人在意这一点，人

们认为阻力、引力、力，嗯，都很清晰，不需要反复咀嚼，然而这恰恰说明每个人都是绝对，真的是绝对无知的，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土地和视线上，会发现有些东西是静止的，有些东西稍后迟早会静止，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某个东西正巧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如果只关注土地和视线，如果关注微观世界，就有静止和延缓静止两种状态，比如中子、质子、电子、强子、夸克、玻色子和超对称伙伴，等等，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序列可以无限延伸，因为它们也是由一些东西组成的，总之，重点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运动，怎么说呢，这是一种永恒的或被延迟的中止或停止，所以有停止就有运动，但两者背后，最好密切关注，同样有一个难以捉摸的、无形的巨大系统，它决定着停止还是运动，世界的背后是新的世界，当然，每一个世界都会掩盖另一个世界：要么是，要么不是，因为也可以把这一切表述成一个世界只是一扇门，一扇通向亿万世界的隐秘之门，只有通过这一个世界才能到达亿万世界，然后是一个又一个世界，但实际上，一个巨大的混乱世界，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关于这是什么，除了把它看作一个拥有严明等级的大系统之外，无法找到更恰当的表达了，当然，它们只是文字，文字不会暴露任何信息，甚至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存在正是为了掩盖出口，成为隐藏的，或是被封起来的门，永远不会敞开，当然，思想也好不到哪里去，总是悬置在边界上，而思想恰恰应该越过边界，所以无论是文字还是思想，都像古代帝国的封锁线，实际上不能进也不能出，而被包围的区域则像一团果冻般在紧张的因果关系中颤抖，毫无价值且令人疑惑，但还可以前进一步，他说，如果之前我们已经同意要么停止，要么延迟停止，那么决定我们停止还是运动的背后，还有一个同样难以理解，但仍然可以想象的巨大系统，与之类似的是，每个案例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系统在运行着，这个“巨大”并不恰当，但现在他也没法想出一个更恰当的术语，无论如何，要知道哪个词无法表达出他想说的话并不重要，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他只能不断地重复表达，语言是无能的，这就是语言的状态，因为它总是围着事物本身打转，永远无法切中要害，这就是语言，那么还是用“巨大系统”吧，它表达不出任何内容，我是说，与它应该表达的内容相比，这个系统之所以直接存在于有形和无形范围的每一个部分背后，存在于无限大的宇宙单位范围和无限小的宇宙单位范围中，它不再是世界，而是本质，他站在西火车站地下通道的角落里，又从塑料瓶里喝了一口水，在这里躲避冬日的严寒，因为那里就是世界，那里就是世界的本质，大概还有许多不同的世界，它们都有不同的本质，但它们合而为

一，因为必须这么想，所有的世界都在一起，这些世界和它们的本质互不分离，它们是由同一块织物造就的，本质被编织进了它所属的世界中，但说到这个问题，他意味深长地把塑料瓶放在污秽的人造大理石上，我们完全可以单独谈论这个世界，也可以单独谈论它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他在西站繁忙的圣诞节人流中清空塑料瓶之前所能诉说的——尽管他知道，现在没人会注意他——如果人们有时间，可以自己想象一下，把它想象成一个由无数障碍组成的，可怕的、巨大的、滑稽的障碍赛，到处都是隐藏的障碍，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准确地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有多大，就能把它想象成多大，然后就能想象出每一个事件都取决于障碍，相比于冲动，一个事件更多地取决于障碍，他说，推动世界，让世界运转起来的东西，并不复杂，他说，可以想象，整个世界在人们的头脑中运转起来，从取之不尽的亚原子集合空间到用之不竭的宇宙空间，你可以在其中看到事实，这些事实要么是事物，要么是事件，要么是事物的缺损，要么是事件的缺损，即便是后者，你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的本质，甚至不同世界的本质，因为它是清晰可见的，不是吗？是障碍物维系着世界，是障碍物赋予世界以结构，如果还能称之为结构的话，是障碍物决定了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是障碍物决定了它是这个还是那个，是成为狼外婆还是小红帽，去哪儿，在哪儿停下，什么时候出发，或者是否能出发，他把背靠在墙上，在地下通道拥挤的人群发出的喧闹声中说，一切都是它创造的，也是它毁灭的，它是生与死的主宰，世界背后最强大的世界秩序，现存最不朽的丰碑，确实如此，而这并不可笑，他重复着，他举起空着的那只手向人群示意，却全然被无视了，这种本质根本不存在，这种本质只会由结果决定是否存在，而这就是世界，或者简单地说，比如看看他，在这股疯狂的圣诞人潮中，他并不比别人更无趣，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自己的生活，他这一生去去这儿、逛逛那儿，时而停下来，时而前进，时而不能去这儿，时而不能去那儿，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他停下来了，到处是障碍，一个巨大的困境，可以这么说，当塑料瓶中只剩下最后几口水时，他可以再喝几口，直到最终停下来，直到它永远消失，直到他被巨大的、滂臭的浓雾完全吞噬，但没人会把他带走——在西火车站地铁站的出口处，人们可以自己来看看，就在售票处旁边的那个角落里，风很大，明天是圣诞节，请赏赐一福林，外面下起了雪，今夜，这里有一只空塑料瓶，就在他冰冷的大腿上。

.....

走在没有赐福的空间

1

教堂是阅读和理解《圣经》的场所。

2

教区主教悲伤地站在信众中，他说，《圣经》的诵读已经结束，理解却缺席了。

3

因此，既然在圣地只允许做崇拜天主的事，而禁止做与圣地的神圣性相违背的事，既然因为有人在圣地犯下了严重的不公正行为而褻渎了圣地，并冒犯了信众，因此，在通过忏悔仪式纠正不公正的行为之前，不应该在圣地举行神圣仪式，于是教区主教对信众说：上帝与你们同在！清晨过后是傍晚，傍晚结束是黄昏，黄昏之后是黑夜，但信众并不会一直清醒，而是沉沉睡去，主教在暮色降临时分，从圣体圣幕中取出圣体，熄灭圣灯，说道：

“不要祈求！因为我们的思想并非全然真理，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荣耀。主啊，请不要接受你苦难信众的供奉，因为在这座圣殿中你的子民没有通过奥秘获得永恒的救赎。我们承认这一切，现在悲哀地退出这座由人类劳动建成的祈祷的教堂，使这座教堂成为无法实现的救赎之殿，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天堂圣殿，这一切当然是值得的、公正的、恰当的、有益的。”

4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教说。

5

接着，他吹熄祭坛上的蜡烛，将其交给一名随从，并向会众致辞：“基督之光！万能的永恒之神！请将你的仁慈收回，因为你白白帮助了那些在这里向你祈祷的人。”

6

教区主教把圣体圣幕交给另一名随从，又将鲜花和祭坛盖布也一起取了下来。他说：“请从这些物品上收回你的祝福，不要再接受那些曾经跪拜在圣子面前的人的祈祷、感谢、顺从和请求了。”

7

“你的圣子，与你同在，直到永远。”

8

主教从香炉中取出熏香，熄灭余烬，他说：“主啊，我们的祈祷像熏香的烟在你面前升腾。它再也不会升起了。我收回祭坛和信众供奉的香火。”主教从祭坛前走过，沿着墙壁在信众中穿行。

9

信众寂寂无声。

10

主教转身回到墙边，擦去曾经用圣油标记的十二个十字架记号。接着，他又走到祭坛前，抹去了四个角落的圣油标记。

11

他说：“上帝，你将教会神圣化并指引它，我们用节日的歌声赞美你，但我们不会再这么做了。因为在这一天，枯萎的子民将这座圣殿隆重地归还给祈祷，在这里，虽然你受到尊敬，但没有人受到你的教诲，或被你的圣礼滋养心灵。这座圣殿是教会的象征，基督用自己的鲜血将其神圣化，选择它作为他荣耀的未婚妻，在纯洁的信仰中保持童贞，通过圣灵的力量成为幸福的母亲。就这样，神圣教会是被主拣选的葡萄，它的枝丫充满整个世界，它的嫩芽爬满十字架，向上伸入天国。这是神在人间的庇护所，是从活石中升起的圣殿，以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在使徒们身上筑起了磐石的根基。”

12

教堂是雄伟的，主教说，它是建在山顶上的城，在众人面前闪耀着纯洁的光。羔羊的荣光永远闪耀其中，蒙福者的歌声回荡其间。主啊，现在我们热切恳求你收回一切赐福，让这里不再神圣，因为上帝的恩典再也无法洗净人的罪孽，因为你的儿子们还没有因罪而死，也没有获得重生或永生。

13

在祭坛旁，教区主教说，散落四处的信众将不再聚集，不再庆祝复活节的神圣奥秘，不再通过接受圣言和基督的圣体而受到熏陶。在这里，灭亡的骄傲在无情的告别声中响起，因为人类的语言不再与天使

的歌声相伴。没人会再向你祈求拯救世界，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再也找不到帮助，受压迫的人再也得不到自由，上帝之子的尊严与所有人之间都横亘着一条看不见的巨大鸿沟。

14

教区主教说，没有人会来。没有人会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通往圣子的距离是无法言说的。

15

“你的子与你同在，在天灵合一中，永永远远，合而为一的神。”

16

教区主教让两位随从拆除祭坛，再把它搬到外面，说：“神啊，收回你的祝福吧，因为这里没有了为我们献祭的耶稣的爱的痕迹。信众的热情配不上这座美丽的祭坛。他们的呼唤是徒劳的，他们没有聚集起来，没有在这里分享圣餐。”

17

教区主教带着两位随从一起把布道坛——宣讲圣言的地方——拆下来，搬到外面，他说：“上帝啊，请收回你的祝福，因为在这里所说的话毫无意义，皆是徒劳。”

18

教区主教带着两位随从取下悬挂的圣像，移开雕像，把它们拿到外面，他说：“万能的上帝啊！别再允许我们见到圣子了……”

19

“圣子与你同在，直到永远。”

20

“……还有你的圣像，因为当我们看着它们时，只会想到我们的罪孽和走向邪恶之路，而不是圣洁的生活。因此，请收回你对我们的祝福吧，因为仰望它们并没有坚定我们的信仰，所以那些在圣像和雕像前祈求你的圣徒代祷的人，并没有在这世上获得庇护，也无法在天堂获得永恒的荣耀。”

21

主教从祭坛下捡起圣物，他说：

22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23

“我们再也无法奉我们的主基督之名向全能的上帝祈求了！我们的祈求再也得不到那些参与耶稣受难并在他的桌前做客的圣徒的支持。

主啊，请怜悯我们！基督，请怜悯我们！圣母马利亚，天使长米迦勒，请怜悯我们！”

24

“天使长圣米迦勒、众圣天使、施洗者圣约翰、圣约瑟夫、使徒圣彼得和圣保罗、使徒圣安德鲁、使徒圣约翰、抹大拉的圣马利亚、殉教者圣斯蒂芬、殉教者圣佩尔佩图阿、殉教者圣菲利克塔斯、殉教者圣艾格尼丝、教皇圣格里高利、主教圣奥古斯丁、主教圣亚他那修斯、主教圣巴西尔、主教圣马丁、修士圣本笃，以及圣方济各和多蒙科斯、圣奥古斯丁主教、圣巴西尔主教、圣马丁主教、圣本尼迪克特修道士、圣方济各和圣多明尼克、圣方济各·泽维尔、圣约翰·维安内、圣凯瑟琳·锡耶纳、圣特里萨·阿维拉、圣斯蒂芬国王、圣彼得国王、圣盖勒特主教，上帝保佑我们的所有圣徒！”

25

圣言礼仪结束后，教区主教从墙上和所有会众身上抹去圣水的痕迹，然后站在一个装满水的容器前说：

26

“亲爱的兄弟姐妹！”

27

“当我们庄严地祝圣这座建筑时，我们祈求主和我们的上帝祝福这里的水，让我们想起自己的洗礼。现在我们请求您，收回祝福，因为我们没有听从圣灵的指引。上帝啊！我们本可以通过获得生命之光，你却徒劳地决定让我们通过净化而获得新生，但我们并没有获得新生，成为永恒幸福的继承者。因此，请你从这水中收回祝福，让我们永远不再想起你那永远无法得到的恩赐。”

28

随后，沉默的信众跟随主教走出教堂，锁上大门，他把钥匙交给守候在门外的曾经的建筑大师的信使，然后——在教区主教收回之前所有关于祝福建筑区域的请求，并禁止在那里举行游行后——在建筑大师的帮助下，他挖出基石，把它推到一边的水沟里，他说：

29

“我，雅诺什，看见了新天地。最初的天和最初的地已经远去，也不再海。我，雅诺什，看见了圣城，新的耶路撒冷从天空，从上帝那里降下，如同被装饰的新妇向她的丈夫降下。然后我听到，从宝座上传来嘹亮的声音：‘看呐，神的庇护所在人群中！祂将与他们同住，他们将成为祂的子民，神与他们同在。神要从他们的眼中拭去所

有的泪，不再有死亡、哀伤、悲叹、痛苦，因为从前的一切都已过去。’坐在宝座上的人说：‘看，我要重新创造万物。’”

30

信众四散离去，主教消失了。

伊斯坦布尔天鹅（空白纸页上的79个段落）

纪念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

注释

288页，“他突然忘了”：与戈尤·古亚什—科瓦奇·阿提拉于2011年9月30日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交流。

288页，“细节被快速遗忘”：与巴林特·劳斯托奇于2011年9月30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交流。

288页，“他意识到自己正在遗忘，在他与世界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某种混乱”：大卫·S. 马丁《人类的罕见能力也许能解开记忆之谜》，载CNN，2008年5月。

288页，“然后，他毫无记忆地在广场上徘徊，走进一家酒吧，那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要寻找什么”：E. S. 帕克、L. 卡希尔、J. L. 麦高《一段不寻常的自传式回忆》，载《神经案例》，2006年2月。

288页，“他始终愿意唤起某种回忆”：大卫·S. 马丁《人类的罕见能力也许能解开记忆之谜》，载CNN，2008年5月。

288页，“这也会过去，他将不再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什么，不再认为自己处于混乱的环境中，因为他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一种快乐的状态，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去过哪里，他都感到快乐，部分地快乐；然而他的部分思想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整体问题的困扰，例如伊斯坦布尔，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问题，他感觉”：S. 波特、A. R. 伯特、J. C. 于勒、H. F. 赫尔维《谋杀记忆：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法律语境下的分离性遗忘症》，载《国际法律精神病学杂志》，2001年1—2月。

288页，“不能说他看到了伊斯坦布尔，只能说他知道伊斯坦布尔是什么样的”：J. 克里特切夫斯基、J. 张、L. R. 斯奎尔《功能性失忆：10例临床描述与心理学特征》，载《记忆学习》，2004年5月。

289页，“他开始迅速忘记细节，同时他对整体性问题的思考也发生了危险的变化，因为他对这些整体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这些问题的边界越来越宽广……最后，他认为每一个整体性问题所包含的范围如此宏阔，尽管他能够全身心地拥抱它们，但手术开始他的头被劈成两半，最终他顶着被劈开的头颅身处伊斯坦布尔，而飞机只能将变成两部分的他——他的身体和被劈开的头颅——运回国，他不再完整”：《短期记忆/长期记忆》，H. L. 罗迪格尔、Y. 杜代、S. M. 菲

茨帕特里克《记忆科学：概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丹奇格尔·库尔特《标记思想：记忆的历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罗宾·菲伍什、乌尔里克·奈瑟尔《记忆中的自我：自我叙述的构建与准确性》，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

290页，“他身处城外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身边有一群白衣僧人”：《鲁米灵性诗篇》（首版译自M. 艾斯特拉米的最新波斯语版本），伦敦、纽约：企鹅出版社，2006年。

290页，“白衣僧人并不完全如此”：《玛斯纳维》（两卷本），贾维德·莫贾德迪译，牛津世界古典名著系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290页，“白衣僧人身边起了旋风”：《鲁米精选集》，科尔曼·巴克斯、约翰·莫恩、A. J. 阿尔伯里、雷诺德·尼克森等译，旧金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6年。

290页，“白衣僧人已不再只是……”：《鲁米校注集》，科尔曼·巴克斯译、迈克尔·格林注解，纽约：百老汇图书公司，1997年。

290页，“他们是白衣僧人的裁缝”：《梅夫拉那·贾拉鲁丁·穆罕默德·鲁米的玛斯纳维》，詹姆斯·W. 莱德乌斯译，伦敦，1881年。

290页，“而白衣僧人立即四散而去”：《玛斯纳维·玛纳维：梅夫拉那·贾拉鲁丁·穆罕默德·鲁米精神对话集》，E. H. 温菲尔德编译，伦敦，1887年。

291页，“咖啡壶”：与图拉的口头交流，伊斯坦布尔。

294页，“蓝色清真寺”：塞萨尔·德·索绪尔《环游土耳其》。

294页，“祈祷厅”：加拉塔·梅夫列维哈内西2011年10月9日的信件。

298页，“卡农”：德尔维什咖啡馆天台上演奏的卡农，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区卡巴萨卡尔街1号。

299页，“向着卡里耶博物馆”：合唱团：天堂卷轴，歌词：塞利尔·曼戈、艾哈迈德·埃尔图赫编，伊斯坦布尔，2000年。

299页，“在这座盛世之城祂是主宰，
在这个领域，祂是策划一切事件的王。

一旦祂摧毁了自己所有的器具，

祂让一切被摧毁的器具在祂眼中就会变得平等。

了解我们取消的一切诗篇的伟大隐秘，

或使你忘记了什么诗篇，我们都会用更好的诗篇来代替它们。”

《梅夫拉那·贾拉鲁丁·穆罕默德·鲁米精神对话集》，第十六篇。

300页，“卡里耶博物馆并不是”：语出米玛尔·希南，收入G.A. 古德温《奥斯曼建筑史》，伦敦：泰晤士—哈德逊有限公司，1971年；P.A. 安德伍德《关于伊斯坦布尔卡里耶清真寺壁画修复的第三次基础报告》，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

300页，“在他们头顶若隐若现的卡农天堂穹顶”：与古斯·爱简拿和欧玛尔·法鲁克·特克比勒克的对话。

300页，“由此开始便是另一片天空，卡农的天堂”：欧赞·雅尔曼《79音调调音与理论：解决当前模型与实践不符问题的土耳其木卡姆音乐》，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7年。

300页，“在卡农的天空下，音乐家们失去了个人的”：斯特凡·波立特《中东卡农的新型调音系统》，朱利安·贾拉尔·埃丁·韦斯指导，博士论文，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11年。

300页，“在卡农的天空下，失去了意义”：与朱利安·贾拉尔·埃丁·韦斯对话。

301页，“在卡农大师身边”：与穆罕默德·帕尔坎大师对话。

301页，“伊斯坦布尔的天鹅”：凯莱曼·米凯什：寄自土耳其的信件，1794年。

301页，“根据众所周知的历史”：克里斯托瓦尔·代·比利亚农《土耳其之旅》，欧洲，布达佩斯，1984年。

301页，“古莱氏人的梦想”：伊格纳茨·戈德齐赫《伊斯兰文化》（第I—II卷），布达佩斯：思想出版社，1981年。

304页，“遗忘了天鹅”：鲍德莱伊·阿兰《人类记忆》，布达佩斯：欧西里斯出版社，2005年。

III

告别

从此别无所求

我将把一切都留在这里，山谷、山丘、小径和花园里的松鸦，我将放弃所有，天空和大地、春天和秋天，我将放弃外出的道路、厨房里的夜晚、最后一次多情的凝视以及通往城市的可怕的方向，我将留下浓重的笼罩大地的暮色、凝重、希望、陶醉和宁静，放下我所爱、所亲的人，留下感动我、震撼我，让我着迷和振奋的一切，离开高贵的、仁慈的、愉悦的、邪恶的魅力，离开所有的萌芽、诞生和存在，我将离开这里，留下魔咒、谜团、距离和无尽的永恒；我会将地球和星星留下，不带走星点，因为我已清楚地看见我对这里别无所求。